

拍案驚鴻記

文學筆記
叢書之一

白 案驚異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再版

新式
標點
拍案
驚異

標點者 潘敬元

校閱者 周夢蝶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

新式標點 拍案驚異目次

官場大案	一	洩漏天機遭雷擊	七
惠山尼韻香	一	秦淮素琴姊妹	八
男魂誤入女體	二	錦州署藏鏹	八
漢黃忠墓	三	劍參	八
胡金庭事蹟	三	南北兩張桂林	九
一刻好運	四	道士遮眼法	九
道士李宣仁祈雨	四	雷公墓	九
喫湯圓罷職	四	常州喇嘛	〇
塔頂佛骨	五	樹中巨蟒	〇
解元夢中破僕奸	五	貓作人言	〇
奸僧藏婦人	六	高寶湖銅牛	〇
太湖巨鐘	六	陽山墨蘭	〇
冥司路引	六	婦女自殉奇案	一
捐班知縣	七	鴉片流毒	一
瘡部主事	七	聚賭失女	一
		富家打和尚	二
		董阿祥投子報怨	二
		馬姓投死得生	三
		馬貞烈女	三
		賊來先兆	四
		勒賄速報	四
		貪酷惡報	四
		典史爲友伸冤	五
		竹枯示兆	五
		借陽光壓陰氣	六
		一門忠孝節烈	六
		犬鳴冤	七
		陸給諫懲無賴僧	七
		戒殺善報	七
		淫婦殺子伏誅	八

雷擊奸騙……………一八
 狐婿……………一九
 琵琶蛇……………一九
 鍊身寶筏……………二〇
 蘇州巨猾施商餘……………二一
 老儒辨報應……………二一
 猛虎入城……………二三
 府學門匾蜂窠……………二三
 高郵朱孝子……………二三
 義僕代主死……………二四
 李義僕殉主難……………二四
 顧太守失察顯報……………二四
 張麻子……………二五
 雷殛惡婦……………二五
 婦人變虎……………二六
 雞火……………二六
 犬異……………二六
 忠伶……………二七

費姓善報……………二七
 活人投豬……………二八
 點化不悟……………二八
 瓜蛇……………二九
 義夥……………二九
 陳孝廉功過顯報……………三〇
 華祖木像生靈芝……………三〇
 觀音門麗……………三〇
 伍相國劍……………三一
 盆花結訟……………三一
 得千金斃一命……………三一
 劍州張維廟……………三二
 宜昌府署二神……………三二
 徐司寇墓……………三二
 揚州雅觀樓事……………三三
 峨眉山萬年松……………三三
 蛇識貴人……………三三
 燒尸惡報……………三四

還金得報……………三四
 少林寺僧……………三四
 盜女報仇……………三五
 忠勇節略……………三七
 赤腳張三……………三七
 孝婦……………三八
 李叟成神……………三八
 張士誠舊物……………三九
 人身生珠……………三九
 變童連生兩子……………三九
 太湖異物……………四〇
 大瓜子……………四〇
 潭山城隍……………四〇
 土地祠三鬼……………四〇
 刑部審假女案……………四二
 海島盜窟……………四二
 巡撫遭騙……………四三
 伶人預夢作女彆……………四四

報子報仇	四四
雷擊挑販	四四
同時雷擊	四五
淫報	四六
巴少謙遇長面鬼	四六
胡翁得報	四六
僵屍	四七
黑魚精	四七
凌氏義女貞孝	四八
裏足放足祕方	四八
陽抱山魯肅墓	四九
人獲重二十八兩	四九
元墓鐘樓	四九
上司枉劾屬員報	五〇
典史捐升道員	五〇
崔真人治病	五〇
仙童隱蹟	五一
妓女小財寶	五一

癡和尚	五一
餓卒討粥飯	五二
瓜生人頭	五二
合藥忌戲旦	五二
黃山大熊	五二
籤語神驗	五三
婦產異物	五三
范天球投豬還債	五三
飛龍	五四
假弔神嚇退真弔神	五四
朱羅氏烈節小傳	五四
鬼詐騙酒食	五五
詹氏長人	五五
伶人張錦死節	五五
史家醜婢爲活財神	五六
和事嶺	五六
蛇變青蚘	五七
杉樹將軍	五七

殿撰歷官	五七
船戶斃盜	五八
攜神物獻道友	五八
洛陽巨鼎	五九
西方太歲	五九
冒火救母	六〇
李堪輿	六〇
雄海關	六一
帶陰差替死	六一
救一家添壽一紀	六一
丁卯科場記異	六一
童勇誓報	六二
古樹能言	六四
盜物歸償	六四
幕女裝奸	六四
活石獅子	六五
道術感應	六五
死活和尚	六六

魚首現紅珠.....六六

犬解夙仇.....六六

男轉女身.....六六

縣令獻鱉.....六七

一日三喜.....六七

棋杆林立.....六七

金山寺巨蛇.....六八

洞庭山異人.....六八

大蜈蚣.....六八

孝子可嘉.....六八

土地押妻.....六九

李湘舟死難.....六九

雷擊惡夥.....七〇

假隨.....七〇

真僕.....七一

歸魂洩怨.....七一

精相喪生.....七二

姑嫂墳.....七二

禍兆福先.....七二

受欺忽發.....七三

水危.....七三

虎傷.....七三

娑婆實.....七四

黃棟頭.....七四

偷情五聖.....七四

姦淫判官.....七五

臘家灘.....七五

草龍洞.....七六

大蘭如甕.....七六

忘男忘女.....七六

巨盜美計.....七七

霍光壁.....七七

魚長三丈.....七七

上方山淫祠.....七七

陝西大鳥.....七八

蘇州秀才案.....七八

刑部刀預兆.....七八

匪搶米案.....七九

罷官延壽.....七九

官姦幕女.....七九

福建巨案.....八〇

地先毛.....八〇

官妻流落.....八一

逆婦化豬.....八一

夢露夙因.....八一

潘松舟魂言.....八二

焚淫書得名錄.....八二

螞蟻報仇.....八三

忠犬殉主難.....八三

犬救主母.....八四

犬守主屍.....八四

縣令子被閹.....八四

惡幕地獄.....八五

樹中八卦.....八六

聯珠合璧異說	八六
石嶺鳳飛去	八七
明季銅鐘	八七
冢宰暴終	八七
幕友異疾	八八
游吉誤解	八八
談鬼見鬼	八九
陰差誤拘縣令	八九
金尾蜈蚣	九〇
巨鼠狼	九〇
蜀省地仙	九一
金沙江漂來木像	九一
鱗魚不食	九一
貪色受苦	九一
陽世人作陰官	九二
苗童美麗	九二
五龍擊吼	九二

義馬	九三
忠馬	九三
義犬塔	九四
鴨鷄雞脚	九四
惡僕殺主顯報	九四
梁心芳廉訪結獄	九五
邱大惡報	九五
成衣匠奸計	九七
打鬼愈病	九七
蜈蚣精	九八
華陰老僧	九九
縣令聽好話	九九
赤練蛇	九九
紅鸚鵡	一〇〇
始皇墓甄	一〇〇
春藥孽報	一〇〇
閨女產石	一〇一

監生對策	一〇一
尼庵盜蹟	一〇二
楊侯家勇婢	一〇二
撞騙削祿	一〇二
貪令計免	一〇二
生員誤攝放回	一〇三
道院山蹟	一〇四
童孩小便塞閉方	一〇四
竹米	一〇四
負心反噬報	一〇四
鐘飛	一〇五
琉璃聖燈	一〇五
天后顯應	一〇五
勾魂鬼	一〇六
鹽商家寶物	一〇六
城鳴非吉兆	一〇六
咸陽古墓	一〇六

靖南侯成神	一〇七
尹吉甫玉圭	一〇七
邑令子害命自狀	一〇七
旅店奇逢	一〇八
縊鬼覓替受給	一〇八
王太史六雲	一〇九
寺僧食狗肉	一〇九
二形人	一〇九
幕友子盜庫銀伏法	一一〇
救七命獲報	一一〇
婢妻主妾	一一〇
轉生未可信	一一一
闍試祈夢	一一一
制府下校場	一一一
微員發鉅財	一一二
義賊改過自新	一一二
巧姻緣	一一二
孝女鳳姑	一一三

奸僧欺騙	一一三
生魂索命	一一四
誤人自誤	一一四
冤冤相報	一一五
椿方伯為温州府城隍	一一五
阮文達定變	一一六
貢生女斃小諸葛	一一七
朱射斗黑驢	一一七
齊二寡婦黑丫頭	一一八
巴州雙尾蛇	一一八
拳師女招婿	一一九
塔上藏盜	一一九
牛舌生字	一一九
火龍	一二九
湖中巨卵	一二〇
古墓僵屍	一二〇
治膈症方	一二〇
粵東蝮蛇	一二一

富室子遇毒被鬧	一二一
天寧寺羅漢像	一二一
攝召婦女術	一二一
惡幕巧遇主人	一二二
夜明珠	一二三
火神量界	一二三
圓妙觀祈雨法衣	一二三
金陵市上大鼠	一二三
跌死定數	一二四
竹枝牡丹	一二四
普陀山多寶觀音	一二四
石湖古鏡	一二五
雞雛飛去	一二五
呂布劍	一二六
瘤生口鼻如人頭	一二六
神虎	一二六
洞庭山許騎龍	一二六
大蜘蛛	一二七

優伶代鬼鳴冤	一二七
納妾延壽	一二七
臨清小雞	一二八
五色雲現	一二八
商鐘周鼎	一二九
塔中金像	一二九
娼幕報復	一二九
意外之喜兩事	一二九
漳州府竊案	一三〇
鄱陽湖龜鬥	一三一
江心寺玉碑銅鼎	一三一
妾婦之道	一三一
道州猿種	一三二
閔法官治魅	一三二
惡鬼戲侮讀書人	一三三
蘇州學前七步蛇	一三四
龍門	一三四
小桃園道士	一三四

鄉農奇勇	一三五
白塔仙跡	一三五
赤燕	一三五
龍筋挂鐘	一三五
女浴室	一三六
池中巨蓮	一三六
張姓坟中異物	一三六
東洋巨蟹	一三七
雷震孝子匾	一三七
觀音峯飛去半截	一三七
磁瓶霏煙	一三七
昌化石碑	一三八
捕役擒奸	一三八
幕獲巨財	一三八
知縣責打薙髮鋪	一三九
金匱大蛇	一三九
施孝廉占課	一三九
阮文達圓光	一四〇

儻來富貴	一四〇
僧麵	一四一
奇案駭聞	一四一
比翼分飛	一四二
雷誅不孝	一四二
色卽是空	一四二
才能損壽	一四二
名聯傳誦	一四四
鬥蛙奇談	一四四
悔婚騙婚	一四五
火車登山	一四五
熊勇述異	一四六
童死復蘇	一四六
薄倖誤人	一四七
獅入戲園	一四七
古棺震露	一四八
俄地嚴寒	一四八
放生免難	一四九

絕食奇聞……………一四九
 西人好奇……………一五〇
 夫唱婦隨……………一五〇
 執袴飯佛……………一五一
 開山得舟……………一五一
 王饒私室……………一五二
 畫稿徵詩……………一五二
 一倡百和……………一五二
 估婦奇聞……………一五三
 西婦奇術……………一五三
 湖中盛市……………一五四
 小春排律……………一五四
 冬烘笑柄……………一五四
 貞女可風……………一五五
 雪羅漢詩……………一五五
 字義略述……………一五六
 曲終人絕……………一五六
 巨魚述異……………一五六

火車渡海……………一五七
 火車新式……………一五七
 凍狗傳言……………一五七
 魚形誌異……………一五八
 索謝寓言……………一五八
 娶婦笑談……………一五八
 怪胎可駭……………一五九
 骨相神奇……………一五九
 入學額數……………一六〇
 試卷預兆……………一六〇
 韓文懿祈籤……………一六〇
 盧文肅占牙牌數……………一六一
 舉人揭曉前夢兆……………一六一
 秦淮河房見詩題……………一六一
 錄科案預定……………一六一
 閱文害命削祿……………一六二
 名士代債中式……………一六二
 乩仙預示場題……………一六二

替者陸心鑑談兩事……………一六三
 鷹銜試卷……………一六三
 陸清獻朱尙書奏摺……………一六三
 太史公自序……………一六四
 功名出魏忠賢手……………一六四
 幕友全人功名報……………一六四
 牙牌數奇驗……………一六五
 科場舞弊削祿壽……………一六五
 鄉闈女鬼……………一六五
 學師召侮……………一六五
 靈鬼假託……………一六六
 學使講朱註……………一六六
 朱子手書第七次大學註……………一六七
 ………………一六七
 科名有定……………一六七
 倖中暴卒……………一六七
 劉文定命造……………一六八
 房而相面……………一六八

解元先見聞	一六九
三元品誼	一六九
學士降主簿	一六九
大士救難	一七〇
閩中舉人識字	一七〇
佛臂出血	一七一
富人轉世爲解元	一七一
石殿撰受冥秩	一七一
褚逢春談冥司三事	一七二
貢生請考	一七二
韋公祠祈夢	一七二
冤鬼鬧中索命	一七三
葛太史父子任河南學政	一七三
曹文正高僧轉世	一七三
桂將軍頂上白光	一七三
前明蘇州府案卷	一七四
縣丞辦差	一七四

緬甸貢白象	一七四
嘉陵江銀桶	一七五
白虎司徒廟	一七五
東嶽神迎殉難鬼	一七五
邱振聲神卜	一七五
李仰山夢兆	一七六
侍郎建議行玉幣	一七六
刑部浙江司巨案	一七六
知縣自知前生	一七七
吳船一夜到廣東	一七七
貴府邑宰除妖怪	一七七
江南鄉試制藝	一七八
梁興甫拳勇	一七九
畢知縣生日送古碑	一七九
崇禎舉人降乩	一八〇
豬異	一八〇
畫異	一八〇
湖山張孝女	一八〇

犬符咬咒	一八一
治難產方	一八一
機星現	一八一
月中下雪	一八一
異物	一八二
女化男	一八二
治疝疾	一八二
鍾馗	一八三
王節婦	一八三
解砒毒方	一八三
解生鴉片毒	一八三
神燈	一八四
險韻	一八四
無名考	一八四
僵屍抱樹	一八四
古廟三矮人	一八五
害狐顯報	一八五
鬼聲入夢	一八五

鬼語……………一八五
 惜穀增壽……………一八六
 鐵塔頂飛……………一八六
 食生鴉片圖賴頭報……………一八六
 人面犬……………一八六
 雷擊貪夫……………一八七
 上海廟神羊……………一八七
 鐵蓮花……………一八七
 雷斬判官……………一八七
 龍王喚渡……………一八七
 祈中堂……………一八八

水花……………一八八
 官署鎮物……………一八八
 瓶蓮結子……………一八九
 神綉……………一八九
 于杭生取債……………一八九
 吳晚雲孺人節操紀略……………一八九
 匾額現字……………一九二
 麥嶺題名……………一九二
 吳山十二峯……………一九三
 忌看病人日期……………一九三
 寶石櫃藏……………一九三

壽星石……………一九三
 觀音竹……………一九四
 祖母救孫……………一九四
 稻佛……………一九四
 夢丹療疾……………一九四
 豐聲殉難……………一九五
 程某……………一九五
 雨花臺寶石……………一九五
 錢販索命……………一九六
 江伊人……………一九六
 勸戒十則……………一九六

原序

余少也賤性不羈，好放浪遨遊，凡名山大川，目所未睹者，必履之而後快。足迹所經，幾遍寰區；其間怪怪奇奇，有生平所未閱者，爲閱之而未見者，爲見之而未識其名者，隨時記載，以補山經之未備，集異之未詳，積有累年，增成卷軸，不下數千百種。雖其中草素直陳，毫無章致，未免貽笑大方；然事皆據實，詞不尚浮，以較坊間新售諸本，盡屬無稽之談，無裨於身心，未足以廣閱見者，其優劣爲何如也？余年踰知非，始浩然爲歸去之歎，歸後卽將舊篋中所藏之稿，略爲翻閱，時加刪易，不揣鄙陋，付之石印，以俟高明者匡予之不逮，尤予之所厚望也。是以爲序。

歲在丁巳春仲上澣京江王浩自識並署。

小引

拍案驚異記是一部近代的山海經！然而山海經單只記那海內洋外的山水地理奇珍異寶，而本書——拍案驚異記全集，則除此珍聞祕記以外，尙有其他聞所未聞的奇聞軼事，有香豔的情思脈脈，我欲消魂！有悲壯的鐵馬金戈，誓復國仇！有哀婉的碧海蒼天，奈何虞兮！有激烈的飲血吞氈，攘臂率先！有慘變的血肉橫飛，肌膚顛痛！有奇巧的蛛絲馬跡，水到渠成！有恢諧的妙語解頤，神思快人！有智慧的上天入地，何事難爲……看他這樣短短的幾篇記事，却篇篇精彩，字字瓊珠，讀一篇有一篇的滋味，看一篇有一篇的領悟，一篇既了，便覺胸中塊壘快消，何不浮三大白！全書看竣，不覺的舉杯向天，唾壺擲地，拍案躍起，狂歌當哭！天下有此等人，有此等事乎！——然而，真的，正在這其間，不知添加了我們多少學問，多少見識，多少覺悟！

神仙嗎？

何必求，只我便是！

心頭領會着，身子體味着，一生實踐着：

明鏡佛樹只在方寸！

唯有在本書這四百幾十個短篇記事之中會指示我們爲人在世是怎樣的——一個意義！

雖然，這中間大都是講善惡報應的，絮果蘭因，伊誰猜透？這五濁世中，人慾橫流中的人們！回過你的臉兒來！——你看蔚藍的蒼天，綴着白雲徐徐，她是永遠永遠那麼慈愛寬大，光明偉大的啊！

讀者看了本書，才會氣迴腸蕩；既嗅出了現世的腥味穢氣，又漸得胸中慧解，心地光明，一縷馨泉自足貫頂，而光風霽月的會領受無窮的自然慈母所給你的樂趣！讀者沒有讀過上古的山海經嗎？沒有讀過張華的博物誌嗎？沒有讀過洪邁的夷堅志和有名的虞初新誌嗎？然而讀者總不會把今古奇觀和聊齋誌異忘却了吧！本書就是集了上述各書的精華了！她的體裁彷彿是袁隨園的新齊諧，讀齊諧，又彷彿紀文達的閱微草堂筆記。人們未有看了閱微齊諧而不點頭，讀了聊齋今古而不叫絕的人們更未見讀竣此書而不拍案嘆息，仰天嗚鳴的吧？許多讀者是那麼說。何況本書全是採的是事實，不像其他書記的假託或敷衍！牠把清朝的時事，無論國內以至疆區，國外以至俄美英德，多有紀載，我們到也不好把他當做「神道立教」看呢！

四百多個短篇，含義太豐美了，卷頭數語，不能說得恰好。如其讀者茶餘酒後，闔房低徊，或是名勝佳處，坐草小憩時，把她選幾則咀嚼起來，未必不及橄欖那麼雋永呢！

臥看山海經
不覺晨曦變夕暉！

民國廿三年春桐鄉潘敬元於青溪玩月別莊。

新式
標點
拍案驚異

官場大案

浙江典史某，在省需次，時與一幕不合；及蒞任，是幕適在縣署司刑名，百計齟齬之。縣誤聽蜚語，具揭通稟；典史恨甚，竊得縣中散給老民銀米，虛冒浮開印冊，直揭部科，遂成大獄。星使查辦，臬使某忽云：「此案審實，上司均有失察重咎，倘當堂呈出印簿，難以掩飾，須預爲之計，誘出其簿，使之無從指實，預以反坐可也。」遂于通省屬吏中，擇一幹員，授以密計而去。星使夜將到，前一夕忽三更時，稱有隨員進城，逕到臬署，立傳典史，傳話云：「明日大人要審，先令我吊取印簿，如有指證，具一親供，事可卽結，否則反坐，獲罪不淺。」典史惶懼，遽取懷中印簿呈上，其人略爲翻閱，卽揮之出云：「汝勿恐，明日聽傳。」及星使審訊，詰其印簿何在，典史云：「昨夜已當堂呈隨員閱看矣！」星使大駭，令其徧認隨員與供事等，均無其人。典史知中計，號天稱冤，竟照告重罪，不實例，遣戍新疆。行至中途，自刎死。不一年，幹員亦因盜案發遣，適宿典史自刎之寓，夜間目覩持刀入其宿所，立時發狂自刎，徧體鱗傷，舌出於外而斃。後兩年，臬司因案伏法，幕友死後，其女流落爲娼，發官賣。典史之子貸金贖之，云仇人之女，不可合歡，縛之于野，令羣丐迭淫之，氣絕方止。此乾隆季年案也。浙人至今尙有傳談及之。

惠山尼韻香

惠山尼韻香，俗姓范，自幼出嫁，姿色妍麗，心靈質慧，名著一時。小楷學洛神賦，尤工蘭竹，詩亦娟秀。魚元機卜玉京一流人也。達官名士，多從之游。所居福慧雙修庵，屋宇精潔，陳設古雅，四壁俱名人題贈。滿洲某公，使節過

吳曾游其庵，作七律兩首題其小像，語殊近褻。韻香裝作手卷，題詠殆遍。後某公入給廨，負重望，偶憶及所題詩，恐少年綺語，被人指摘，欲燬之而無策。有浙江孝廉某，本某公門下士，在邸司筆札，詒知其意，遂乞假歸，攜千金到惠山訪之。韻香年已六旬，有徒孫數人，並佳麗，孝廉流連匝月，與韻香談論甚洽。一日取手卷求題，孝廉立就七絕十二首，寫作俱佳，遂探知藏處，乘間竊之而去。明年赴都應試，謁見某公，取之以獻。某公大悅，是年孝廉立就第三人及第，未幾大考優等，不十年官至學士，皆某公力也。此殆竊蕭翼故智而效之者。

男魂誤入女體

江西呂某，娶妻馬氏，年甫二十，病疫暴卒。將就殮矣，忽復生，張目四視，似甚駭異。與旁人語，變作異鄉男子音，嗚啾不可辨。室有筆硯，馬素不識字，忽舉筆書云：「身本男子，酒醉氣厥，魂入冥司，訊係生魂誤。至命役送歸，途中陡遇大風雨，兩役不知所往，身如落葉飄揚，約一晝夜許，忽墜入中庭，不覺魂入婦體，因此復活。」問其前生姓名，不肯言，僅稱福建秀才而已。自是病愈，語言行動，全如男子，不肯與夫同枕席。百計譬解，以死自誓。有進計者云：「既作女身，當通情感，盍以媚藥試之？」夫如其教，置藥酒中，勸之飲。婦倦眼面頰，頗露情態，夫夜就之，遂相歡洽。月餘後，言語漸通，與尋常伉儷無異矣。遂自言前生有妻有子，死時妻方懷孕，必欲歸去，一明此事。夫不得已，買舟同往，將抵家，先作兩函，一致其弟，一教其妻。弟發函大駭，飛棹來迎。見少婦倩妝，倚蓬窗坐，遙呼小名，以手相招。弟登舟入見，逡巡不敢近，婦近前執其手，談前生事甚悉。弟知不謬，以肩輿迎歸，靈幃在室，悽然淚下。前生妻縞素扶棺，婦反紅裙翠黛，彼此相對，悲喜交集。留住數日，將家事料理，囑付其弟，仍偕夫同回。後妻遺腹生一子，婦逾年亦生一子女，因訂婚姻。兩家往來不絕焉。有孝廉周某，作幻緣記傳奇，誌其事。此真古所未聞，較之閱微草堂筆記所載，僕婦重生事，更奇之又奇矣。

漢黃忠墓

道光年間，四川盜賊叢起，咽匪大熾，有蔡姓賊首，自稱蔡王，紅頂黃褂，乘坐綠呢大轎，白晝橫行。川北道胡興仁出巡，所屬猝與相值，蔡令人持帖來拜，胡倉皇避去。後琦制軍蒞任，派委司道各帶兵弁，分路撲剿，所戮將及萬人，盜匪絕跡，紳民感戴。遂于省垣東門外，擇地建造生祠，以報德。鳩工庀材，剋日興工。破土時，匠役鋤地二尺餘，忽陷入穴內，深有丈許，廣可半畝，知係古墓。聞于官，華陽縣知縣郭志灝親往驗之。骸骨大如五斗升，脛骨長四尺許，餘俱消化。有銅劍一口，長亦四尺，土花剝蝕上，嵌玉靶，旁一碑，鐫「漢贈大將軍黃忠之墓」，字徑六寸，筆法渾樸，真漢隸也。郭取玉靶以獻，獻制軍，白其事，制軍命備棺收葬，造墳植碑，即以生祠瓦木，建造詞堂，率屬祭之。琦因辦理夷務，不治輿論，而蜀人以剿除咽孽，咸頌其德，此舉亦非俗吏所能。

胡金庭事蹟

蘇州胡金庭，家居西小橋，歷就州縣幕聘。有山東孝廉李某，大挑一等，分發江蘇，補授寶山縣知縣。延胡司刑席，縣有叔嫂爭產案，胡撞銀二千兩，被李查破，將案改斷，辭胡出署。胡不自引咎，銜恨甚深。適伊師就臬署館，聽信膚慙，百端搜求，未一載，李竟罷職。心知其故意甚憤，誓之于神，不久即卒于省垣邸寓。同寅均爲不平，無敢與胡爲賓主者。胡時行方爲崑山縣，尤惡其人，後調在長州，以吸食鴉片，擒胡收監，照例充軍湖南。到配匝月，癘發而卒。棺置河堤，隨流衝沒。遺有一子，年甫十四，色極妖冶，伶人潘如意攜入京都，傳粉登場，名動一時。交盡金夫，纏頭甚富，即取潘女爲妻。其母來京，復爲潘所據，往來如外婦，絕不避人。未幾毒發於體，遂令其妻侍客。有西商楊姓兄弟，狎其夫婦，揮金如土，復將妻售于粵東一令，另娶兩妾，仍操故業。後瘡毒大發而斃。其母遂與潘爲

夫婦後嗣遂絕。其譜罷主人在道光甲午乙未間，收監充軍，係戊戌年事。其子被誘入都，係辛丑年事。負心反噬，狗彘不若，宜得此報。

一刻好運

蘇州彭遇時，精于推命，自將命造細算，晚年應享富厚之祿。而生平止有一運最佳，逐年逐月細校，止有一時，爲極佳之運；但在冬夜子時。自念莫非應得藏錫乎？屆期明燭俟之，屋瓦聳然，一罪犯赭衣鐵鍊，髮長尺許，叩門求救。彭自思正在佳運，救之當亦無礙。代去其髮，取敵衣易之，復將銀數兩助其行。其人詳問姓名，叩謝而去，歛然絕跡。而子時已過。方解衣就寢，聞門外人聲喧沸，重犯越獄，共相搜緝。彭深祕其事，仍一貧如故。恆思命理不足憑，十餘年後，忽有人邀往官舫，彭疑欲算命，隨之往。一貴官迎待甚恭，屏去從人，下跪叩額，呼恩人不絕。彭茫然不解，乃自述當年相救事，脫逃後，更易姓名，投効軍營，累積戰功，現授浙省總兵，贈銀萬兩而別。彭由是得安樂餘年，不復設肆矣。

道士李宣仁祈雨

蘇州圓妙觀道士李宣仁，素精道術。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郡守胡世銓，延之祈雨。築壇觀中，李烈日中盛服登壇，用黑紗裹一銅鏡，向日旋轉不已。日光驟淡，黑雲漸生，旋聞雷聲殷然，雨僅數點而止。李曰：「此天命也。」當拜章上請，遂禮懺三日，伏壇至夜半方起。云：「已奉帝命，二十四日，下雨矣。」屆期果大雨，數百里內同時沾足。

喫湯圓罷職

道光初年，江寧省城內，盜案疊出。藩司某，委候補縣八員，分段巡查。有呂郭兩令，于三更時，途遇賣湯丸者，主僕均取食。其人索錢不與，加以毆打。行半里許，見一人在巷口小便，向問妓家何在。誰知即賣湯丸者也。昏黑中未識其面，其人即領至一門外，云：「中有名妓甚佳。」兩令叩門入，言欲吃茶。其家延入奉茶。隨有老人出問何事，深夜至此。兩令言欲尋姑娘，今夜要在此歇宿。老者大怒，呼人擒縛。兩令以職官恐嚇，置若不聞。明日解赴督轅。兩令乞哀再四，始予革職。老者乃督轅幕府，賣湯丸者有意領至其家，蜂蠶有毒，惜哉。

塔頂佛骨

金陵報恩寺宏麗甲寰區，相傳頂上相輪，內藏達摩左手中指骨。道光壬寅年，夷船內犯，有白夷一人，直登塔頂，雷聲殷然，墮死塔下。明日復有夷婦二人，裸身登塔，如兩蛇蜿蜒而上。居人遠望，取出小木匣一具，掖之而下，未幾兵燹塔燬。

解元夢中破僕奸

嘉慶戊辰，蘇州顧元熙鄉試第一，聲華藉甚，喜狎俊僕。家住盤門，與同年徐香祖同居。其父在閶門外開襪店。顧一夕偶宿父店，夢一人呵之曰：「汝尚不回去。」當背一擊而醒。天甫微明，即欲歸，父令吃點心而去。正在吃麵，忽空中又一擊其背者，匆匆歸家叩門入，妻披衣出迎。顧云：「轎錢二百四十文，可即付之。」妻握錢手顫，盡散于地。顧問阿三醒否，近床揭張，一僕從被中裸體躍出，奪門而去。顧大怒，入廚取刀，徐聞聲赴救。妻父本村居富室，顧平時屢向索錢，此時願送千金貸女命。顧取其金，將妻斥回，併欲逐去所生兩子。其父因別無他孫，勸留之。後知長子實顧所生，所謂阿三名復初者，乃僕子也。妻謀將進毒，顧命有科名官職，故夢中神破其奸。一時哄

傳，蘇人咸知其事。余在蜀中，適徐君之孫來蜀需次，始得其詳。並云是時其祖母亦跣足奔救，親在顧手將刀奪下。

奸僧藏婦人

石湖治平寺，前朝舊刹也。殿宇宏廠，房屋邃密，共二十二房。僧極富厚，構造精舍，藏匿婦女，恣意宜淫。有柏樹山房，其僧最富，所藏婦女亦最多。巡撫陳宏謀，令蘇州府知府盧師輔，于六月初三夜，密往捕之。初四日黎明時，抵寺破門而進，搜出婦女二十五人。——有自青樓賣入者，有自良家誘來者，——均召人領回，嚴治僧罪。另延戒律僧住持。後寺中起有「晒經會」，每年六月初六日，以晒經爲名，婦女羣聚寺內，數日方散。道光某年，又值晒經之期，有鄉嫗攜孫同往，正在登樓開鑰，其孫忽大哭，拉嫗下樓，云：「樓上青面鬼無數，手執鐵鍊，諸人頸下均有鎖，惟汝未有，何不逃去。」嫗斥其妄，忽大震一聲，經樓塌倒，斃婦女三十七人，嫗獨無恙。嗣後「晒經會」遂絕。

太湖大鐘

乾隆五十年夏秋無雨，吳中大旱。太湖龜折有龍骨一具，長二十餘丈，橫陳湖底，頭角儼然。邑令取其角進上憲，其骨治金刃傷極驗。又有穹碑一座，高八尺餘，漫漶不可辨識。大鐘一具，重數千觔，洗視之，四圍有銘鏽澀難認，方議昇之登岸，忽吼聲如牛，躍入湖心。又陽澄湖內，露出朱棺一具，長三丈有餘，衆莫啓。

冥司路引

鄧都縣，冥司路引，中畫陰陽界關；一邊用陽官鄧都縣印，一邊用陰司閻羅印。據云：須頌「太乙救苦天尊」四萬聲，臨終焚化，冥司卽有導引者。閻羅王印，傳自宋代嘉慶年間，被賊婦齊王氏劫去，今以樟木雕刻存廟中。

捐班知縣

吳縣知縣曹益之，年幼時，曾在山東歷城縣做跟班，甚得主人憐愛，報捐知縣，到蘇資緣，鑽刺得署首邑。卑鄙貪酷，任性妄爲。時屆縣試，幕友以「莫春者」三字命題，曹誤改者字爲在字，遂以「莫春在」命題。童生大譁，幾至罷考。一時場中傳有四絕句，其一云：「嚇煞莫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祇得做奴才。」其二云：「笑煞莫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陽曹縣令，那得拔真才？」其三云：「羞煞莫春在，當堂挂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才。」其四云：「鬧煞莫春在，狀紙一齊來；倒運姚家子，聯名衆惡才。」（因童生姚恩保羣稱其妹子離亂時，流落爲娼，曹得洋銀六百元，始免究事之真假，實無從辨。）曹以清丈經費爲名，按畝攤派，婪取制錢二萬餘串，盡吞私囊。交待時，措不交出，接任官奉文催辦清文，而經費反無從設措，此事閩邑農氓，無不唾罵。所稱長洲縣，乃蒯君之範也，以生員保舉知縣，論文頗有講究，老試亦爲公允，士林稱之。

瘟部主事

道光丙戌，友人邵某，夢一官紗帽藍袍，坐四人轎，前有「瘟部主事」金字牌一對，隨從十餘人，在閭門外接官亭經過。余云：其地恐有瘟疫未及一月，疫死者百數十人。

洩漏天機遭雷擊

星士顧雲度，精于六壬，有人因失物赴占者，顧云：「速往東南十里外，橋畔有楊柳三株，中有一枝蘸水面，其物裝入木匣，藏其下；但今日午後，當有雷雨，天打一，人傷而不死，汝得物須急回，遲則遇雨矣。」其人如言往求得之，忘其所囑，沾濡而歸。是日天果雷雨，即打顧某，傷其右足。顧自思生平作爲，不應干天怒，必係洩漏天機所致，遂立誓永不爲占課。但顧知天打而不知所打即己，似其學術究未精致。

秦淮素琴姊妹

秦淮名妓素琴，姊妹同胞也，並擅時名，人比之「雙沙」「雙頓」云。一日者，署幕數友，設席河房，招之侍飲。妓各詢姓名，不覺淚下。訝而詰之，其祖與父均督署友也。客有擬集資贖之者，適翠琴爲某大僚之公子所暱，假母居爲奇貨，事遂不果。有知其事者，云其祖在督署二十餘年，喜造蜚語傷人，官場中偶有拂其意者，百端誣陷，必使罷謫而後快。前後被害者，不下數十人，宜其受報如此。

錦州署藏鏹

常熟屈某，康熙初，任錦州知州。署內後樓三楹，封閉已久，云有鬼魁。屈不信，命啓戶洒掃，爲偃息地。一日薄暮，見一無首女子，入地而沒。明日命人掘地數尺，得一女屍，下有藏鏹無數。乃明季所積軍餉，城破時埋藏地下者。屈備棺葬女，盡攜所得，移疾歸。渡江時，狂風大作，船不得近岸。對天設誓，願以其半濟貧乏，船始安渡。歸後，富甲一邑。凡邑中善舉，無不獨力倡辦。後嗣世保其富，以科第起家者亦不少。

創參

棺傳其富，先以銅參爲業，在關外攜帶私參裝入棺中，以作孝子，衰經扶柩，求入關，吏攔阻，痛哭搶地，見者憐之，放之入歸，後獲利數萬金，恣意揮霍，不一年已去其半，自思再一年則罄盡矣，不如復去，攜銀萬餘，深入窮山，獲參甚多，仍置棺中，抵關求入，有人識其面云：「兩年前曾有此事，卽其人也，必開棺檢視始放入。」其人窘，哀求不允，因大言曰：「棺中如有夾帶，受罪奚辭，若係死人，開棺之咎，誰其任之？」關役遲疑不敢應，因言今日已晚，明旦稟官可也，留住其人，夜中私開一隙，則一白髮老人臥其中，大驚卽爲掩好，明日放之行，因問白髮者何人，其人曰：「吾父也。」歸後獲利甚鉅，營運十餘年，遂成巨富，家中塑一白髮老人像，子孫世代奉之不衰。

■ 南北兩張桂林

嘉慶年間，南北張桂林，均以色藝擅名。一揚州人善畫着色牡丹，撫仿南田翁，頗得形似，人爭購之。後歸鹽商汪姓。一天津人善畫墨蘭墨竹，爲一貴官，以重價鬻去，後其家奴婢，多有能畫蘭竹者。

■ 道士遮眼法

圓妙觀朱法官，有異術。宮巷中一熟肉店，買賣甚獲利。朱向索豚蹄不允，明日開店，毫無人過問，肉俱臭腐。一連三日如是，隣人云：朱有法術，須往求之。店主前往哀求，朱笑曰：「姑俟明日。」迨明旦，則買者仍雲集矣。相謂曰：「汝店何以三日不開？」始知朱用遮眼法以戲之。

■ 雷公墓

平湖縣，有舊紳巨宅，已轉售教主矣，僅存門首旂杆。一日，迅雷，將左首一杆擊碎，雷神夾于木杪，不得去。

尖嘴深目，翅如蝙蝠，人不敢近。——延道士禳解，數日不動，視之已殭。恐干神怒，備棺造塚，立一石曰「雷公墓」。

常州喇嘛

蒙古尊奉喇嘛，云有神術，咒人立死，故敬禮如神。近年常州府人，多有學習喇嘛者。住居寺內，奉經誦咒，與喇嘛無異。衆蒙古人亦羣相尊信，初不知其爲漢人也。余親見其人，詢其有何異術，能使諸番欽服，曰：「不能知。」

樹中巨蟒

四川臬署內花廳，有巨樹，兩人不能合抱，亭亭直上四丈許。中藏巨蟒，月夜時，有紅光沖起。有人曾見其形，虬首一角，不爲人害。每遇枝幹墮地，官必陞遷，已屢試不爽矣。

貓作人言

親戚趙某家一黃貓，七八年矣。趙患病，嫌其夜鳴，令閉之廚下。貓忽作人言曰：「關我在此，叫我到何處去耶？」聞者太駭，未幾趙卒。

高寶湖銅牛

高寶湖岸旁，有銅牛一隻，重數千觔，銅質純粹，鑄作精工，張口向湖，鎮壓水怪。歲久通靈，每于日未出時，在湖中出沒遊戲。漁舟多見之。有人路過其旁，戲騎其背，霎時頭痛扑地，祈禱始愈。

陽山墨蘭

變蘭成癖者，始爲墨蘭，急令偕往，無從尋覓矣。明年子花開時，令人徧山尋求，亦不可得。或曰：「異種偶見，山神惜之。」其或然歟？

婦女自盡奇案

本夫因妻與人有姦，當場撞獲，羞憤自盡者，且照乾隆五十七年直隸通州民婦邢李氏案辦理。近有一事，出于例案之外者。村居許姓，家頗富厚，狎一雙童，名陸福，爲之娶妻。成婚甫匝月，其妻乘舟歸母家，許卽赴陸室行姦。不意其妻忘攜梳具，返舟歸取，逕入房內，姦所撞破，卽赴廚下，登時自縊。查定例，從無妻見其夫被人姦污而羞憤自盡者，然其志則貞且烈矣。惜其事未彰，無人知之。

鴉片流毒

鴉片流毒徧海內，例禁甚嚴。某中丞云：須煎膏埋土中，過兩冬始吃食，名爲「雙隔冬」，其味益佳。又須以上等人參煎湯挽和，則精神倍長，可以通宵不寐，明日亦不疲倦。然中丞面色青晁，體弱身瘦，其說亦未可信。其移疾也，取銀十餘萬，盡市鴉片以歸，運至原藉，卽可獲利數倍。載以巨舟，于元旦日出澣墅關，初五日行至長江，遇盜被劫，內係禁物，不便聲張。其子少年進士，官部曹，年甫三旬，以烟癮而卒。

聚賭失女

聚賭抽頭，謂之「囊家」，自古有之。近日此風甚熾，有破落戶子弟，久擅此術，而奸詐特甚。以死人骨雕成骰

子，置宗祠內，每夜焚化紙錠，合家男女匍伏拜禱，其骸隨呼立應。擷取人財，如探囊。數年來積資甚厚。傳稱週身人骨俱無用，惟膝蓋骨較厚，每塊可雕成骰兩粒，兩膝卽成骰四粒。須以一人之骨雕成者，方靈。如兩人骨湊成，卽不驗矣。有墮其術而傷資者，銜之甚深，乘間竊與其女私通。蓋聚賭必于夜間，且設局多在深房密室，易于勾引也。後竟誘其女同逃，置一函于几上，備書所喪之數。云其女初次破瓜，應抵去若干，自某月某日某時交歡一度，抵去若干，餘銀若干，以作絕賣身價。其人見之，不敢聲張，仍操舊業如故，可謂頑鈍無恥矣。

富家打和尚

國初時，長洲巨富沈萬元，擁資百萬，開典鋪數處，市田萬餘畝，將黃金鑄成羅漢十八尊，供奉佛堂內。祇一子，愚憨特甚，臨歿囑之曰：「汝切記放債莫討帳，種田莫插秧，無錢打和尚。」蓋教以開典收租爲業，如貧則取羅漢打碎變賣也。子恪守其語，取銀徧借于人，無一歸償，盡逐田戶，聽其荒廢。不十年，遂大貧。因記打和尚之語，適有遠方僧人，登門募化，遂持械擊殺之，以鬥殺論，抵行賄賚緣。始以瘋癲減等，而家已破矣。

董阿祥投子報怨

無錫潘書堂，上舍錦耀，能詩，工畫山水，尤工鐵筆。壬申之秋，來游揚州，時時過談，慰余寂寞幸矣。與余言其姑丈，楊振西之妹夫侯某，素習申韓，「晚得一子，取名德培。他人抱兒，兒則嬉笑快樂，其父抱兒，兒則伸拳打父。長大後，無惡不作，忤逆父母，浪費家財。及父歿，母鳴官拘禁，逾年病死。一日，楊振西德培之姊夫寶五，夢見德培枷鎖而囚，曰：『懺侯德培，胡爲至此。』」鬼曰：『我是董阿祥，孝侯德培也。』寶問之故，鬼曰：『我爲盜首被獲，坐法當斬。侯某當刑名，索我多金，許我免死。誰知受我多金，仍置我死。怨氣難消，投子耗其家財，以雪我怨。』寶曰：「

如此。

馬姓投死得生

無錫馬某，歲末欠人百金，無處打算，避債惠山背後，將欲尋死。見一人先躲在彼，馬另尋僻地而去。至僻地又見此人，因而交談，同病相憐，嗟嘆不已。某謂馬曰：「我欠數萬金，家中祇存數千金，無濟于事，不得已以死了之。君家欠債百金，何必尋死？我寫一字與君，速往我家取百金去還債，莫管我事。」馬受字條，力勸某勿死，我到君家自有安排。」因託坡佃看守某君，不放手其死。馬持字到某家，見索債人衆，喧嘩不休。馬曰：「諸公勿爾！某君是一長者，爲諸君索逋，躲身山背後，欲尋死。被我救活，特來報喜。某若喪命，諸公何安？」衆聞言大驚，遂邀馬同去訪某于山後，好言相勸，候發大財還本免利。從此斷不上門索逋，挽某同歸。馬得百金還債，歡喜過年。嗣後某果發大財，馬亦小康，兵燹後尙存一孫。

馬貞烈女

馬勞壽，世居無錫北門打鐵橋，開馬永和銅器鋪。亂後無力開張，讓堂兄獨開，己爲幫夥。妻范氏死，遺一女，今從其母姨施范氏，在其母舅范霞卿家過活。范住堰橋鎮，離城二十里，女性孝，不忍棄父而去。馬慰之曰：「汝年幼正好習鍼黹，且免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女勉從之，與施范氏同住關上。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因范霞卿病重，施范氏陪夜，霞鄉子阿金素無賴，慕女姿色，乘夜登閣行強。女以單被裹身如繭，呼號求救。阿金以雙膝擠其腹，以棉花塞其口，氣閉而死。范馳書報馬勞壽，言甥女與阿金和奸，姨母撞見，羞愧自盡。馬當被瞞過，合邑

不平。訟于官，開棺相驗，始得其實。阿金懼法，服毒而死。六月初六日，霞鄉亦死，官府爲貞女請旌，紳士爲貞女立傳，徵詩焉。亦足慰貞魂于地下矣噫！

賊來先兆

宋聘侯大璋，令浙江之桐廬縣。爲余云：「粵賊未陷桐廬，前數月，每日欲落時，輒聞鼓樂聲，似出地中；又似在天上，野外地生黃毛，長三寸許。又田中生黑豆，形如人面。後賊來，殺戮甚慘。」

勒賄速報

浙江秀水縣令翁某，健吏也。歷權首縣，甚有能稱。同治五年，到秀水任。時大亂初平，鄉間有富室，當賊來時，圖報聚會納款於賊，爲鄉導。事定後，有無賴數輩，時挾持之，指爲賊黨，勒其萬金。始釋之，然其人已破家矣。而幕友家丁，差役之需索猶未已也。其人不堪其擾，遂自縊。隔半年翁正睡，忽見其人來床上坐，以手摩翁足去。當夜卽生一疽，數日後潰爛不止，半月而死。死時自書遺囑，將此事歷言之，囑將所得萬金，作功德贖罪。歿未久，妻子相繼而亡。

貪酷惡報

西江某縣令，浙人也，爲政尙猛。是時各處方戒嚴，某適署某縣事，凡面生之人，捉得悉殺之。有一日殺至十餘人者。事定後，大府聞其酷，劾罷之。某擁宦囊歸，僑寓江北，享用過於貴達。一子已舉孝廉，又捐部郎，不數年，其子

典史爲友伸冤

寧波一參將某，納一妓女爲妻，攜之赴任。適以事進省，乃將署內事託其堂兄。會署前演劇，妓欲往觀，堂兄不許。妓有所私，而堂兄素嚴正，稽察甚密，又不得遂意。妓恨甚，某歸時，妓乃向訴，稱堂兄調戲。某不聽斥之，妓愈恨。會某至道臺處有公事，妓詐稱有疾，請其堂兄看病。蓋堂兄素善醫理，堂兄進內診視畢，出房時，值某歸，見其堂兄從房內出，心頗疑之。及進房，則妓痛哭流涕，訴稱其強姦狀。某大怒，將其堂兄用皮鞭打之數百，立逐其出署。堂兄與寧波典史相好，卽往投訴其實情。典史以好言慰之，留住捕衙。數日後，某忽翻然改悔，向捕衙處請兄回，認過不遑。堂兄坦然不疑，從之歸。歸後甫進門，某令從卒將堂兄眼珠挖出，肚皮破開，堂兄立斃。某以薄棺殮之，告某典史云：「急病亡之。」典史心疑，亦不能明也。典史任滿回省，在船中夢見某之堂兄，浴血來泣，告曰：「我爲惡弟所害，與汝至好，不能爲伸冤耶？」諄囑而去。次夜又夢之，典史遂作一稟，到省後投之撫軍。時馬官保撫浙，見稟大駭，傳典史謂之曰：「此事必須開棺，如無傷，汝當得大咎。」典史以如無傷，願認開棺罪。乃檄寧波太守，開棺驗之。當未開時，某猶倔強，喝典史與之執辨甚力，及驗，則其堂兄遍體鱗傷，肚破眼瞎。太守遂將某參將及妓解省定案。某立決，妓亦絞。事後有人問某典史：「君何胆大若此？」設開棺無傷，君豈不當抵罪耶？」某典史曰：「數月來恍恍惚惚，不由自主，直至案定後，始覺神情清爽。回思殊險，不識何以當時胆大若此。」識者謂某堂兄魂附典史以伸冤云。

竹枯示兆

拍案驚異

雲南巡撫署中有竹數萬竿，青葱彌望。忽於戊午秋間，二三日內，數萬竿一齊皆萎，且即乾枯，似所過許久者。時中丞爲徐新齋之銘人，皆決其不得善終，後果遭嚴旨拏問。

借陽光壓陰氣

雲南項太守，失名；素在省城，當發審局。一日在家假寐，忽睹僕人持帖請會審。某正思衣冠，回視已冠服儼然矣。出門登轎，所行但屬黃沙謎目。須臾已到，見一大衙門，並非府署。某下轎進內，見一大月臺，臺上排列數公案。塔下來往，約有百人。有數相識者，亦在其內。見前岷明縣王月樵，似吏人裝束，捧文書至公案前書稿。某趨上與之招呼，王亦不答。某上至月臺，有一官謂之曰：「汝來耶？且暫坐最下一位。」坐定後，聞殿上有人傳呼曰：「今日審杜文秀所戮之案。」傳呼畢，便見數千人頭，滿地飛滾。忽聞殿上大聲一呼，頃刻陰風四起，風定後，一物不見。某自思此豈冥司耶？遂涕泣求還。其上一位謂之：「不必懼，此非汝位也。此章公源之位耳。杜文秀係鬼宿旁一小星，原遣下界殺人者。今因審錄罪囚，以陰氣太甚，借君陽光壓之。事畢君可歸矣。」又令二役送之。甫至門，二役一推，倏爾遂醒。見家人圍繞哭云：「死去三晝夜矣。以心尚溫，故未殮也。而某在冥中，只覺數刻耳。」

一門忠義節烈

張鏡江太守，同登在滇，統兵剿賊。其子大令，亦在軍中。一日人報某處有警，太守遣其子率兵赴援。夜間有聲如雷，落其屋上。張令人梯視，見令箭一枝，插在屋脊。取下視之，上畫黃龍，非常用之物，舉室驚疑。次日報至，其子已陣亡矣。後張亦陣歿。張之夫人施氏，聞信亦率其媳投繯死。一門忠孝節烈，惟令箭之來有自也，令人莫解其故。

犬鳴冤

同治六年秋間，伍祐場官金君，蓄一犬，被吳裁縫剪傷犬鼻，血流不止。奔到場官案下叫喊。官謂犬曰：「誰人傷汝鼻？汝引役去拿來。」犬遂向前，奔至吳店，伏地而死。役鎖吳至衙，官罰吳厚具衣衾棺木，以禮葬之。令吳白衣為犬子。嗣後吳連喪三子，家業蕭條。吾次女寄居伍祐場，親聞其事，對余述之如此。

陸給諫懲無賴僧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火光。次日，廟門前地下似有物拱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官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眾，觀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寺僧。蓋于除夜密埋一佛地下，堆壘黃豆數十觔，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為歛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鈔錄曉示。當其至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陸乃自執棍打之，其泥猶濕也。一時皆服其識力。值尹杏農侍御巡北城，有山西鬼呼冤事，人遂為之語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生小廟拿神。」

戒殺善報

吳和甫侍郎，在浙所取優貢姚樵者，係江蘇同知姚公之子，年甫弱冠，侍郎絕賞識之。丁卯春，錢塘王松溪孝廉麟書，夢至學署，見侍郎坐堂上決事。下跪鴨子數隻，作人言求大人，今年優貢望取姚樵。侍郎初不許，鴨來益

拍案驚異

衆，曉曉皆求此事。見侍郎領之，鴨始退，王亦遂醒。醒後曾向譚君仲修言之，皆以爲妖，一笑置之。逮秋間優貢榜出，則姚樵儼然在列焉。蓋姚年最少，又係新進，非特拔未必得也。侍郎交卸後，譚君進署，始言此事。侍郎特召問之，姚自言其家自高曾以下，至今數世不殺生。而於雞鴨尤爲深戒。因共嘆食報之不爽云。

淫婦殺子伏誅

侍御某，中年喪偶，續娶妻某氏。前妻遺一子，甫數齡，未幾侍御亦死。其氏性淫，毒虐待其子，凌辱不堪。侍御役後，某氏大有外遇，公然宣淫，而人前猶僞爲清潔。一日某氏爲隣婦招去作葉子戲，下午值所歡來見，某氏不在家，乃告其子曰：「今日我夜裏來，可轉告汝母，作水餠餠等我。」言畢而去。其子遂尋至鄰家，當衆人前照所囑之語告某氏，鄰衆哄然一笑。某氏羞愧難當，叱其子歸而已。亦隨即回家，痛恨其子，用馬箠笞之數百下，忿尙未息。而所歡來，某氏譙讓之，所歡曰：「我原令其俟汝歸時再說，未令其往鄰家也。」亦以脚踢之。兒已奄奄一息矣。某氏與所歡商議，此子萬不能留，留必爲害，遂以利剪闔其勢，兒一痛而絕。某氏裹以席片，令所歡埋之。攜出之時，天甫四更，滿街寂靜，所歡出門數步，便見有十餘人談笑而來，懼而回。少頃復出，又見之，如是者數次，天已大明，不得已仍臥炕上，復以被蓋之。詎知隣人晚間，聞兒啼哭聲，夜半闐然，心甚疑。次日至其家探之，入門便問兒所在，某氏色變，告以病。鄰婦歸告其夫，同往堆上報明，稟官驗之。步軍統領奏交刑部，議以某氏故絕夫嗣，抵罪，所歡亦伏誅。此壬申正月間事也。

雷擊姦騙

蘇州至杭嘉湖，及各村鎮，有所謂「航船」者，人納一緡，得一席地，男女混雜，最爲不堪。有某氏婦，由蘇回嘉

與搭航船居於中艙。後稍有南貨店客與婦所居，相隔一板。一夜婦正睡，忽見南貨店客由艙後蛇行而來，至婦榻前。婦正欲呼，南貨客以手中洋銀二百元遞之，謂婦曰：「只求一夕歡，此洋聊助脂粉。」婦貪其重賄，許之。從此每夜必會，不數日抵蘇，停船後，客忽大譁，謂失去洋銀二百元，與舟人大鬪。舟子謂衆客曰：「是必須各人檢點行囊，方可洗清身子。」於是衆客均不登岸，聽舟人檢點。乃搜至其婦囊中，則洋在焉。衆皆譏讓某婦，婦氣結目瞪，不知措詞。又難以實言告衆，即涕泣上岸去。客得意洋洋，仍到店中生理。次日正午，天忽無雲而雷，客擊死店前街上，手捧洋二百元。有知其故者，謂某婦昨日歸後，向其夫痛哭流涕，夜間已自縊矣。書此爲刁姦詐僞者戒，並以警婦人貪財被騙失身鑑焉。

狐壻

無錫華氏女，美姿容，年十六。一夕三更時，見窗開有物黃毛如貓，床前一旋，變爲美男子，黃皮在地，登床私女，舌塞女口，女遂昏迷。雞鳴下床，捲皮而去。從此夜夜來。十日後，女面黃身爛。母疑問女，女告之故。母住隔壁房，有門通於女室，夜伺女床後，果見黃毛皮在地，取皮置之溺桶中。狐索皮不得，赤體不能去，進房見母，苦求還皮。母曰：「皮已置溺桶中矣。」狐泣曰：「皮穢無用，我安所歸？」母慰之曰：「汝既與我女有緣，卽爲我壻，不亦可乎？」狐遂下拜，執子壻禮。母命王媽取衣衫冠履與之穿戴，居之高樓，爲東床嬌客。狐壻通文墨，精書算，代母當家，甚相得也。後生兩子，無異於人。王媽揚州人，今年五十餘歲，現在王佩卿主事家服役。王太太人口述三十年前親見狐壻一事，真實不虛。壬申冬月，王佩卿與余同寓揚州，偶談其事故，特記之。

琵琶蛇

有富室，每年夏秋時，脚必浮腫，漸至股際。秋深方愈，明歲復然。醫者莫明其故。一日，偶送客出門，丐者適遇見之，曰：「此蛇毒也，家中必有異蛇。」徧觀室中，見臥榻下地板有一洞，僅大於錢。駭曰：「在是矣！」約明日來治。攜一竹箕，中貯黃色蛇二，俗名「黃鰻蛇」者，先取其一從洞中放入，初聞震撼聲，繼而寂然。丐曰：「殆矣！」復放其一，聞聲如前。丐命盡去地板，見兩蛇共盤一物，身如琵琶，灰黑色，曰：「此亦蛇也，其性極毒。」乃厚酬之，富室之病遂不復發。

鍊身寶筏

鍊身寶筏四帙，係友人鈔本，余借歸手錄。亂中失去，所載均修鍊養身之術。內云：修仙之法，必得真傳，自東華帝君傳於鍾離權，權傳於呂祖，後分南北兩派，均有口訣，真傳不落筆墨，今世所傳，皆旁門外道也。旁門六十二，俱可成正果，精其術者，五百歲後得屍解，少亦三百歲，略得其法，亦可延年百餘歲。外道則喪身速禍，卽倖獲延齡，終擢天譴。旁門中有鍊嬰兒一條云：「人生未過四十者，均可以鍊。聰明之士，根氣深者，一年卽可離窳，愚鈍之輩，須六七年方能。嬰兒初出，僅寸許，不可離床，須用帳帷遮護。三寸許，始可室內行走；尺許，便可出遊；至三尺許，卽飛行空中矣。長與身等，是一；或分或合，變化莫測。入手之始，須辨明陽魄陰魄之分。鍊陽魄者，成形後，言動飲食，與人無異；鍊陰魄者，形仍如鬼，能見人，而人不能見。自修鍊至成形，極速七八年，極遲二十餘年。若四十以外，精氣已衰，不能鍊矣。」外道內有補腦一術云：「人生命根在腦，幼時如漿，二十後如水腐，漸漸凝結。五十後如枯木矣。藥品內獨無補腦之味，惟中年後將顛門貼幼女牝戶而寢，取陰氣補養，則腦可津潤，不至乾枯。」曾見雜說中，明人張幼子素習此術，至八十餘，童顏紅潤，壯健如少。日自謂可致長生，後被盜戕，採補喪生，其明證也。所載各術甚多，不能盡憶矣。

蘇州巨滑施商餘

康熙初年，蘇州巨猾施商餘，豪橫鄉里，勢焰薰灼，貪官污吏，多與結交。偶有睚眦，大禍立至。民間相習，每云：「汝不是施商餘，何必怕爾？」其爲人側目如此。一日，偕其黨游支剛山，遇一少婦乘山轎，摩肩過，其色絕麗。卽令其黨竄取歸，婦固其生妻也。歷控各官，俱不得直。適巡按李公蒞任，往訴其事。李率兵役自往搜之，於地室中得某妻，並獲積年強佔婦女十餘人，私閹幼童兩人，並得其通海逆跡，遂置之法，籍其家財盈百萬，自後豪強頗爲斂跡云。

老儒辨報應

昔有老儒安分讀書，束修自好士也。祖業頗厚，性喜周濟貧乏，家遂中落。素擅文名，久躡棘闈，得而復失者屢矣。暮年困頓益甚，子孫無繼書香者，意緒無聊。隣村有同歲生，素雄刀筆，攫取人財，如探囊物。館於富室，誘其婦，挾貨逃歸，囊橐頓充。藉以營運，心計刻薄，析及秋毫。數年後，家業大昌。未幾，舉於鄉，援例得中，翰墨皇然，縉紳門第矣。婦生三子，長次均登仕籍，幼亦游庠。年逾七十，強健如少壯。偶春日閑游，與著老宿儒相遇，富貴壽考，自誇得意，喋喋不休。老儒意甚不平，歸作一文，焚神廟，責其善惡之無報。夜夢神召之，厲色相待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冥律昭彰，有何可議？」老儒曰：「以吾所見，善惡兩無所報者，多矣！同一善，而有報有不報；同一惡，而有報有不報者，多矣！且善有惡報，惡有善報者，多矣！同一善，而有得善報有得惡報；同一惡，而有得惡報有得善報者，多矣！冥司定律，固如斯乎？」神曰：「若有不報，時辰不到。汝未知耶？果如是說，亦不過遲之數年，遲之十數年耳。」「人生祇此百年，時乎時乎，不再來。」神曰：「善人偶有小惡，亦必予以薄譴；惡人偶有小善，亦必畀以微福。」

汝無徒執目前之見。」老儒曰：「小善小惡，不過就所行之事，略指一端耳。未有善人終身行善，終身皆受者；皆惡報；惡人終身作惡，終身所受皆善報者也。」神云：「善人行善，豈能事事皆善？惡人作惡，未必事事皆惡。或功罪相抵，或禍福互見，彼此較量，默具權衡，汝何足以知之？」老儒曰：「是又不然。善人行善，而所受惡報，即從行善而生；使不行此善，即無此惡報矣。惡人作惡，而所受善報，即緣作惡而得；使不行此惡，即無此善報矣。此又何說？」神曰：「凡人生平，各有應得之分，貧者自貧，賤者自賤，不能因行善而驟與以富貴也。富者自富，貴者自貴，不能因作惡而頓加以貧賤也。各視其人之本分，豈能盡爲轉移？」老儒曰：「若就本分而論，人本富貴，富貴即其本分也，何以有行善，而反致貧賤者？人本貧賤，貧賤即其本分也，何以有作惡，而反得富貴者？轉移之理，不應如是。」神曰：「善人性本耿直，每招人忌，易致排擠。惡人習成諂媚，每受人憐，易於援引，苑枯之途，半由自取。」老儒曰：「吾見善人得惡報，有受人排擠而得者，亦有不受人排擠，而天羅地網以困之者，人所不料，亦已所不料也。惡人得善報，有藉人援引而得者，亦有不藉人援引，而神差鬼使以助之者，人所不測，亦已所不測也。豈可盡諉於人耶？」神曰：「爲善不昌，祖父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父有餘德，德盡則滅。世人不知此理，妄生疑惑耳。」老儒曰：「吾見兄弟兩人，一則終身行善，而終身受惡報；一則終身作惡，而終身得善報。豈祖父餘殃之報，專令行善之子孫受之？祖父餘德之報，專令作惡之子孫受之乎？」神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行善而得惡報，其人必前生作惡者也；作惡而得善報，其人必前生行善者也。合數世而乘除之，豈僅拘泥目前之見哉？」老儒曰：「前生行善，積有善根，何以今生反使爲惡人？前生作惡，造有惡孽，何以今生反得爲善人？若前生之善，必使今生爲惡人，而後受善報；前生之惡，必使今生爲善人，而後受惡報。揆之情理，毋乃悖乎？且前生爲善，今生因作惡，而始獲善報，則今生之惡，必俟來生爲惡人而始報矣。循環不窮，反覆無定，何以取信於人世哉？設遇世世行善，世世作惡，及善惡兩無之人，又將何以處之耶？」神頷首久之，一鬼幕至。

舉手向老儒曰：「陽世詞訟，有審訊公允曲直分明者；卽冥司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有判斷舛錯，是非顛倒者；卽冥司之善有惡報，惡有善報也。有延宕捺攔，案懸莫結者；卽冥司之善惡兩無所報也。陰陽一理，何庸曉舌？且君不見隨園太史之論乎？第一次混沌開闢時，已定有成業，後來天帝亦不過照案辦理而已。夢夢者天，茫茫者地，何不向毘靁國王一詢之？」老儒醒後，怨尤都泯。每向人云：「吾欲剖拆此理，且俟諸十二萬年之後。」

猛虎入城

由宜興至蘇州，順風走太湖，一日可至。聞故老云：有柴船夜泊，虎忽臥其艙下；舟人不之覺，將柴堆積其中，虎不爲動。其船一夜至蘇州，逕進齊門，將柴担賣柴盡，而虎突躍登岸，居人從未見過，倉皇四走。門戶盡閉，虎入王家花園，踞地怒吼，人莫敢擾。中軍恭將，督領兵弁擒虎，遠望不前，點放鳥鎗，虎墜不動。有匠役素善舉五百觔物者，手斧當先，持械隨其後者，十餘人。虎躍起欲攫，觸巨石側倒，傷其後足。匠趁勢進扼其腰，衆械奮擊虎，臥地喘息。弁兵望見，擺隊而前，遙喊助威。虎遂斃，扛抬而去。城中搏虎，亦一奇事。

府學門匾蜂窠

乾隆癸丑，會試前，蘇州府學門匾上，結一蜂窠大如盤。是年潘文恭以第一人及第。道光庚戌會試前，明倫堂匾上亦結一蜂窠，羣喜必得大魁。是年三邑，竟無獲雋者。瑞應之來，必視乎人；苟無其人，瑞亦虛生。古來似此者不少。

高郵朱孝子

朱孝子，高郵州界首鎮人，薙髮爲業。事母純孝。母歿，葬界首河邊。同治五年大水，清水潭壩將倒之時，朱伏母墓以身蔽，冀求天拜地保佑母塚，免遭水災。水勢橫衝，到墓分散而逝。水退，田廬盡沒，朱母一坏，居然無恙。由是朱孝子之名，無間遠近，慨然欽服。自後李中堂舟過界首，紳民以朱孝行告聞。中堂命之見，賞白金三百兩。朱叩辭不受，賞以官職，朱更不受。中堂奏聞，請旌立「孝子坊」。於其母塚之側。朱至今尙存，仍以故業爲生，俞燮齋茂才云。

義僕代生死

同治初年，吾友松聽濤刺史爲泰州牧。羣盜夜犯衙署，聲言要殺州官。松走出遇盜，刀劈松頭額，危極之時，僕王某從內挑出大呼曰：「我卽州官也！」盜殺之，松得脫難，憶僕之義，真謂罕聞云。

李義僕殉主難

李某不識何處人，服役河南密縣，張濂渠大令志周，蓋亦有年。道咸間，張公宰豐縣時，捻匪作亂，張公與李僕同時遇害。初賊入縣堂，李持刀殺賊，以身蔽主公。賊衆不能敵，主僕皆死。嗚呼！主死忠，僕死義，不其偉歟？

顧太守失察顯報

吳子敬封翁啓，與余言揚州亂前三四年，元旦，顧太守出門行香，有賈人懷洋銀二十番，走出店門，失足撲地，懷中洋銀迸出。太守乘輿適過其門，差役見財起意，謂賈人闖道，索詐洋銀。賈人不予，役還稟官，誣賈人闖道胡言官怒，發縣重責四十板，放之歸。賈人憤極，投繯死。妻見夫死，身無所靠，亦從夫亡。母見子媳如此，一慟而絕。越

一月，顧太守與幕友座衙齋議事，見陰差來，渾身發冷，突起疔泡，心爛而卒。當時同座師爺，亦見陰差而身無恙，噫！爲官者可不慎哉？

張麻子

西寇所到，殺人如麻，尸積遍野。有何氏子，年二十餘，逃至丹徒界，意欲逃至江北。途中適與賊遇，何見賊旂逼近，無處躲藏，急將尸覆身上以避賊。賊過盡，何起見月色微明，時已二鼓，整衣將行，忽聞鳴鑼呵喝而來，意賊繼至，復伏身尸下。聞人聲已近，繼聞驗尸報名，何偷覷之，見一官明服，公案危坐，差役翻尸驗報姓名。傍一書吏執筆登册，及見何，駭曰：「此人當死於七濠口，張麻子之手，何故在此？」驗畢而散。何聞衆已去遠，坐起，思此必冥官查明，應却人數，我該死於張手，數已前定，復奚逃！卽望七濠前行。至其處，男婦老幼三十餘人，坐地怨泣。何問故，衆曰：「我輩至此，想過江逃命，不料無錢，舟不肯渡，祇得待死於此。」何聞言惻然，自念我有洋銀四十元，此身已在劫內，不如相贈，以救衆人。於是代給舟資，餘洋散給各人，作口食之資。衆謝登舟，請何同渡。何不肯行，衆再三強之，何堅執如前。天漸曉，喊聲大振，何曰：「事急矣，汝等速渡，無自誤也！」衆又拜謝，垂涕而渡。輒已天明，見一賊麻臉黑色，持刀乘馬，洶洶而來。何大叫曰：「張麻子，汝來了，我已待久矣！」賊便停馬，細視良久，拋一包於地，回馬竟去。何拾視之，見帛裹全條數支，約重二十餘兩，洋銀十餘元。自知大劫已過，遂渡至江北，賃房住居。後遇救渡衆人，感其德，作伐娶妻，生子。平定後，攜眷回里。何係常州武進邑西鄉人。張志仁曾至常，聞友人章金魁述其顛末，惜忘其名，故特書之。

雷擊惡婦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吳敬翁步至地官第隨安齋，與余暢談果報。因說：「昔年常州某鄉有一夫，收得會銀二十元歸家，其時鄰婦在側，見此會銀，翌日銀忽遺失。其夫出外，其婦即向鄰婦索銀。鄰婦力爭，以絕嗣罰誓。失銀之婦，有事出外，鄰婦私至其家，用釘釘斃其子，以爲誓驗。黑雲密布，雷聲震天，提鄰婦出門，擊死在街中。手捧洋銀二十元，被釘小兒震活。」

婦人變虎

婺源程植三，齏尹，與余言道咸間，廣西古州某鄉村婦，忽變爲虎，祕置房中四十九日，倩道士來誦經，施食酒飯告之曰：「此後不許回家。汝既爲獸，宜歸山林。」告罷，用戈矛火器逐婦，虎歸山。婦虎垂淚奔去，亦一奇事。

雞火

饒之樂平，有葉某，素行強橫，人皆畏之。於是豪霸一村。葉家失去旌雞一隻，鄰家一雞，羽毛相似，葉即冒爲己雞。鄰婦誓不肯與，葉即叫罵。其夫自外歸曰：「一雞之小，何得如是？」遂與之。葉提雞至家，以破布條纏雞足，雞奔出外，追之，至鄰家。雞竄灶前，見葉追急，飛入竈內。適鄰午炊，灶火正熾，雞見火即出，足係布條已燃，復追入己屋。雞見人衆圍捉，即飛上樓，著處皆燃，房屋盡焚。葉祇顧入搬物，被火燒傷，醫藥罔效，疼痛難禁，號呼數日而死。一生強橫，竟受此報，人之強橫不法者，當此爲鑑。

犬異

婺西樟村項姓，養一幼鳩，年十二歲，家蓄一犬，吃剩飯盛之以籃，挂於梁下。每日項與妻出外，則被犬竊食。項

妻皆謂幼媳偷吃，常毒責之。隔壁空屋數間，某先生訓蒙在內，一日知項家無人，聞拖凳聲，至掛籃處，犬以後足立凳上，以前足將籃探下，菜飯食完，將碗放入籃內，蓋好挂上，將凳移開。其夫妻回，又責媳。先生聞之，則代白其冤。犬即怒視而吠。先生見之大懼，反身回館。犬即逐而齧之。項怒杖殺之。道光年間事也。

忠伶

伶人王光悅居婺西之王村，幼失怙恃，無叔伯兄弟，漂流於外。至歙界，遇梨園收王習副淨脚色，稍長藝絕倫。一齣出，則衆稱賞不已。又精武藝，槍棒甚熟。因寇亂失業，時已娶妻生子，家亦小康。值團練招勇，王即應募，屢與賊戰，斬賊目數十人，屢得戰功。後於咸豐十年，與賊戰於思溪，賊敗而奔。王乘勝追之，爲伏賊所圍，雖一身被圍，尤能奮勇殺數人，寡不敵衆，力盡遇害。當局諸人，厚葬之，附祀忠烈祠。

費姓善報

賊破常州，居民望江北而竄。有富家婦偕婢逃至七濠口，婢因急渡江，荒亂中失去首飾匣一隻，內貯金銀珠寶首飾，約值數百金。後有費姓，年僅十九，見袱裏匣，知是逃難者所失，遂身坐其上，守候失主。少頃，主婢至岸，方知失去首飾，婢即登舟，復至其處尋覓，不見，祇見少年坐地。婢向前萬福，問曰：「郎君到此幾時矣？」費答曰：「到已久，汝問何故？」婢告以失。費曰：「物在，汝勿憂。但將原物見還，當何以報？」婢思主人之物，不能以物相酬。沉吟不能對。蓋費視婢年輕風漱，心實好之，而不能出諸口。則曰：「吾不重物。」婢已覺，遂慚作言曰：「身報可乎？」費聞言甚喜。時在夏末秋初，蘆葦叢茂，約會蘆中。費令婢先入，婢將蘆葉鋪地，裸臥以待。費入，見婢出身露體於日光之下，遂轉念曰：「日光朝照，豈容人行此污穢事耶？」急以袖掩面，令其速起穿衣。婢恐不肯見還，又

促之曰：「君來不妨，妾不食言；君欲圖報者，正在此耳。」費曰：「汝休矣，前言戲之耳！吾敢沒良心而欺天日哉？汝急著衣，攜匣快去，此間不可久留。」於是二人急渡江而北，婢見主母，呈上原盒，及備述費之難得，主母亦稱歎不已。數月後，賊餒稍靜，婢隨主人回家探望，登舟渡江，舟中二十餘人，行至江心，風浪大作，舟將覆，內有一白髮老人曰：「汝等或做虧心事，速速明言，可以保衆性命。」衆云：「無！」忽見一少年狀貌甚偉，自陳在七濠口所遭顛末，立刻風平浪息，安穩至岸。衆叩其名姓，答云：「費某。」如是婢之主人，請與同行。詢知子然一身，遂攜至江北，贈婢賜金，令同居焉。

活人投猪

婺西畢坑，有黃某，趙某，友善多年。黃家頗裕，趙僅自給，離黃家數里。趙因歲暮缺用，向黃借銀十兩。黃即如數相付，款待以酒，殷勤相待。趙遂大醉辭歸，遺失銀與黃家桌上。趙至家，妻見其醉甚，即扶歸寢。趙昏昏而睡，毫不記憶。至天明始醒，急檢兜肚，竟無仔細思之，記得銀放黃家桌上，起卦在黃家，即赴詢黃，硬抵賴不承。趙無可如何，垂頭喪氣而歸。妻駭其狀，詰得故，歎曰：「何不早言？我有錢數千，如不足，再質衣飾，何用借爲？」趙忿曰：「悔未與子謀，至有此失耳。」妻云：「無憂，鄰家母猪將產，買一蓄之，售出可償此債。」數日後，母猪產，內一牯猪較大，遂買蓄之。猪長甚速，黃於猪產日得疾，昏臥經年不起。次年，黃妻令子向趙索銀，趙告以售猪，即可償，遂同黃子看猪。黃子一望，實非猪，是其父，駭極歸告母。前賴銀事，其母盡悉，即令持券，並銀付趙，誑之曰：「吾母云正要猪用，今與叔商，貼叔糠食銀十兩，付猪繳約，與叔兩清。」趙諾，猪交黃子，至中途，猪斃，黃子埋之。黃父霍然而愈。此道光念六年事也。

點化不悟

景德鎮王家洲於同治七年四月下旬，忽來一爛脚乞丐，手捧一桃，大如飯碗，半青半紅，繞洲連聲呼曰：「晝夜不息，人皆惡之。至五日，遂不見。後於五月十二三，連雨數日，水大漲，居民房屋人口猪牛，逐浪奔濤，不計其數。王家洲上聚看者，數百人。忽洪水洩開洲岸，洲在河心，上面五百餘人，波濤洶湧，岸上人束手無策，不能往救。波浪滔天，洲遂沒，人皆溺死。前丐是仙，幻形點化，惜人不能解悟耳。」

瓜蛇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旬，揚州南門外忠烈坊，朱鐵匠家，小徒買一西瓜，約兩觔，破開，見內有一火赤練蛇，長尺許，粗如指，蜿蜒而出，扑殺之，細視瓜皮無破痕。

義夥

戴呈，婺之巖前人，少孤貧；二十歲時，因偷富家竹，富家知之，將捉治罪，遂避於山中，不能出。有種山者，蓬居，故戴得以棲身。種山者謂戴曰：「子徒避於此，終非久計，不如外地謀事，以爲長策。」遂助戴資斧，至常德府之德山，代客運糶，至金陵，往返數次。後遇洪姓客，亦婺人，見戴爲人剛直無私，遂聘爲夥。數年後，洪抱病，自知不起，托戴扶持妻子，料理家務。洪遂卒，洪住家金陵，子幼，資財數千，盡交戴經理。每年歲祇取工食，毫不多取。代洪延師訓子，洪子廢學，戴卽苦言相勸，繼之以泣。洪子愧悔，發憤讀書，戴卽喜。後洪子成孝廉，家業數萬，皆戴力也。戴素不識書算，代洪經理，數十年並無賬籍，及老辭歸，謂洪子曰：「我不識字，故無賬籍可憑，當於汝祖先堂下焚香表我心蹟，庶免後人口舌。」洪子不肯，堅執不移。遂焚香對天立誓，又向洪祖先剖白一番，而後辭衆登舟歸。數年無疾而終，年八十餘歲。其子孫縣昌盛人，咸謂其忠義長厚之報云。

陳孝廉功過顯報

陳茂才南通州人，失其名，風度秀美，年三十餘，名士也。家貧，受徒爲業。道光丙午鄉試，陳至金陵就寓，至一家樓上。陳甫出，客即奔至上樓，尋銀不見。問主家，回不知。客鳴官，官追店主，相延歲月，各耗錢財。陳落第歸，患疽半年，銀盡瘡未愈，失館年餘，困苦莫狀。歲暮，在鄉間向契友貸錢，友不在家，陳歸途中遇雪，急奔沒脛，天晚不能行。忽憶前面有一生，向前徒家叩門。內有一少婢出應，陳告之故，婢反白主少頃，一媼婦出，年三十許，態度妖嬈。延坐中堂，謂陳曰：「家門不幸，先夫去世二年，弱子往外未歸，如此大雪，先生從何處來？」陳告之故，婦曰：「天雪又晚，先生非他人，屈膝寒家，明日歸宅。」命婢淪茗具膳，婦在慇懃勸餐，令婢掃榻鋪被，請臥。陳入房，門猶未關，婦竟入向陳調笑，拉與同寢。陳始亦惑，嗣而思曰：「我淪落至此，若再作喪良事，能出頭乎？」遂誑欲大解，乃脫啓關出，冒雪奔至半途，跌入坎下，昏暈雪中。曠隴間，聞神語曰：「吾等計李星也，因汝丙午南省事，上帝命纏汝，今可續愆，吾等去矣。汝更努力，青雲不遠。」須臾，陳醒起，如履坦途，至家，妻猶未寢。問故，以他詞答。次日，友來贈金若干。明年，代覓館，已西捷南宮焉。陳對人自述，頗末如是。

華祖木像生靈芝

蘇州城外有華祖師廟，以仙方治病，禱者雲集。道光初年，左手小指上，忽生一靈芝，長僅寸許，色如珊瑚。一時哄傳，觀者不絕。忽有一無賴子，於人叢中挺身直前，折之而去。自後仙方俱不靈驗，求者亦寥寥矣。

觀音鬪麗

乾隆三十二年蘇州城外籌會爭勝誇靡闐闐，窮工極巧，城中裝飾觀音者，係過龍關前貧家女，秀麗堪稱國色；城外思有以勝之，無從訪求，遂覓一個美童裝扮，色亦美豔異常。見者稱爲雙絕。哄動一時，觀者如狂。三日而罷，所費不貲。後女爲徽商以三千金購去，童入揚州鹽商家，不知所終。

伍相國劍

舊家傳，伍相國故劍，在胥江內，時露光怪。嘉慶年間，一漁人於月下見一劍浮水上，長四五尺。漁人移舟就近欲撈取，化作白光一道，掠水而去。又云胥門堞樓上有一鐵環，係當年懸首之物。查蘇城屢經沿革，豈有當時舊物仍存之理？附會之說，殊不足信。

盆花結訟

蘇州虎邱山塘有盆景花木，有老翁手自培植十數盆，精美絕倫。開花結果，按時不爽。爲富室某偶見，願以重價購之。老翁執意不肯，其物每夜均置露台上，一晚盡失。後知富室賄捷盜所爲，遂訟之官。於富室家內起獲原贓，而富室以爲用價買於不識姓名人。官意亦袒之，案因不結。而物遂入官。適中丞某，性喜玩物，卽以獻之。中丞大悅，未久，官得薦擢矣。真鵠蚌相爭，漁翁得利也。

得千金斃一命

富人汪某，擁資百萬，交結官場，勢甚烜赫。有無賴子，屢次尋釁。一日，伺於路，而冒之。汪令人招之至，溫顏相接。詢其平日，在燭鋪作夥，卽貸千金。今其自開燭店，無賴喜出不意，謝而去。衆咸不解，汪曰：「此人無禮已極，若送

官不過枷杖，今可畢其命矣。」其人性本兇悍，以爲汪且畏已，益無忌憚。未幾以毆人致死擬抵，距開店僅數月耳。汪本無甚他長，而此舉心計甚深，手段甚辣，未可以尋常富人目之。

劍州姜維廟

劍州姜維廟，不識創於何年？教匪滋事時，賊逼州城，相離僅數十里。諜者還報，城上兵甲甚衆。有一大將相貌雄偉，登城指揮，賊以爲官軍有備，懼而反走。其時城中實無一兵，居人至廟，見神像遍身濕透，如甫釋甲者，馬亦流汗，知爲神佑。賊平後，釀金新其廟貌，立勒碑以誌。

宜昌府署二神

宜昌府，卽古彝陵郡也。署中一樓，開窗眺望千里，江光一覽而盡。署中人時在樓中作扶乩戲。每晚土地降壇，自稱雍正年間庠生，歿後爲衙中土神。問誰所命，云：「凡人死後，生平無過失，誠實不欺者，冥司必予一職，掌各處廟宇及橋樑井竈，各有一鬼司香火，卽數百古樹，亦有看守之役，皆由城隍點派。如顯貴之人，生前有來歷者，死後由東嶽考其功罪，城隍不得而主之矣。」問：「署中大楓樹，乃百年外物，有鬼看守否？」云：「有錢姓，生前作皮匠，因曾拾遺銀五兩，送還原主，冥司錄以爲功，命爲樹神。」署中人相與問答甚多，後云：「冥限已滿，轉生山東，來生當由乙榜作邑令也。」此後寂然，焚符請之，不復降矣。

徐司寇墓

崑山徐健庵司寇，學問淵博，詞章宏麗，爲一代巨儒。性喜延獎而盡，歿後，葬於光福費家河。居民夜見河中巨

舫往來，至墓前而沒。又墓前石馬，夜出踐人禾稼。庠生徐某作文焚於墓下，遂不出。祠門石獅子二，傳云「當時從廣東運至」。左首一獅，以物擊之，淵淵作銅聲。

揚州雅觀樓事

揚州錢某以負販起家，積至數千金，遂開設銀鋪。有商家夥計吳某，來鋪換銀，匆匆而去，失一小包，中有萬金銀契一紙。錢即持契往兌。吳知爲錢所取其銀，乃歷年侵蝕，所得不能白於主人者，鬱鬱病卒。錢遂成富室。年已五十，無子是年除夕夢吳來索欠。明年八月生一子，知爲夙孽。因年老無嗣，姑以自慰。子年十三四，即淫蕩無度，視錢財如糞土，耗費不資。錢氣結死，益無忌憚，淫朋狎友，如蠅集羶，復構大訟，一以回祿，家業蕩盡。妻入娼家，年甫二十，子然一身矣。遂爲羣丐所誘，縛足穿耳，傳粉簪花，喬扮花鼓技，沿街唱曲。遇登徒子，給青蚨數百，即春風一度，羣知爲富室子也。蘇人朱某司訓揚州，曾目覩其人，裝女侑酒，恬不知恥。揚人著雅觀樓小說，演述其事。

峨眉山萬年松

峨眉山石隙中生「萬年松」，高者尺許，短者三四寸，根不著土，附於石上。攜歸置箱篋中，經年取出，仍青葱可愛，終不變色。植之水中，鮮潤如生。云能治肝疾，然醫書不載，無試之者。

蛇識貴人

粵西一生，家居僻縣，赴試早行，山路崎嶇之際，遙見一物追趕甚急，登樹避之。及近諦視，人頭蛇身，長愈數丈。到樹下，仰首矚目者久之，忽作人言曰：「貴人也。」蜿蜒而去。生幾喪胆，後成進士官，至按察使。

燒尸惡報

如皋東鄉民懦弱，棍徒刁橫，與縣役夥串詐人。道光二十八年，馬觀龍宰斯邑，糊塗貪婪，縱一索詐，吞河南水蕩中棍某，將路斃乞丐，移至富家田間，欲索財。富家不肯，出鳴於官。馬驗尸無故殞之，令置官地。刁徒夜偷去。時秋暮，恐尸腐，以鹽漬醃之，剃髮鬚，易衣履，又詐一家，復如前驗訖。又復剃髮，易僧衣，又移一家。一家自首，馬又驗之，刁棍想已經三次，未得幾文，夜以酒饌奠死者，祝曰：「同汝合夥三次，所得無幾，今汝吃些小苦，佑得多金，定厚葬汝。以火燒其頭面，忽然烈燄騰起，焚其住屋，一家八口，盡燒死，只一幫工，逃出。傭於他人，向人言報應如此。馬之糊塗如此。」

還金得報

婺北坑頭潘祖蔭，水作匠，在長溪修何公祠，屋上墮傷尻骨，遂成癱疾。行乞三年，至長林得米斗餘，錢百餘文，回家至船槽嶺，夜已四鼓，見二人先在亭內。潘至，二人已行。天將明，見亭隅遺金，潘拾而藏之。尋金人至，四望皆無，手足無措。潘叩之再三，失金者始實告。潘云：「金在，待有人至，我爾言果相合，即當還金。」少頃，三四人至，失金者果相合。潘舉全金完之。失金人欲與瓜分，不受。謝數金，更不受。還家月餘，有少年醫士至其村，自言萬病能醫，人不之信。適潘過，人指謂醫者曰：「此能醫否？」曰：「能。」遂藥與之服。曰：「服完當愈，宜謝我千文。」候一月來取。潘諾之。潘服藥，病竟愈。潘備錢二千文，候醫士至，數月不來。人皆疑爲仙。後潘又活二十餘年，而卒。子一名巖俊，長厚有成。

少林寺僧

上海王楞仙云嘉興友述其地有某精武藝居鄉某處設米肆。偕友出游夜就少林寺借寺內宿之。寺僧以火導入一室，卽扃門去。某視室壁皆石，椽間惟一孔，鐵其樞，心知有異。遂跳身毀樞，挾友出。囑遠俟之，已仍復入，待變。遲聞發扃聲，急操刀伏門左。僧入迭斃之。懼勢孤，遂逸。遺一繳柄，刊名某，慮其執此追尋，然亦不敢返取。迨歸，年餘，鄉中忽來一丐僧，肩一巨磨石，遇肆輒至櫃，得錢始行。及某肆，某憶前事，疑僧乃呵之曰：「知子肆例不給丐乎？」隨以手中帚磨石出數丈外，僧無言，卽棄之走。又年餘，有僧踵門，某方食，潛置鏡於胸，含飯出。僧見某遽前，就合十狀，爲指胸勢，而某亦遽噴飯，僧頭粒粒嵌入，僧旋遁。某驗鏡已粉碎，因虞其復來，特僞死。未幾，一僧果繼訪，知某死，乞一瞻靈，入則徘徊良久，向幃三呵其氣而去。去後視僧足跡所經，輒盡裂幃，內空棺扣之，作破竹聲。某由是終身不負技云。

盜女報讎

葵北有兩施村，相隔數里。內施村有施進保，販木興化，時進保年愈五十，其子年僅十六，因身老子幼，遂將生意歸結，千金攜子回鄉。至南京上新河，自雇一舟，舟人一子一女，一夥。女年約十五六，頗有姿色，運資過船，停泊數日，開行至紙馬河，船卽住下。舟人父子及夥，皆登岸。施父子與舟女守候舟中。其女忽望施子失聲嘆曰：「真可惜！」子聞以告父，施大驚，卽同子長跪女前求救。女初不言，哀懇再三，女方曰：「但有一事，翁能允我，庶可挽回。如不能，卽聽翁自處。」施此時正當危急，卽曰：「但求吩咐，維命是從。」女問：「令郎定婚否？」施曰：「尙未。」女曰：「妾救翁後，身無所歸，如能允妾以終身，卽赴湯火，亦所不辭。」施諾曰：「一總尊命。」女曰：「伊等至夜方歸，待其回來，再作計較。」女將跳板拖開，船離岸丈餘，候至更許，二人醺醉而返，其父呼曰：「快快將船泊岸。」女將持棍立於船頭，答曰：「要來卽來，泊不泊。」其父罵曰：「小賤人不知汝父手段耶？」卽蹀上船頭，被

女一棍掃落江中。其兄大罵曰：「逆婢無禮，吾與汝不量力！」亦一蹤，甫立船邊，即被女挑墮波心。其夥逃竄而去。女向施曰：「翁勿駭，吾父兄盜耳，妾見其殺人多矣，今爲翁故，相繼殺之，以除二害。翁休挂口，免人駭聞。」施雖口內唯唯，心上便生計較。此女殺父與兄，毫不費力，若歸家，倘不如意，一棄休矣。遂蓄謀害之念。當夜將船移至他處，來朝施僞云：「船家不知何故逃去，登岸換船。」女將船上銀錢衣物收拾過船，儼然一家子媳。船開二日，是夜船泊江岸，出艙見月色皎潔，喚女與子同上船頭玩月。女至，立足未定，施出其不意，推入江中。女認其失誤，躍出水面，手攀船邊乞救。施子欲伸手援之，施即推子艙內，持刀截斷女指，女遂入水而沒。其子涕泣不已。施喻之曰：「此惡婦也，若不早除，受害非淺，何泣爲？」遂詐言女失足墮江。施父子運資歸里，娶媳稱素豐焉。二年後，有俞某代人送信，往來上新河，雇船載貨，泊船未發。夜夢一女嫋嫋而來，檢衽向俞曰：「君載貨歸家，妾欲附君舟，斷不空勞。」來日下午，見風旋黃葉，則妾至矣。」次日傍晚，果見落黃葉入船，開數行日，船抵湖縣下坊渡，將捨舟登途。是夜俞又夢女曰：「來日陸行，望呼喚妾名黃慧英，凡一路投宿出店，過渡過亭，望呼妾名，妾有金釵一枝，聊以爲報。」次日起貨畢，果見艙底金釵，於是依其所囑，一一相告。至清華街，是夜夢女來謝，並囑來早相會，求指示施村路徑。俞次早出店，果見女來，與夢無異。萬福相謝，並問路徑。俞一一指示，女謝而行。至外施村，有與進保同名者，年亦相若，遂崇之。病經數日，人見其狀，知爲鬼祟，奄奄待斃。有數人來望病，見其狀，嘆曰：「此人一生忠厚，何故得此孽症？」病人忽於牀上應聲曰：「汝等不知其紙馬河發財事耶？」數衆曰：「紙馬河去蕪湖不遠，此人一生從未出門，何得有是事？」內施村進保，年近發財歸家。病者曰：「是誤矣，汝家所用之錢，自當奉還我去矣。」病者霍然而起。是早內施村人見一少女，身背黃包袱，右手執傘，問進保家。有數小兒導至其門，適進保辰起洗面，問諸兒中，汝等鬧至我門，何故衆兒曰：「汝家有一美貌女客來，我來看客。」進保罵曰：「活見鬼！」一聲未絕，即倒在地，雙手亂搥，大罵臭心賊，吾父與兄，殺人奪貨，惡貫滿盈，吾殺之，救汝。汝既得我財，反害

我命，我哭訴陰曹，令我來索命，又誤害外施村進保，坑廢錢財若干，汝速償，吾當稍宥。其時舉家驚慌，急忙應允，立即如數償之。自後如醉如狂，或笑或哭，自打自搗，種種怪狀，日夜不甯。若其子來，即執手悲泣曰：「妾因愛君，遂遭毒手。今日此結，萬不能解，但與君無干。妾當留汝夫妻衣食，要立我神主爲嫡配，妾卽禍不及君。」進保百般禳禱，無驗。纏擾數月，搗面嚼指，摘髮毀體而死。此道光紀元間事也。

忠勇節略

胡世文，賈人也。金陵上新河木牙爲業。西賊犯南省，胡年將花甲，攜眷歸里。婺北清華，胡故里也。時值婺招勇練團，乏人統北勇，胡挺身力任，與賊戰，賊屢敗。咸豐七年，賊擄浮之景德鎮，去婺界數十里。浮與婺接壤，要口頗多，西之練勇不足防守。西口以浮精裨，自任請北勇幫助。時值胡病足未痊，遂令俞某統勇前往。俞率勇至浮之鯉魚橋，覷望不前。賊來破泥，民與之戰，殺賊數百，賊不得破，恨更甚。屢催俞往，俞竟不赴。又求火藥，俞亦不給。來日賊大至，滿山遍野皆賊，衆寡不敵，民遭圍困。俞坐視不救，反退數十里。胡帶疾乘輜，趕至，半途聞民衆死難者二百餘人，殺賊五六百人。遇俞於途，胡大罵：「忍心害民賊！」俞若罔聞，率勇回局。幸民死守，賊不得破。後於咸豐十年，賊據婺城，四鄉會同攻城，並請官軍。其時官軍失約，民人練勇死難者數百人。胡執雙劍，率數十人持鳥鎗，且戰且退，退至五六里，足疾大作，遂謂衆曰：「汝等各逃性命，吾不能行，當從奮義諸公於地下矣。」賊追及，仍殺賊數人，賊不能近。遂以長槍刺之中槍而死。身倚山，挺立而不僵，面貌如生，常帶怒容。上司請於清朝，蔭其子孫，立忠烈祠焉。

赤脚張三

太湖劇盜赤脚張三，驍健絕倫，手用鐵棒二根，各重十餘斤，上綴鐵盤，舞動如風，踏蘆蓆一片，往來水面如飛。撫軍韓仲琦謀欲除之，洞庭東山人朱允恭在轅效力，家富而才，廣心計。韓密與之商，朱曰：「張喜聲色，須以計致之。請給假二月，當縛送轅下。」韓酌以酒而遣之。朱訪其黨有陸鐵篙者，伴與好語，慕張豪傑，欲與結交，以保鄉里。先奉千金爲壽。張大悅，約日到山來謝。允恭知妓女中有蓮芬者，色甚麗，又優伶有膂力者名沈麒麟，各授以計。張至合樂大宴。蓮芬連奉巨觴，張已大醉，沈作女裝，坐中懷復與張遞飲，醉益不支。朱預令勇士數人，僞作僮僕，更番進肴饌，遂以大鍋煮肉，乘其滾熟時捧之以進，蔘籠其首。張悶絕仆地，沈急出袖中索，扣其頸，諸人競進，遂就縛。星夜馳解撫轅，立時正法。其黨駭散。湖中自此安靜。韓徧賞諸勇士，知沈未娶，以蓮芬給之。朱後官縣令，擢任福建延平府而終。

□ 孝婦

如皋東鄉馬塘鎮，道光念五年，天旱，河水盡涸，茅屋被火。有王李氏，生二子，長四歲，次僅數月。王傭書十里外，夫妻事上盡孝。是日婦見火起，老姑臥病在牀，婦卽棄兒負姑，逃出。火勢正烈，不能復入，姑媳望火號泣而已。及火息，婦見己屋猶存，遂撥炭而入，二兒皆無恙。屋上茅皆未焦。婦孝格天，劫火不燒其廬耳。

□ 李叟成神

湖南李乘時年幼，貧苦，在蜀湖中爲米艘曳緯。見險灘林立，每歲覆舟，以百計，誓願來世生富貴家，鑿平此險。後漸充裕，不十餘年，竟成富翁。盡捐所積，雇人開鑿，糜費金錢無算，而商販益多，自錦江至峽口，三千餘里，江心巨石，剷除者十之七八，空舲明月諸灘，夙稱奇險者，悉成坦途。惟青葉二灘，石根江底，人力難施耳。李年八十餘，

夢天符敕爲江岸灘神，居人沿江建廟，往來祈祀不絕矣。

張士誠舊物

蘇州城內王府基，張士誠宮殿舊址也。相傳埋藏黃金九缸，白銀六十甕。俟鬚女子得之。地久荒廢，乾隆年間，有人犁地，得鐵戟一桿，重二百餘觔，鑄式甚工，當是宮門排列之物，非人所能用也。又曠野中有龍鳳石礎一枚，周圍五尺餘。又有人掘得銅鑄鴟吻一具，土花斑駁。又有掘得石碑，高五尺許，有「郭妃墓」三字。又有得舊鼓一面，朽腐僅存形跡，四圍銅釘密布，尙存「王府」字。聞是地每逢月夜，時有婦女成羣，連袂出行，豈齊雲一炬之後，陰魂尙未散歟？

人身生珠

光福鄉民周某，生瘍於頭，中有一珠，取出始愈。珠色光亮，重三分許。明年瘍復作，又生一珠，差小重二分耳。人身生珠事，屬罕聞，甚異。索觀之，其人云：「去年攜至上海，以五金脫售矣。」

變童連生兩子

徽州富室某，四十餘無子，喜狎變童。一童忽腹大受孕，彌月竟產一男。族中大譁，控於官，未決。數月後童又懷孕，其腹嚙然。赴官請驗，臨產時，徧召族人，使之監視。童呼號一晝夜，又產一男。族中商之訟師，復控姦生之子，例不爲嗣。變童所生，亦姦生也。官無律可引，斷令將家產分半，給散族衆。案始結。友人錢竹生游幕皖省，親見案牘，男子懷胎，世所未有。或云童本二形人，實兼男女二體，其或然與？

太湖異物

漁人在太湖，網得一物，大如「當十錢」，潔如白玉，頭如龍形，眼赤如丹砂，尾足俱金黃色。有富人以千錢買之，蓄於磁盎。一夕，大雷雨，遂逸去。洞庭西山人買一大籠，如盤，頭有二角，四足有鱗，置水缸中，越夕失去。而缸中水無涓滴矣。又湖中漁人曾獲一龜，巨如浴盆，背厚尺許，昂頭吐氣，如烟縷直上，知爲神物，仍縱之湖中。宮湖有巨蛙，長幾二丈，每逢秋月皎潔夜，吐出一珠，大逾雞卵，白光亘天。又光福西庵湖中，有巨魚，長五六丈，尖頭長喙，俗名「橫鑽」，每暑令由銅抗橋而去，逕入太湖。秋涼間，仍還故處，漁人多見之。

大瓜子

汴中大相國寺內，人之設攤，售各種藥卉。中有西瓜子一枚，長五寸餘，闊三寸，世間有此大瓜耶？洵奇物也，不識何處得來。

潭山城隍

潭山城隍廟，在光福山中，年久荒廢，僅存廟基。乾隆乙卯歲，忽降神於村中，童子曰：「我白馬嶺南趙成之也。上帝命於潭山爲神。」穹窿道士徐某，夜夢亦然，遂勸捐造廟。趙字雲豹，一字從周，成之其名也。吳縣人補長庠學生，平生孝友純謹，直其爲神。以後素著靈異，廟內向無僧道，如有人睡臥其中，明早必移臥廟外，每夜神燈兩傍排列，至數十對，按次徐行，無一參差錯亂者。太湖中亦時有紅燈到廟，似相往來，居人習見，不以爲怪。

土神祠三鬼

木瀆鎮徐生，因事赴城。天雨路滑，離城數里，昏黑不能行。素負胆氣，見路旁土祠，廡下頗潔淨，和衣睡焉。夜半有二鬼入，閒步庭階。一鬼嘆曰：「我無計不險，無謀不毒矣。奔竄流離之日，攘其養命之源，不遺餘力。復恐其別謀生路，先爲斂怨招尤，處處杜絕，意謂全家餓死，指日可待。不意今仍優游林下，安享田園，意中實爲恨恨。」鬼附掌笑曰：「汝雖抱恨，而我則快意極矣。當日仗倚親戚，神通耗費祖宗財物，始得功名成就。彼一錢不費，竟敢與我爭名，幸而藉人之力，洩己之恨，使十餘年水乳之交，變成冰炭，爲我造謗，代我進讒，先發制人，阻其建功之路，使之一蹶不振。苟非肺腑至親，豈肯盡心竭力？今在九泉，曷勝欣快。」一喜一恨，唱唱不絕。忽聞土神勸曰：「二君之論，我盡知之。且聽一言。」謂前鬼曰：「君一生功名富貴，全出彼手，卽擗筆從戎，亦取彼一扎作爲先容。况窘辱之際，仗彼調停，拮据之時，藉伊接濟。資產銀錢，任君腴削，從不計較。乃復薄之於險，阨之於危，八口嗷嗷之際，盡奪其家活命之資，以供買笑揮霍。手足天倫，一言斬絕，以爲此後決無藉於彼耳。不知此時稍留一線之情，日後能免萬里之厄。百計害人，適以自害而已。卽使如君之愿，全家餓死，究竟與君有何裨益耶？」謂後鬼曰：「陽律科場舞弊，囑託賄買，均干重辟。君幸逃顯戮，而於積學成名之輩，反生嫉妬，何無是非之心耶？跡君生平，毫無真實本領，不過借人勢，欲助我兇威，工於構害，巧於播弄而已。交結官吏，炫耀鄉里，包攬捐輸，窩頓優娼，卒至妻妾遭難，羞憤傷生，歿壽絕嗣，罰亦慘矣。」二鬼嘿然，垂頭欲退。忽一大厲昂然入，二鬼尙僂趨迎。大厲意氣自豪，向二鬼曰：「我唇如劍，我舌如刀，君等快意如何？」二鬼拱手致謝，極備感荷。神下坐與語曰：「君真大愚，棄好成仇，替人出力，尙不悟耶？伯仁由我而死，當機會可乘之際，自應設法補過，以贖前愆，庶不失君子之道。袖手旁觀，已屬不情，而况擺擠傾軋，蜚語中傷，禍之於前，雖出無心，螫之於後，究屬何意？以爲讎乎？讎自何來？以爲怨乎？怨從何起？鬻影含沙，陷穽下石，作此損人不利己之事，以博泉下人一快片語傷心，一言銷骨，君子不爲己甚，此則已甚之中，更已甚矣。」大厲盛氣相爭，辨神復語曰：「物必先腐而後虫生，查知爾瀆倫傷化，始旣教猱升

木後乃引虎入門，人之多言，亦可醜也。科罪求贖於生前，內行包羞於後，孽鏡高懸，千態萬狀，毛髮並露。自視半途歡樂，現何形像？人首畜鳴，何顏入見同人之面耶？秦宮荷校，縮不知恥，把持要津，搶擄賊館，富貴赫然，內府珍寶，尤物私室，霸捐吞卹，象賊攜賊，東樓錢癆，無此威福。大厲掩耳而走，二魂隨之出。俄村雞報曉，徐生欠仲起，舉以告人，迄無知者。

刑部審假女案

浙江拔貢生靳某，官工部主事，用五百金購一妾，容色靚麗。年甫破瓜，裙下蓮鈎，瘦削如指，意甚欣愜。諸同年釀飲相賀，抵暮時，女忽出立門外，舉首翹望，如有所伺。爲閹人所阻，喚婢媼掖之入，以爲小家女，不嫻閨閣範也。客散後，靳乘醉入房，促之登牀。女抵死相拒，覺其有異，集衆執持之，探其下體，乃男子也。立時喚媒媼至，俱云事出意外，實所不防。其家在廣仁門外，明早當向之理論。明早，偕人往尋，則乘夜逸去矣。靳訴之巡城察院，傳訊時，觀者如堵，詢其父母，原籍供稱並非其子，於十歲時，在梁家園育嬰堂中，抱得者。本名李四娃子，御史無可如何，移送刑部，所供無異。遂將媒媼薄責而釋之。但既非真女，不能官賣，又不便仍令領回，正在躊躇間，有人具呈言，其外甥於八歲時，被匪徒拐去，卽此子也。具結請領，刑部允之。其人挈之赴天津，教以歌舞，登場演劇，傾動一時，獲資無算。當其具領時，刑部明知假托，因無從位置，借此發放，以便了結耳，非真憤憤甘受人欺也。

海島盜窟

蘇伶集秀班，最爲著名。同時又有集秀班，聲名稍遜，而且色之妍麗過之。一日有人來稱狼山鎮衙門太夫人慶壽，持五百金聘之，往來以舟迎。晚泊海口，中夜揚帆而去。三晝夜，抵一島，乃盜窟也。島中屋宇相連，中有巨第。

堂中設虎皮座五，令羣優演劇三日，擇旦色五人，各據其一，餘俱閉入空室，日給二餐。數月後，呼出擇其曉事識字者，分派執管，餘則種地灌園而已。島中貨物山積，宰猪三十餘隻，每人給肉四兩，每月逢朔望，闔山人衆，均到絕頂廟內叩拜。中塑老人，如道士狀，髻長尺許，架上插大刀一柄，云係前明福王時高傑部下參將也。高被殺後，引兵數千人，攜取餉銀，從長江直下，欲於海島覓一安身處。因素精地理，見此山風水絕佳，遂結營其上。義子五人，分作五房，相傳山中不得有一婦女，有則必敗，故如僧道收徒之法，每令其黨扮作客商，採買未十歲之幼童，派與羣盜爲子，自墾自種，已百餘年。所蓄甚富，從無劫掠之事，而財用不竭。旦色五人，已爲盜婦，班中人羣相安之，不作回家念矣。其中有姚某，向在班中彈弦子者，一日偶步山麓，見一海舟，遇風泊其下，急登其舟，勸之速行，遂附舟歸。初班中人之去而不反也，羣疑覆舟於海。姚歸後，遂向同班中送信，始知爲盜所誘，計已七年矣。姚住胥門外由斯街，每逢人述之。

巡撫遭騙

乾隆初年間，吳郡撫署前，客寓內來二人，貌俱偉麗，口諛北腔，攜有二僕，亦甚壯健。終日惟啖麵餅。清晨卽鍵戶出，多在撫署前周覽。或入茶肆閱坐，已住旬餘，每日如是。店主疑之，一夜三更時，見房中燈燭尙明，從窗隙潛窺，二人盤膝坐鋪上，二僕垂手侍立，私語不可聞。偶回首問話，僕屈一膝以告。店主人大駭，白之地保，聞於官，邑令命伺其外出，親來檢閱。啓視其箱，則均禿衿袍短褂封帶尖靴等物。檢至箱底，有珊瑚帽頂二枚，孔雀翎二枝，急白撫軍。撫亦大駭，其人日哺歸，大怒云：「誰人進我臥室，窺破我事？」立卽買棹由浙江而去。撫益駭，命舟追之。二更餘，行至吳江縣界，其舟在焉。遂傍舟於側，欲求相見。舟中問爲誰，告以某大人在此，以不便爲詞。撫軍求之者再，始云：「有話可說，不必見也。」撫令人遞過黃金千兩，舟中絮語良久，似相商酌者，始云已收到，請回可。

也。撫遂星夜專人到浙省知照，留意伺之，絕無其人，大盜不操弧矛，信然。

伶人預夢作女形

京都伶人朱雙喜，吳縣人也，年十三時，在雍熙寺中讀書，性甚穎慧。一夕，忽夢對鏡理妝，口脂面粉，雲鬢高髻，結束如嬌女。醒以告人，不解所謂。明年即被人誘至都門，教習演唱，妝束登場，宛如夢境。此事與閱微草堂筆記所載方俊官事相類矣。

報子報讎

廣東王某盜也，年四十，方得一子，愛如珍寶。而此子恆多泣，見王更甚。稍長，王提抱之，即拘身而號。於是王遂不敢觸其怒。及數歲，性暴如虎，稍拂其意，即破皿壞器。最喜鮮衣美食，王竭力供其所欲，數年家漸落。子年十一，大如成人。王一日急發頭暈，旋臥牀，子即持王佩刀，趨至牀前，將王亂斫。王中數十刀，身無完膚。王妻奔出號救，四隣交集，見其持刀狀貌，懼不敢近。遂鳴之官，官急往驗，見尸鱗傷，追其子來鞫，問曰：「汝父生爾育爾，有何負爾，爾敢如此不法，是何理也？」子曰：「不然，我奉陰曹主宰，命我索命取財，何云殺父？」官詢其故，子曰：「我生前，閩人也，姓某，販紅茶來廣東售茶，即置貨載資而歸。不料途遇賊黨，持火銃刀槍，兇湧而來，船戶水手及夥驚竄，二夥墮河而死。我顧資不捨，王至執此刀將我亂斫，揆入波中，冤沈海底。我哭訴陰曹，令自報仇。今仇既報，當復命冥官，不得久纏人世。」遂以刀刺喉而死。官吏及觀者見之，駭歎不已。此道光戊申冬事也。張志仁賈於廣東，得聞其顛末，遂以爲惡盜鑑。

雷擊挑販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傾盆大雨，雷轟電閃。休邑東門外擊死一人，係肩挑賣魚者，數日前往屯溪販魚，天未曉行至半途，見一棄孩，身裹杭綢一匹，布二匹，綢在孩身，將布解開，內有白銀二十兩，紅帖一紙。某則取綢布銀，拋孩於水，帖落於地。後有與某同販魚者，天曉見紅帖拾視之，上載孩姓氏，並綢布銀，囑拾得者收為自子。其見某担中綢布相符，詢其小孩，某不能答，謊詞掩飾。至二十四夜二更時，風雨雷作，將某提出門外擊死。背上紅篆四字「謀財害命」。張志仁於二十五日過休邑見之。

同時雷擊

景德鎮有婺北溪頭程某，自其父手開一京雜貨店，資本數千。其父死，程僅二十餘歲，又無兄弟，祇生一子。因見店中一夥夥縣汪姓，為人精巧多謀。程謂之曰：「我苦無兄弟，家中照料無人，此店與兄相共，兄力弟本，除本分利，兄意如何？」汪曰：「如此甚善。」於是則請出婺源俞某夥縣吳某作中，立合同為據。程每年至冬來店盤賬，付所餘回家，閱七八年矣。二十四年冬，程至店中，忽染一病，頗覺沉重，請醫診視，諸言不妨。程病祇三日，陡然卒矣。吳某係夥計，俞係自生理，即請俞來同具信，著人報其家。其妻聞訃，立攜二子率弟至景德鎮，殯殮後，汪則向言店內之本，其夫逐年拔清，店內皆是借人本錢，並無程姓關涉。婦云：「店雖無我家資本，總是我家基業，須要貼銀數百兩，以安生活。」汪云：「店內無餘。」堅不肯付。吳與汪同聲相應，蓋吳已受賄，俞力勸再三，汪執不遵。十二月二十四夜，汪、吳、俞及程妻子，在店中適言其事，二更時，雷鳴一聲，將汪、吳提出，汪、雷擊死，吳、被雷火燒其頭面及二手，跪在地下，口中朗言，汪某下毒藥中謀，希圖店等事，一一言明。店中全是程家資本，汪及他人，絲毫無分。程妻及妻弟與俞，皆驚呆半日始醒。於是程妻託俞照應店務，遂盤夫柩回籍。二十八日過志仁村，程妻子備述如此。雷擊二處，皆二更時，特書警世後人為鑑耳。

淫報

道光已酉科，江南鄉試，有一士子在場中，夜分或言或笑，時哭時罵，至四鼓不聞聲矣。隔號往探，見其衣裏頭，坐而不動，視其面上被刀碎割已死。卷上有一詩云：「孤魂漂渺十餘年，今日相逢矮屋前；誤我功名污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場內貼出示人，可爲薄行之戒。

巴少謙遇長面鬼

歙縣巴少謙善弈，年五十餘，客揚州。夜歸寓，行至柳巷，見一鬼物，頭面長二尺餘，身長亦如之；脚穿皂靴，蹣跚而來。巴讓路，舉目視之，見其鼻孔覺頭痛目眩，橫行倚牆而立，危迫之際，忽聞人聲嘈雜而來，眼始明視。匍匐而歸，臥病六日而愈。甲戌秋九月事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余訪陳雲卿軍門於聞園，巴時下揚園中與軍門算弈，偶談及此，故特書之。

胡翁得報

俞鑑泉世兄與余言，寧波黃氏子，貧無賴，將賣父母合葬之基地。時胡翁客居寧波客寓，胡餘姚人，善看地。黃氏地在客寓隔壁，胡見地前水法頗好，偶一稱賞，店主人曰：「地主困乏，將賣此地與別姓矣。」胡爲歎息久之。是晚胡聞隔壁鬼語哭泣之聲，甚慘，公婆云：「子不成器，要賣邱墓，我二人明夜露宿何處，真可傷哉！」胡聞之心惻，早起託店主爲中，要買黃氏地約業主來議價。俄頃黃到，胡詢黃氏價若干，黃曰：「某還我十八員矣。如增二員，我更賣矣。」胡令其立契，店主作中畫押，付價洋肆，胡謂黃曰：「自賣之後，汝父母合葬之墓，在我地上，永

不准趨。我非謀此地，實保汝先靈耳。」黃感謝而去。是夜胡聞隔壁二鬼歡笑之聲云：「胡君真是我夫婦大恩人，何以報德？」夫曰：「胡君尙未生子，我訴閻君，願投子報之。」婦曰：「善。」胡早起，至墓前拜禱，願老翁到閻君前代求一子，足感厚意，何敢屈老丈爲子哉？是夜故胡夢老丈同老婆來謝大恩，並言已代到陰曹求嗣，據云胡君簿上本有二子，四十三歲得一子，四十八歲得次子，言罷而退。胡今已六十餘，果得二子，重慶下俱以成立。黃氏子久去世，留一孫云。

■ 僵屍

上海徐石史茂才，名大有，吾故人也。嘗與余言浦東三林塘之垃圾，有陳雨蘭者，耕種爲業。述及伊弟咸觀，歿後五年成僵屍。一日田鄰夏子香，在田戽水，時交五鼓，忽見濱南浮雲屋脊上，咸觀盛服而坐，面白色，目有光。幸隔一濱，不致驚懼。雞初鳴，忽不見。因告其兄雨蘭，是晚偕雨蘭往戽水，復見咸觀坐屋脊。黎明，約村人持熱醋數觔，灌入柩內，聞柩中轉側之聲，良久乃絕。啓棺，見咸觀屍未爛，白毛遍體，鬚眉指爪長已五六寸，衣服如紙灰，舉火焚之，唧唧有聲。

■ 烏魚精

江西南昌縣徐孺子亭，土人傳說出烏魚精。廬山瞻雲寺住持覺善，字修梅，偶與友人到亭中乘涼，見一人遍身生黑，同人逐出頃刻之間，風雨大作，遊者捲衣而逃。行未半里，風雨頓止，時壬戌七月望日，修梅僧來刊上與余述其事如此。余曰：「人逐烏魚，尙受其害，若逐犯老蛟之怒，生靈遭其荼毒，更不可問矣。吾願世人遇此怪物，急宜避之爲妙。」

凌氏義女貞孝

廣陵凌夢湘茂才名雲，才兼文武，獨立成家，偉丈夫也。年近古稀，授徒爲業。同治十二年癸酉，館於吾壻漢卿家。吾來養志園，得與夢湘談詩論劍，聞其爲義姊請旌事，因叩其略。夢湘爲余述之曰：「此雲先母之義女也。雲幼孤，伶仃孤苦，一家祇母子與義姊三人而已。雲五歲，母始授經，姊卽伴讀。如是者十餘年，雲授湯氏生長子嫵及嫵就塾，皆姊維持調護。姊聞母欲爲擇配，則泣辭不應。迫之，則曰：「俟母百年再議。」母悉其志，不可奪也。於是招親戚命爲義女。其後母年益衰，姊孝愈篤。母彌留時，猶呼雲等命之曰：「姊實凌氏功臣也，汝等宜以事我事之，否則以不孝論。」雲等感深以泣，母乃含笑而逝。數年後，雲之妻與長子長媳相繼而歿，又爲雲籌娶繼室，徐氏又憐繩武，幼失恃怙，愛之尤甚。庚戌年，次子鍾駿生，姊遂兼領。癸丑之亂，姊攜繩武、鍾駿避難於董家莊，備嘗苦數年。至辛酉年，徐氏故，姊又爲鍾駿聘郭氏女，年十歲爲養媳，教以婦聽，長爲完婚。又爲繩武娶陳氏女。今鍾駿生二女，繩武生一男凡四也。婚教五次喪葬，皆姊經營襄助。今姊年已七十有四矣。母臨終時所謂凌氏功臣者，於茲益信。

裹足放足祕方

婦女裹足，論者紛紛，迄不知始於何時。昨治年間，曾行禁止，違者家長杖一百，如官罷職不敘。康熙三年，始弛禁，惟滿洲婦女不必效漢人妝束。聞有祕方云：二十歲以下女子，如未經裹足者，用藥二十一味，以獾猴骨煎湯，逐日洗之，再加束縛，百日內卽能纖小如裹足女子。欲放大者，用藥十七味，以陳酒煎之，逐日洗之，浸一炷香一月後，用三年雄羊一隻，以利刀剖其腹，將足蹈入熱血中，俟血冷方出。每月一次，三次之後，足卽如舊。惟骨節柔

軟，不能行遠。桂林軒藥鋪有此方，未知曾有人試之者否。

陽抱山魯肅墓

吳門蔣氏，買地陽抱山，葬其先世，擇日破土矣。前一夕，其母夢古衣冠人，相貌清偉，隨從甚衆，謂之曰：「吾三國時魯肅也，葬陽山二千年矣。汝家造墳，勿傷吾墓。此地前後均是佳穴，若葬前穴，應出狀元，然一傳卽止。倘移下六尺，葬後穴，子孫仕宦，數百年。」明日，卽遣人往止，適土中掘出古墓，商議去留未決也。立卽掩之，移葬後穴。至今蔣氏二百餘年來，科名不絕。查魯肅墓不載郡志，因無人知，故致遺漏。或云蔣之先世，有官清流縣者，其地風俗，人家奴婢，終身不婚配。蔣徧爲勸諭，集男女二千餘名，當堂定配於甬道二旁，男左女右，一拜成婚。自後其風遂改，有此盛德，故世食其報。

人參重二十八兩

嘉慶初年，有人持人參一株，到蘇州求售，計重二十八兩。見者駭異，未敢問價者。洞庭劉峇峯觀察以千金易之。人問其故，劉云：「吾不識參，識其人耳。渠乃和坤寵僕，定從籍沒時竊出者。聞前明周延儒家內有人參重七兩，人以爲奇，此參實數倍之。奸臣竊之時，何求不得哉！」

元墓鐘樓

元墓鐘樓，重簷高聳，旋折而上，懸一銅鐘，圍徑三丈，上刻法華經全部，計七萬餘字，勻圓齊整，如出一手。其字畫全仿黃庭經，無一苟筆。鑄自前明萬歷年間。擊之，聲聞二十里。一村有二屋毗連，一屋鐘聲歷歷可聽，一屋寂

不聞。屋屢改造，聲仍如是，亦理之不可解者。故老云：聞鐘初成時，重不可舉。忽來一人助力，代爲懸挂，云須連撞，不能住手。其人行二十里，回首一望，其音卽從此地而止也。

□上司枉劾屬員報

錢南園官御史時，劾罷山東巡撫某，後擢湖北鹽法道，浦霖爲巡撫，卽某戚也，有意陷之。鹽務歷任，本有辨公津貼銀兩，浦指爲贓私，羅織成獄。錢遂罷官，流寓京師，未幾鬱鬱卒。後浦授浙閩總督，因閩省虧空案，拏問正法。其押赴柴市之時，錢之靈輦，亦於是日南旋，適於途中，與囚車相值。上司挾私枉劾屬員，其巧於報應已至如此，而况誣陷忠良，其兇惡百倍於此者哉！

□典史捐陞道員

石門縣知縣張某，攜妾赴任，極其寵愛，歷任官囊衰然，均在妾手。未幾卒於官，原籍山東，家有正室，妾不願歸，適是邑典史，亦姓張，貌頗偉麗，子身在任，借公事爲名，與張妾相見，因娶爲妻。宦所資財，盡入其囊，恐同寅中發其事，遂籍其資，加捐道員，赴京候選。家宰某公，見其履歷，啞然失笑曰：「典史捐道，數十年來僅見！」此人到部投供時，翻穿灰鼠皮褂，反掛朝珠，昂然而入，見者駭笑。後復加捐，分發到省候補，仕途中可謂無奇不有矣！

□崔真人治病

許關亂境有崔真人降乩，不談休咎，端爲人治病。或用藥，或用符咒，各隨其證，無不應手而愈。有董姓夫妻，反目，妻吞金髮釵一，金戒指二，

花押狀衆稱之命取紙四寸許仍書此符於上判云「化灰服之三更時當愈。」果至其靈驗甚多不可殫述。

仙童隱蹟

蘇州富室貝姓，傭一僮奴，服役勤謹，貌如常人，不知異也。一日，忽取水濯灰，人問其故，曰：「欲行白炭。」俄而炭竟白色。又一日，洩於甕中，主人訶之曰：「洗之何害？」主人曰：「穢在甕中，豈能洗淨？」曰：「當翻轉洗之。」遂將甕翻轉，如布袋然。主人驚曰：「汝非仙乎？」言訖不見。後數年，隣家失火，房屋被燬，惟僮所居小樓一楹，巋然不動，白炭翻轉，至今藏於家。

妓女小財寶

袁江妓名小財寶者，名噪一時。有河廳子曬之，相訂嫁娶，婪取不資，後竟負約。河廳子遂鬱鬱病死。戚友咸代不平，思洩其忿，而小財寶又爲河道之子所暱，計不得逞。遂令一丐者沐浴飾衣冠，僞稱富賈，往宿，明日啓門，羣丐擁入，門者拒之，齊稱同伴少一人，因來尋覓。直入臥房，擁擠滿室，帳中客應聲而起，裸體下牀，穿丐衣出門去。羣丐一擁而散。其事遍傳，而門前冷落，車馬稀矣。幸所蓄已豐，適揚州一伶，過其地，本舊好也，出資代爲捐官，相攜赴任去。此近年事，袁江老人無不知者。

癡和尚

嘉慶年間，蘇城北市有癡和尚，形似瘋顛，每日必到楓橋，向西一望而回，寒暑不輟。衣一破衲，冬夏不換。專爲

人治病，或書方，或畫符，無不立愈。一日，過陳姓香鋪，門前徘徊四顧，曰：「時已至矣！二個不會來，一個不會去。」人不知解。是夜，店人暴死者七，一女已嫁，方歸家，忽其姑急病，倉皇去，遂免。一舊嫗，攜其女借宿，俱死。始悟其先知道光初年，卒於寺，跌坐不仆，時方盛暑，絕無屍氣，扣其身如石，遂漆而藏於寺。

餓卒討粥喫

乾隆年間，崑山知縣陳某，素有善政。一夜夢羸卒數萬至，云：「欲討頓飯吃。」陳云：「此邑苦瘠，飯不可得，祇可吃頓粥耳。」明日飛蝗蔽天而至，不犯禾稼，將竹葉吃盡而去。民感其德，立碑記其事，今尙存焉。

瓜生人頭

金匱距城村鄉皆種西瓜，雙橋一民家種瓜六畝。結實時，一藤結瓜七枚，俱作人頭形，眉目口鼻，歷歷可辨。遠近赴觀，知爲不祥。後髮逆逃遁，路經是邑，沿村殺人，田內死尸橫臥者七人，適符其數。

合藥忌戲旦

瘍醫顧庭綱負時名，偶得祕方合藥，須爐中煨煉四十九日，切忌婦女不可窺視。顧如法製造，不日可成矣。有少年華服至，診病而出，行過其旁，忽轟然震響，滿院皆火，爐已迸裂。顧頓足悼惜，莫明其故。後知少年乃戲旦也。有若輩實與婦人無異，火飛藥燬，職此之故。後顧復購藥重煉，用治癰疽，其效如神，因此醫名益振。

黃山中來一大熊，高丈許，毛黑如漆，首似馬形，頸下白毛，圓如鏡。人遇之，無得免者。獵人爲槍擊之，毛堅不能入，鉛丸著身即墮。其徒有善飛槍者，能三槍連發，如飛鳥絡繹而至，熊以爪撲之，槍俱中斷。因聞於官，令役往探。熊夜伏山洞深處，日則登山遙望，見人將近，疾躍而至，其行如風。官令人夜縛二豕，置山畔，明日伺之，已啖盡。遂復殺二豕，以毒藥置腹中，仍置其處。居人遙聞山崩地裂之聲，巖石亂滾，大樹盡仆，一夜方絕。及明結伴入山，熊斃道旁，十餘人始能昇之，毛長尺許，官剝其皮，置之神廟。

籤語神驗

三韓伊中丞由浙江巡撫，加官銜，告歸後，賃居金陵，有李某傭書門下，中蜚語被斥，貧難度日。閒步雞鳴山，欲自縊，偶過關帝廟前，進內求籤，得句云：「功名富貴自能爲，偶著先鞭莫問伊。萬里雲程君有分，吳山頂上好鑽龜。」語意甚吉，並有莫問伊之句，尤覺駭然。遂於路旁設攤測字，遇一縣令，攜之京都，遂納監，應順天試中式。明年聯捷，二十餘年，亦官浙江巡撫，加官銜告歸後，亦住金陵，無一不同。始悟籤語之靈，捐三千金修整廟宇，煥然一新，逾於往日耳。

婦產異物

婦女孕生異物，時或有之。近聞二事，則奇之中更奇矣。一婦彌月，產一尺許磁瓶，其中半實淤泥。又一婦產下一胞，有寸許，小魚數百頭，墜地跳躍，有取蓄水盆者，與常魚無異。此真不可以常理測之，非朱程其孰能格之？

范天球投猪還債

同治四年，宜興東鄉卜瀆，張鳳岡養豬賣與屠戶，得錢拾數千文。劔白見豬耳上有范天球三紅字，詢張姓，有欠債人名范天球否？其家尋舊券，果有范天球欠錢拾千文，未還。此事，陶士寅目覩，與余述其顛末如此。

飛龍

關東有物曰「飛龍」，形似母雉稍大，味甘寒，酒醬醃燻，以入醃醃之羹，油輒澄澈，食之美逾他品。富將明阿，督師揚州，會出以餉客，並云此物非高樹不棲，清泉不飲，聞人步聲，輒入空中，急不可得，殆其性耿介，過於雉也。

假弔神嚇走真弔神

金陵龍渡某村人某婦，最喜假意投繯，以警其夫。先必啼哭登樓，裝束畢，再行此詐。夫患之，商之伶人旦脚某郎。其曰：「是不難耳，候其詐時，通知於我，我扮弔神，嚇他一次，他日後自然不作詐矣。」某然其言。一日婦又啼哭登樓，某郎聞知，即扮弔神上樓，嚇婦。忽見婦背後立一真弔神，便大驚，跌倒在地。婦亦驚倒，真弔神大叫一聲，而遁。從此婦不投繯，能安於室矣。

朱羅氏烈節小傳

應敏齋觀察寶時，篆上海道時，有表弟朱孝錫，係杭州仁和縣人，偕生在廣東游幕十有餘年。因觀察太夫人是伊胞姑母，同治五年，來滬省視，即在城內賃屋，挈眷居住。詎於十一月初二日，孝錫因病身故，伊繼妻羅氏，年二十四歲，痛失所天，悲哀欲絕。應太夫人遣人慰問，羅氏曰：「子然一身，上無可事之翁姑，下無可撫之子女，但能不辱明，以保此身名節而已。」至十二月十九日，

拾收完善，閉戶仰藥，告僕婦侍婢等：「今日吾得死時。」後不復語。僕婦等相激救不效，暈至次日，目而逝。觀察憫其從容殉節，無愧完人，不忍令其湮沒不彰，據實稟報，虔請旌獎以昭節烈，真盛舉也。樂爲書之。

鬼詐騙酒食

西蜀廖養泉明府綸，與余言陝西人某，乘馬到四川某處，見井上坐一男子，馬蹄踏人落井。某心驚，加鞭過去，人行將十里，回顧馬後，有鬼追隨，心愈怖。到親戚家，見鬼索命，某病狂，親戚許拜懺超度，不依。端索酒食，終日醉飽，則病者無苦。否則疼痛難當。一月後，鬼去，人安，復乘馬於歸。快到井邊，心更怖，恐落井鬼又來索命。正徘徊路側，忽見落井人蹣跚而來，指謂某曰：「爾真忍人也！見我落井，不思救援，反加鞭逃去。若非枯井，一命休矣。今又相逢，爾有何說？」某口不能言，面無人色。觀者如堵牆，衆論紛紛，某始知落井人未死於井，索命鬼詐託謀食。奇哉怪哉！不信世人行詐之風，竟移之於鬼域也。噫！

詹姓長人

婺源北鄉虹水灣詹衡均，身長九尺，頭如斗大，腰六十圍，娶吾祖母俞太恭人之使女節喜爲妻，生子四人，長庭九，身如長人，次進九，三壽九，四五九，身長如其父。同治四年冬，夷人聘五九，二十五歲，至夷場閉置一室，來看者，每夷一洋。每月詹得聘金六十員。五年正月，夷主要看長人，因以九千元，包聘長人到英吉利國，代長人娶一妻一妾，同到外國，居爲奇貨，亦可怪也。聞將回滬，特記之。

伶人張錦死節

吳郡伶人張錦爲「二面」脚色，有名於吳久矣。年四十餘。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城失守，賊至其家，索洋銀。張以「當十」錢包二百枚，爲二封，獻於賊。賊啓視係錢，大怒，謂張行詐欲誅。張曰：「我爲戲脚，何爲來洋銀？爾爲逆賊，終日殺掠爲事，天譴難逃。爾今殺我，我必爲厲鬼殺爾矣。」賊大怒，殺張未死，罵賊不絕聲。賊復殺之，乃死。張猶怒目握拳，其狀甚烈。賊退，鄰人殮張葬於城中。吳人述其死難甚詳。余曰：「張一伶人耳，其所演戲半屬奸邪之輩，其死節也，何其壯哉！雖古來忠臣烈士罵賊而死者，不能過之。噫！如斯人者，豈可以伶人中之多得耶？」

史家醜婢爲活財神

宜興城內史紹文進士之祖茂才，貧甚，傍伴入都。館某明府家，居停有婢女貌醜如鬼，事史甚勤。史好之。逾年，居停於外任邊省爲縣令。史不能從，因辭館歸宜。居停贈之川資，並贈以醜婦，爲師好婢服事之勤也。史歸將館金三百兩，略償宿債，隨手散去。貧窘如故。自言寒士無錢之苦，搔頭搭手，寒態百出。婢見之，謂主人曰：「所謂銀者何物也？」主人告以銀之狀，銀之用。婢曰：「是不難取之物，何爲憂？」主人曰：「汝自有所見也，何言銀之易取也？」婢曰：「能依我言，銀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主人詢婢所言，婢曰：「快買香燭猪頭三牲，化費錢千文，交我到彼狹街裏，古井旁供請財神。移時，你去叩頭虔禱，自有所見，切勿怕也。」主人信其言，依其所需而與之。婢卽持香燭三牲，攜入狹街井旁。移時，主人親去拜禱，見雙燭碧光射人，凜凜可畏。醜婢頓失所在。俄見金甲神手，提金剛杵，謂史曰：「汝須寶銀若干，汝自來說。」史曰：「一萬兩足矣。」於是金甲神入井中，發出寶銀一萬兩，堆積井之四旁。史叩頭謝神，將銀安置內室，從此營運無不如意，利市三倍，至今尙饒於財云。

和事嶺

婺源東鄉烏坑有二親家某某，結訟進城。同上高嶺，其路崎嶇難行，因小憩嶺側相對談心，因言語不相結訟到城，不論理是理非，總要化錢。既化了錢，還要傷了和氣，到不如二家將此結訟之錢，造了此嶺，使千百年後往來行人，感德無窮，豈不是好胡認爲？「二心相同，回家各興石工，造此峻嶺，後之人名其嶺爲和事嶺，至今傳言不替云。余曰：「易云：訟則終凶。諺云：衙門日日開，無錢莫進來。又云：情願氣死莫告狀。甚言訟之不可結也。今記和事嶺有感於斯言。」

□ 蛇變青蚨

戴汝登聞車夫云：三山營某村某家，人早起見廳堂樑壁掛青蛇百數十條，畏甚。延道士禮懺，焚紙錢送之。越一日，開廳堂門視之，樑蛇不見，祇見滿地青錢百六十餘千文。丁卯暮春事耳。

□ 杉樹將軍

婺源城外湯村街，有古杉樹一大株。咸豐十一年，西寇犯婺邑，官軍扎營，杉樹有礙營門，主帥令伐樹。兵奉命伐樹，頭遂昏痛，手不能動。稟之帥，帥怒，易兵伐之。兵遂噴血，不能起。帥聞之心駭，親至樹基祝之曰：「汝能助我滅賊，當即奏聞天子，立朝奉祀，封爲杉樹將軍。」是夜樹神示夢，約先破賊巢，驅逐出境。主帥信其約，舉兵伐賊，果遁境內安。主帥奏聞，奉旨立廟，封爲樹神大將軍。至今香火甚盛，男女祈禱，殆無虛日云。

□ 殿撰歷官六品

海鹽朱朵山殿撰，官戶部小京官時，年僅二十餘，自負才華，目空一世。遇術人林某，推其庚造曰：「此鼎甲命

也。朱曰：「是第一人否？若榜眼探花，則非所願也。」林訣爲大魁，但終身官階祇五六品耳。朱曰：「莫非壽不永乎？」林曰：「壽可古稀之外。君記吾言，當戴白頂五回。」朱意甚不然。後由小京官陞主事，第一回也。傳臚授職修撰，第二回也。因案革職，後捐復主事，第三回也。由給事中降援署正，第四回也。廢員開列以主事用，第五回也。較其生平與術者所言，真絲毫不爽。後至七十餘歲而歿。錢塘許文恪公，亦由拔貢官小京官，中丞楊某謂曰：「君命相皆極貴，取號演生，非生於雲南乎？甚可惜矣。若生原籍，狀元宰相也。今則榜眼尙書而已。」是時文恪尙未鄉舉，聞言過後，果以第二人及第三官尙書而卒。命運之說，竟有之乎？世之躁進妄求，日以心力鬪者，當亦廢然返矣。

船戶斃盜

東山許姓，百年前巨富也。有許百萬之稱。其先兄弟二人，爲太湖撐船，素諳水道。其時巨距胡四張麻子等糾黨二十八人，橫行湖中，歷年劫掠無算，官不能捕。許氏兄弟被擄，迫令駕船盜巢在湖中極深幽處，人跡所不到者。島中無人，僅一廢寺，據爲窟宅。積年所劫，均在焉。其行劫也，以二舟更番出，一日滿載回，諸盜劇飲盡醉，弟欲載物而逃，兄止之曰：「倘諸盜中有一人未醉，則二人性命休矣。現今二舟俱在，各駕一舟，乘風駛去，異日再至，皆我囊中物也。」弟如其言，隔月餘，復至其處，二十八人屍橫陳於地，不少一人。遂盡攜其金銀珍寶而歸，頓爲富翁耳。

攜神獻物當道

黃鶴樓中，奉呂祖神像，香煙極盛。壁間懸一笛，大愈常笛，二頭鑲以玉，純白無瑕，古色盎然，相傳宋代物。一日

爲邑令所見，攜之去。命玉匠改作搬指，一獻制府，一獻中丞。令遂驟得陞擢。羣疑擅取神物，必獲咎，而竟安然。說者謂呂祖以普渡爲念，救人之急，此亦救急之一端也。赫赫上真，豈與俗吏計較耶？

洛陽巨鼎

洛陽富室某，改建造房屋，拙土幾一丈，忽露出鼎耳，高可五尺餘。少頃又得一兩耳，相離三丈許。其鼎尚在土中，計其大如三間屋矣。觀者如堵。太守聞之，往觀，議欲掘取，而重不可舉。鼎忽大吼，急命掩之。富室亦不敢建屋其上矣。相傳秦始皇遷九鼎至咸陽，豫州一鼎，沒入汴水，不可出。後諸鼎燬於一炬，所見者或卽沈水之豫鼎否？則尋常之鼎，決無如此之大。又陝西長安縣，掘得一鼎，高一丈二尺，土花瑩綠，間以硃斑。攷其銘識，乃汾陽王家廟物。以聞於官，命置城隍廟，作亭覆之，至今尙存。

西方太歲

孫紹堂者，名承紹，興人。其母孀居，不夫而孕，里黨羞之。孫年十餘，夜入鄰家，竊衣物，赴博場，被獲送官。憐其年幼，薄責釋放。有金某就幕至蜀，僱作僕奴，貌頗白皙，遂擅龍陽之寵，性極兇狡，學習幕業，頗嫻律例。道光初，鄂制軍蒞任司關，其同鄉力爲荐引，各省幕友家眷俱住署外，從無攜眷入署者。孫縱其幼女，與制軍變童姦好，大得主人權。盡搬家眷入署居之。一時幕友仿而效之，師其故智，多攜女妾進署，官親門丁，每被蠱惑。孫把持督署二十餘年，廣收門徒百餘人，有四大金剛十八羅漢二十八宿名目，號爲「紹黨」。道府州縣延請「紹黨」幕友者，公事外錯，悉置不問。幕友非其門徒，遇事吹求，百端挑斥，必使不安其位而去。威行全蜀，綽號「西方太歲」。氣燄薰灼，莫敢誰何。後因賊逆竄逼，省垣戒嚴，孫先挈家避出，僞居鄉村。省城守禦嚴整，賊不能破，沿村淫掠。見

孫寓內文書印封甚多，誤認爲官，將孫鎖於假山石上，裸其婦人五個，縛於交椅，使其不能轉側，羣賊恣意輪姦，復擁之侑酒，渾身無寸縷遮，辱亦甚矣。孫從旁目擊，頰首無語。是夜巨石倒仆，孫上半截壓在石底，骨碎如糜，下半截露在石外，斷如刀斬。識者其作惡數十年，而報在今時也。孫雖慘死，而攜眷入署之風，至今益甚。以幕眷爲名，實同官妓，侑酒陪宿，視爲固然。然非孫承之徒，俱不屑爲此。近聞此風已延入陝西矣。

冒火救母

戴希英世居婺源西鄉巖前。一日，其家失慎，二三四弟，只知運財物出外，不顧其親生暨母死活。希英從外趕歸，蒙水絮被，踏火中負繼母逃出。母曰：「我平日待汝極惡，今日救我出難者，還是汝。我生三子，均不顧我死活，汝真孝哉。願汝千子萬孫，以報汝孝。」希英後嗣，至今綿綿，幾有萬丁。其餘三房，絕嗣無後，誰謂天道無應，萬善孝爲先，爲人子者，其可忽諸巖前戴毓雲口述。

李堪輿

江北口岸李堪輿爲壽，年五十餘，患病在牀。一夜被陰差喚去，至一大屋，中見諸衣冠，中有相識者，留之坐談。遂同去見一王者，高坐大堂之上，謂李來何故。李對曰：「蒙差使喚，不敢不來。」王命判官查李年壽，判官查之云：「李壽七十有四歲。」王怒指差曰：「混喚人來，重責一百大板。」李代求免責。王不許，痛責揮去。王因命李入內堂賜坐，賜茶，盛饌以待。飲罷，謂李曰：「我清江人，祖墓在清江某處，墓前爲人造屋，遮蔽風水，君回陽，望到清江代我理直爲懇，勿忘爲是。」李敬諾唯唯而退。王命輿馬差役，護送回陽。家人聞門外馬鈴聲，到門而止，怪之。李牀上病蘇，坐起，口述陰間情事。遂乘船至清江，訪問某姓名墳墓，果爲人墓前造屋，遮住風水。李遂申明地

方官立折房屋，還其地基。歸家夢見閻君來謝云：張紫章婺源人，口述其事，故書之。

雄海關

巖前戴毓雲之父，年約六十，有一前年夢陰間，遇一人謂之曰：「爾乃往來何爲？」戴曰：「吾弟年未五十便去世，我要求君，同到陰曹衙門細查陽壽，恐爲陰差誤捉耳。」其人曰：「未滿五十死者，皆入枉死城中，予不能同爾去。查爾之年壽，可代查之。」戴遂請從之去，至一處，見大衙門中間豎匾「雄海關」三大字，左邊橫匾「彰善罰惡」四大字，右邊橫匾「善惡分明」四大字。進大門上大堂，囑于外立定，其人進取簿書，出示戴簿上書婺源桂巖戴十約，年古稀有二閱畢，命戴速去還陽，毋少留。戴驚寤其子毓雲，同寓泰州，口述如此。

帶陰差替死

婺源巖前戴福元娶妻有年，未得一子。其母苦節，長施乞丐以米。一日，有帶陰差戴某來向福元說：「昨夜陰曹點簿，注汝絕嗣，不久於人世矣。吾與汝善，不敢不告。」其母聞言，忽而大哭。夜靜，背人膝行至村廟，神前禱告，愿以身代兒死，求閻君免其絕嗣，以存祖宗香火。越二日，帶陰差某奔來告福元曰：「昨夜陰曹因汝母禱求，以身代子死，免子絕嗣。陰判細查汝母積年施捨長生米，其善可嘉，其子可免絕嗣。遂責我洩漏陰間事情，痛責數十板，再查我在世行事，無善可取，不如替福元死了此一重公案。因此特來恭賀，並以告別云。」後數日，帶陰差某果然無疾而終。福元有二子四孫，衣食富足。丁卯年九月初二日，戴毓雲口述。余曰：「一施長生米，其善足以補絕嗣之過；而况世之博施濟衆者，其德報爲如何哉？」書之爲世之樂善好施者勸。

救一家添壽一紀

秦州人，忘其姓字，趁船渡江，船上先坐一人，酣睡，旁置黃包裹露出一紙，上有人名，某竊取閱之，己名在首，知爲帶陰差者捉人名單。俟其睡醒，長跪欲求緩數十日，以便歸家料理後事。帶陰差者見其哀求，憐而憫之，遂將其名倒置在尾，令其速歸，約期來喚。某拜謝而歸。途中見有夫妻相抱大哭，難分難捨之狀，驚而問之。其夫曰：「我父被人謀害，置之獄中，今有友人代爲排解，必須二百金方可出獄免罪。小子家貧，只有一妻，不得已賣妻，再贖賣屋，須救父出獄。今妻已有受主，頃刻將離，是此痛慟。」某聞言心惻曰：「勿要哭，汝妻勿可賣，從我回家，取銀二百兩，贖汝父出獄免罪。別贈百金，服買度日之費。」其人贖出父罪出獄，並得服買之資，父子夫妻，依舊團聚，樂不可支。某抵家，速辨後事，安排家務停當，坐以待斃。一日，忽見帶陰差者來喚，又聞門外馬鈴聲，見陰差持扎來報云：「某因途中救人父子夫妻，團聚功德，添壽一紀。」帶陰差者速去，毋少留。余曰：「一念之善，救人一家之難，便添壽十二年，而况世之爲大功德濟億萬人者，其壽無量，蓋可知矣。」余故曰：「害人者，害自己也；濟人者，濟自己也。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罔了爲小人。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又云：人有可延之壽，以此觀之，益信其言之不我欺也。」

丁卯科場紀異

是年江寧鄉試，戴彝齋明經，場後回秦州，與余云：有宿遷人，忘其姓名，年一百一歲。本年入泮，秋闈三場考畢，文字不差，精神矍鑠，視之如神仙中人。會中堂擬奏爲「人瑞」。又卷房失火，見「魁星」跳躍，卷未傷，火亦旋息。有八十歲老人，場中文成交卷，忽發病身亡。適有幼子同號，得以送終，亦一奇也。吾兒功成場中，見一士子，文寫三藝未畢，忽大書「天理」二字，又書「忽然錯了」四字。又繪蘭花一叢，復以墨汁洒卷，發癡擯出號去。又見一士子裸體赤足，奔至頭門，自稱賊中慣掘塚，剝屍衣，致有冤鬼，剝我衣履，逐我出號，不許我作文字云。又聞

程笠青六十九翁說：前有上江士子四人，各帶一僕，到金陵租寓，租金四十元，先付十元。後搬行李進寓，其寓主見四士子後隨一少婦，寓東駭之，謂四士曰：「我租考生，不租眷口。君等攜一婦女何也？」四人曰：「本無婦人，豈爾獨見之？是大不祥，我等速還故鄉，不敢應試。」去時寓東送客回，見鬼婦猶在堂屋，怒謂房主曰：「我千辛萬苦，方尋得冤家討替，被爾說破機關，阮我不能報仇。今日定取爾命，以雪我恨。被爾觸破，令他懼怯回去，則何從下手？今定索命矣！」房主苦求，許以齋懺，即定租金十元，超度用罄，鬼婦遂去。翟懷卿云：「場中以竹籤戮心者，有人以刃割腹抽腸者，有人斷臂者，有人在場病故者，不一而足。由是觀之，士子無品敗行者，不宜下場，免遭顯報。書此爲習舉子業下大場者戒。」

童勇誓報

登州蔡鶴門，司馬允壽。咸豐初年，爲桃南同知。在豐工督辦築壩，聞少婦喊冤，問知該婦蕩山縣人李德輝，廩膳生之女也。嫁顧氏子，隨翁姑夫婿，逃水災，被衆冲散，獨身爲無賴所困，故此啼哭喊冤。蔡遂收留少婦於別室，雇老婆子伴宿，遣人尋其父李德輝來認。李至，父女相見，泣訴前事。蔡遂贈李百金，同人樂助二百金，共成三百金。李感德不盡，又慮父女回家，身重難行，恐被人側目，蔡欲擇役遠送。即有徐州人童勇前來討差，送李回去。素知童勇盜嫂爲妻，不法之徒，不准其請。童遂對天爵誓，如有見財起盜心者，死被狗食。蔡見其罰惡誓，遂命之送，再加十餘金，與李作路費，交童收下，代李開發車力飯食賬。後數年，蔡避地淮城，李來拜謝，始知李得金重盤家園，復還舊業，居然小康。其女婿親家，皆團聚一處。時童勇已死，埋大黃堆與其嫂同穴，俱被狗食。因問李當日送歸情狀，李曰：「公祖所賜路費十餘金，皆係童勇藏匿，未吐一金。到家後將數十金藏在房中抽屜內，亦被童竊去。」蔡始知童誓之顯報也。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余訪鶴門於上海陸家花園，口述如是。

古樹能言

壽州禹王山頂，有古白果樹，不知年壽幾何？相傳禹王問樹幾千年，卽此樹也。咸豐初年，捻匪張祿行兵過樹下，張欲焚樹，樹大聲疾呼張賊曰：「汝欲焚我，令汝連打敗仗百回！」張怒命兵焚之，賊去未半時，而火自滅。嗣後果然賊連打敗仗，被官軍擒而誅之。

盜物歸償

勒相國有純綱洋表一對，不差秒刻，恆佩不去身。夜則置榻旁桌上。一夕忽失去，並無形蹟，亦未失別物。因囑步軍統領衙門嚴緝，月餘未得。夜中忽有一人跪臥榻前，稟曰：「洋表乃小人借去，今已奉還。小人閑居無事，如蒙委遣，尙能效力。」相國噤不敢語，其人歎息去，欵然滅蹟，其表仍置桌上。

幕女裝奸

孫承之徒，徧滿全川。有鮑德基者，全不諳律例，而兇貪特甚。曾就敘州府幕，未及一月，卽與司閹爭毆而出。孫浼求制軍薦與某觀察，到署之日，卽與廚役爭論，每月九十文之鹽規，怒詈不休。明日因紳士公呈，請修城垣，鮑擬一告示，內有工程浩大，本道一人獨力難支，必得募化，集腋成裘，共襄善舉云云。觀察大笑。又明日，鮑擬一札，令訓導王某督修城工，觀察持之不下。鮑云：「此乃我討之情，不過將來想一議敘耳。」觀察知王某出銀四十兩買此札，因云：「渠得議敘，例加一級，我則要降二級。」鮑力爭訣無此事，觀察取則例示之。鮑仍悍然不顧。未幾富室吳某，爭產涉訟，鮑串同游棍何某，同事顧姓，把持撞騙，講定銀四千八百兩。隔夜儉抄堂斷，觀察查知，提

司閹與其儕五人夜飲，雖臥房甚遠。鮑以爲其奸已成，持刀突入，僅有其女裸體臥床，而司閹不知所在，惱羞成怒，以爲奸夫脫逃，而司閹拉同食四人爲證，稱其女進房竊物，兩相爭鬧。觀察審案在五月十四日，幕捉女奸，卽在五月十六夜，假意辭館，觀察並不固留，遂奔訴於孫竭，力傾陷，無所不致。鮑後無人延請，意甚忿鬱，忽患背疽，胸膈洞穿，臟腑皆見，呼號床席，半載而死。其妻女流落爲娼，有嘉興沈某自蜀歸，云同寅公餞時，席間遇一妓，卽其幼女。座客有詢其前事者，女慚不能答云。

活石獅子

成都府署，二堂內有石獅二，製作渾樸，高三尺許。人摸其頭，則頭痛；摸其身，則身痛。四旁有木圍子，恐人不知，而誤近之也。月明之夕，時見滾躍庭中，然不爲人害。相傳爲蜀漢時之物。又署中觀星臺，稱爲武侯所造，見省志。

道術感應

施亮生真人，自幼出家，年二十餘，虔誠齋沐，禮斗四十九日，祈賜感應。至四十七夜，正在禮拜，忽聞空中銅環聲，自遠而至，須臾其聲漸厲，異香馥郁，紅光亘天，諸神持戈戟擁衛者甚衆，斗姥乘輿而降，施俯狀庭下，不敢仰視。斗姥降輿南面坐，問施所求何事，以振興道教對。賜以信香三炷，升空而去。但見神光徧體，祥雲繚繞而已。施後塑穹窿神像，燃點信香，以符攝召諸神於水缸中現形，合塑像在旁裝塑。故雷部諸將，相貌威嚴，與別處迥異。施能游神天界，諸神俱見。一日靜坐出神，空中白氣彌漫，一無所見，云先賢閔子過也。施雖道士，深通儒理，後屍解云。

活死和尚

金陵城外長干寺，六朝古刹也。中有一僧，涅槃已二百餘年，跌坐不仆。肢體柔軟，隨時更換衣服；兩眼神光不散。以手撫之，肌膚中似有溫暖之氣。寺僧以龜奉之，呼爲活死人也。

魚首現紅球

康熙年間，甯古塔沿江石壁上，夜有紅光照耀數里，如旭日初升。後漁人獲一青魚，其大專車，有徐某買其首者，熟剖其碎，得一紅珠大徑寸，紅光高數尺，室中皆明。石壁之光，從此遂絕。攜珠入都，售與某王府，獲銀二千兩云。

犬解夙仇

山西某明經，過親串家，見初生黑犬愛而乞之。稍長，馴良殊常，從不噬人。一日，明經夢一人渾身黑衣，向之言曰：「我與汝有夙仇，當斷汝喉。但數年來，汝象養有恩，不忍殺汝。明日緣盡當去，然亦不肯寬釋。汝少紓我憤，即去矣。」醒後，思其夢甚異，恐有禍患，杜門不出。午後飯罷，獨立階下，犬忽奮躍直前，噬其股肉幾落，血流滿地，以舌舐之。家衆並集，縛犬欲殺，明經頓悟前夢，對衆白其事，令釋縛放之。犬忽長嗥數聲，伏地死。明經具棺掩埋，復禮懺解冤，後遂無他。

腎囊消縮中露女形聲亦改變兩乳高聳竟成女身羣訝爲不祥不數年遂有粵匪踞城之事

縣令獻蟹

廣東山中產蟹稱佳味也名爲「山菜」頗不易得。慶制府督兩廣時屬令有進獻者以磁鉢貯之於蓋上用紅紙大書「兩廣總督部堂慶」專人賚送。制府啓視乃一籠也不覺失笑。明日與司道談及某令聞之驚惶失措進省求解兩司云「制軍以爲笑談並不噴怒毋庸求見矣。」令遂安善仍回本任。

一日三喜

金華朱某弱冠游庠貧苦殊甚年逾三旬尙未得子。其妻臥病經年時屆鄉試迎妻母於家暫司炊爨。試畢回家妻病益劇重陽後腹痛陡作胞胎已破始知孕也。往喚收生嫗甫入門房內呱呱一聲已生子矣。妻母往樹下澆水灶忽陷入穴中露出藏銀無數奔告於壻方共檢視門外鑼聲震耳人衆湧入報捷者至矣所以富貴功名皆有命也。

棋杆林立

京都南橫街多棋杆廟其神最靈人有應得錄籍虔禱之可預撮。若命中本無求亦不獲也。如願後於廟門首豎立棋杆一對今杆木如林矣。有某生在京就館貧苦無奈自度無致富理試往禱之半年後有陝西少年盛服至乃新科舉人入都赴禮闈者。屏人語曰「余上年鄉闈者首藝乃錄君舊作幸勿道破敬奉千金爲壽。」蓋是

生藉隸江蘇，當年應試之作，刊入試讀者也。貧士驟獲千金，始信神靈之應驗也。

金山寺巨蛇

鎮江金山寺，有巨蛇，其粗如甕，身長數十丈，然不恆見，數十年一出耳。道光某年，一日寺僧晨啓門，見蛇橫山麓，頭入江中，良久不動。迨視之，已斃矣。江中浮出一巨魚，長十餘丈，蛇首入魚口中，相持俱死。

洞庭山異人

東洞庭山路公祠，後樓五楹，關閉已久。僧衆一日偶啓門，見東廂一道人，跌坐地上，羣相驚異。方欲詰問，忽從窗飛出，瞬息不見。地有鮮棗數枚，大逾常棗，鮮荔枝壳數片，餘香尚在。主僧取棗食之，壽八十餘。

大蜈蚣

蘇州進士王兆辰家，相傳廚下有妖，不辨何物。一日廚役早起啓門，見得一物，橫亘牆上，精光射目。禱視乃一蜈蚣，長幾丈許，背闊尺餘，猙獰可怖。大驚而退，是日灶陷入地中，其下空如廈屋，知爲蜈蚣所伏。以後不復見。而王氏亦漸衰。居隣云：「蜈蚣後潛於神道街土墩內，月夜時，有紅光沖起。」

孝子可嘉

丁雪符述友人盧敷五司馬，言承乏湖北，咸豐縣時，某地數百家，居民福祿。一夜忽陷爲潭，中有劉光貴孝子

補遺時隨太守知安陸府事親至贖贖不與無不贖異聞之中丞胡問芝先生贈銀三百兩欲奏不果此事通省皆知天子重孝子如此余亦樂爲書之爲後世事親者鑑之

土地押妻

泰州南門外東村有土地廟。一日失去土地太太。鄉人遍尋，竟於西村土地廟中，見有兩位太太。東村疑西村人盜去，遂請之而回，仍置太太原位。明日視之，太太仍然失去。衆鄉人又到西村廟中，又見太太兩位，如是東村人與西村人，爭論詰訟，官亦莫明其故。是夜東村土地，示夢廟主曰：「勿與訟。是夜與西村土地賭錢，輸銀四十兩，無銀還賭賬，祇得將太太暫押限期未滿，尙未成親。望諸鄉人見憐，將紙錠若干，焚之於西村土地廟，則可贖回太太。否則太太總要過去，不由我也。」問紙錠一張，抵銀若干？土地曰：「一張可作銀一錢五分。」於是東村鄉人依數焚錠與西村土地廟，明日太太自回本廟座上。嗣後土地公婆一雙，至今尙在。泰州人傳爲美談，童叟皆知，亦爲一奇事。余曰：「世人好賭，輸錢賣妻還賭債者亦多，不信土地公公既爲一方之正神，亦染此惡習耶？土地輸妻，尙有衆鄉人焚錠贖回，團聚如故，世人輸錢賣妻者，不知當方土地肯代贖妻否？耶書之爲好賭者慎戒。」

李湘舟死難

吳門伶人李湧，字湘舟，事親極孝順，作人正直，能傳神，善繪戲文，無不逼肖其情狀。天生妙筆，非畫史所能及也。住顏家巷，吳中名流善畫者，皆好與之往來。其爲戲，則做奸臣醜脚，其爲人則中正和平。余曾見之。庚申之難，李死於賊中，惜哉惜哉！

雷擊惡夥

無錫蕩口鎮飯店中，有喫客身懷洋四十元，飯罷出店門，遺失洋在店。其夥某見而匿之。客來店詢尋洋包，不見，向店夥取索，許酬十元。店夥不認，回客並無銀包見之，反留客點心，買毒藥放在點中。客將下箸，忽然腹脹，要如廁，天頓黑，霹靂一聲，只見店夥手捧銀包，跪在客前，已被雷擊死矣。其點變爲黑色，始知其置毒殺客也。同治元年事，丁錦帆先生口述，書之爲世之謀財害命者戒之。

假隨

康熙癸巳孝廉，閔望字雅生，本世裔，屢躋小試，無意功名。一夜忽夢其父告曰：「爾今科當發榜，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卽檢書架，果有其父遺稿。遂借范姓監照錄科，是年竟捷，後爲富陽令。時當鄉舉，奉聘入簾，公自思此事久廢，恐屈人才，乃請同里名士朱東村先生，扮作隨者，代爲閱卷。主考喜公卷不妄薦，榜發，惟公門桃李最盛。元卷亦在公房。及解元調謝恩師，公曰：「非我力也，自有汝真師在。」遂令相見，備述所以。一時極盡賓主友朋之樂。吁！此見公之虛懷容物，不掩人善，非東村亦不能以屈爲伸，而相與有成也。東村諱之樸，字寧周，鄉宦葉鳳毛，皆受業焉。余曾讀東村集，錄其試院口號六首詩云：「釣臺蜜邇恨難登，別久西湖去未能；不信名場無夢到，偏來棘院看賓興。比舍萍蓬四國英，雲間日下乍通名；何緣傾蓋如同室，但解論文便有情。癡雲日日結重羅，渾似羈懷撥未開；爲念白袍憐雨立，聚奎堂畔卽蓬萊。芟除蕭艾掇孤芳，老眼明蟾欲鬪強；鍼芥但憑心裏合，笑他失點說荒唐。天香飄盡已深秋，點勘宵闌鎖院幽；辛苦有心誰可負，漫嗟鍼線爲人謀。淡墨題詩目下春，繁更促點半宵中；鳥飛姓氏如風去，多少連床夢不同。」

直僕

奉賢周貢生周思永，長髯豐頰，儀觀偉然，少孤好弄。其父歿時，命一老僕輔之。僕能盡其心力，百般防閑，不敢少恕。時周年少氣盛，恃其富豪，荒於酒色賭博，僕則晝夜伺察，周亦爲之嚴憚。見僕至，輒起立，有所命，毋敢違。甚至怒加楚撻，亦所不辭。後周之得以保家，而成一邑紳士之冠者，未必非僕之功也。噫！若此僕者，是真不負所託，而其父不託他人，而獨咐之此僕，其誠自有過人者。而周亦可謂善服於義者矣。周今年已老，尙儻好客，有小孟嘗之風，於所居建花園一所，購蘭亭真蹟，石刻三卷，藏其中。四方求者踵至，周應接不厭，惟少需揚工口食而已。

歸魂洩怨

鬼神之事，儒者所弗道。以其越常理而易滋疑惑也。然孔子不言其德之盛乎？是知弗道者，本爲俗人慮，非爲智者防也。予童時隨叔父游陝，遇流民洪佛寶，洪係太倉寶山人，其叔洪心一家擅素封，晚年乏嗣，只有一女佛寶，應嗣心一視佛寶才短，且惑於妻妾，意欲向女，臨終不許佛寶入視。鄉之狡黠者，羣爲不平，慫恿佛寶率領多人，搬搶一空。其家鳴官究治，賄囑有司，竟誣佛寶本爲繼子，原非嫡姪，從重治罪。於乾隆四十三年，發配陝西鄜縣爲流。因彼風土異宜，難於生理，姑依余叔姪懇田於終南山黃上坡。至四十五年秋八月，被虎所噬，慘不忍言。四十六年，予叔姪回里，始祖道時，予身早覺凜然有異，遂發病兩日而愈。就知其魂之來附也。予至吳淞江黃浦，其魂卽歸家，向渠嬸渠妹索命，且言在陝境遇之苦，歸途跋涉之艱，其家百方悔罪，許以薦度，終不能釋，卒至立斃云。

精相喪生

常州廕生顧鶴鳴，善相人之術。久寓吾邑城隍廟西園。嘉慶二十年秋，相邑棍陶奇山，指其面帶殺氣，三日內必犯官匪牢獄之災。言過功直，竟觸陶怒，突起將顧毆死。陶現今繫獄抵罪，嗟哉！顧之操術，信神驗。顧之罹禍，何奇酷！雖死生或有定數，而究怪顧之精於相人，疎於自相也。紀此爲售術宵小不知者慎之。

姑嫂墳

在南匯下沙半路，張宅東後，卽金姓宅。相傳姑姓金氏，因嫂某氏孀居，不忍出嫁，伴嫂終身，上事父母，以盡其天年。下撫幼孤，俾至於成立。嘗於嫂立誓曰：「生則業已同操，死則尤愿同穴。」歿後其姪不敢違命，卒於兄嫂同墓。其墓忽生銀杏兩株，枝常連理。要知貞魂所感，雖在草木，亦有異於尋常之蔥茂者。其人其德之原足不朽，千秋乎！予於乾隆暮年間過其地，猶及見之。

禍兆福先

唐孝廉曾颺，未捷之前一年，館於其鄉嚴氏。一日虛窗獨坐，忽聞牕外問曰：「汝知呂錡射月之事乎？」孝廉啓牕四顧，絕無人蹟，蓋鬼語也。歸訴諸封翁，笑曰：「先生相與驚訝而已，亦不能知其故。明年南闈報捷，適一報者墮河溺死，以爲遂應其驗。不知赴禮部試後，候選留都，卒遇永定河水發，既受驚悸，復迫飢寒，竟致病歿於都。始悟呂錡射月之夢，雖射楚王中目，已乃退入於泥，亦致殞命。卽一語而奪魁遇水之兆，不啻明告於前矣。鬼神之德，信盛矣哉！惜當局中，終莫能測度而一爲趨避耳。」

受欺忽發

素受人欺者，有予忽發大脾氣，此陳希夷心相編語也。吾蓋於南邑朱封翁，爲章信之封翁，朱孝廉毓賢之父。少蹟童子試，欲青一衿而不得，乃棄儒就農，躬耕於邑之五窰港。父子勤儉，漸致素封。其鄉有閔某者，老訟也。有田數畝，在封翁宅前，欲售重價，多方啓釁。封翁不敢與較，孝廉兄弟恐生後患，因各出私財與之成交，以中其欲。閱得錢販棉花百擔，冀獲厚利。至來春，忽全家被回祿，不特積花俱歸烏有，而家資亦爲灰燼矣。而孝廉於是科竟捷，嗚呼！誰謂天無報施哉？宜胡業師爲予言之，而不禁三歎息也。業師姓胡諱源字文洽，藝塘其別號也。壬子科貢生，與孝廉同鄉，知之甚詳，囑余紀之，殆欲爲世道人心挽焉。

水危

乾隆壬子，余館於南邑唐氏，其鄉有王紹周者，爲沈氏操會計。一日沈命其出販，王辭曰：「星家向謂余命中有水危，故平生不舟行。」沈許之。其年四月，沈之戚屬吳姓招飲，適其子已臥病，聞枕邊有人喚曰：「一起起速伴棺去。」子驚告其父，且曰：「兒病似不起，父親今夕不必赴宴。」王曰：「汝病不危，况吳家距在咫尺，父往即歸可也。」至晚，卒與沈並宋衛二人同赴宴，酒歡甚，吳觀其有醉狀，故斬之，王囑曰：「今晚即醉歸溺死，亦不索汝命，何主人之吝也。」及席散，堅留不住。至宋宅，離家祇半里，王寄衣服屬子於二人，不顧而去。疾走如飛，追之不及，一似有人拉之者。及其所居之東，約二百步過小木橋，至下塊竟失足，二人急喚其家人同救之，見足在水中，頭在灘上，皆疑其無恙也。而孰知已歸道山矣。噫！誰謂命數可逃哉？真不可逃耶！

虎傷

乾隆辛丑，予居終南山之黃土坡，其秋遭虎警，鄉人詢其狀，予述之。有楊姓一叟曰：「某亦虎口餘生，前三十年卽于爾處住墾荒，冬日將雪，於場上收柴，虎潛至，將某撲倒。某知爲虎，不敢掙，亦不敢高聲。虎自是不用全力，卽擒去。某妻見之，呼號不已，山巖爲之應響。虎疑對山有人聲，將某放澗邊，飛奔而去。某妻叫曰：「汝尙明白否？虎已去，何不逃回？」某聞睜目視之，虎果不在，努力起走。虎回見，追某至門，某妻閤戶，扶某上床，將腰間抓落肉一片，疾忙按上，一暈而絕。夜半方甦，醫治兩月而愈。」予見楊時，其年已花甲餘矣。生計頗饒，兒孫林立，洵乎生死有命，數定矣！

□ 娑婆實

予昔遊陝之鄠縣，聞南鄉有一樹，高五丈許，大十餘圍，形類冬青，鄉人謂之「娑婆樹」。葉茂結實，如木瓜，剖之則汗泥一腔，不可食。相傳有一道人過此，天氣酷暑，苦無林蔭少休，乃搔其頭垢，剔作一團，顧謂牧豎曰：「吾種一樹與汝納涼。」未久卽生此樹。

□ 黃棟頭

乾隆戊申，予訪父，執大學生李民望，于奉賢蔡家之西南。其宅前一樹，大數圍，高五丈餘，形類槐，春摘嫩頭用鹽湯撈過，晒半乾可食。至有取而賣者，有過其地者，問黃棟頭樹二十里內，無不知者。紀載所傳，南方多木蜜樹，此殆其類。

□ 偷情五聖

吳中有邪神曰「五聖」常淫人婦女。岷山某氏婦年及笄，頗有色。一夕，窗櫺窗下，「五聖」忽至，求淫女。言遣之曰：「君雖多情，妾尙閨女，倘一玷污，貽誤終身。西村某婦可以求之。」聖曰：「余曾至焉，乃彼心正。」女怒曰：「彼心正，豈我心不正耶？」舉坐板欲撲。邪神爽然而去。世謂奸不干正，觀此益信。事載澹明居制燕卷之尾。澹明居者，馬敬六先生書室也。先生諱嚴，雍正甲辰進士，居南匯之北，六竈。精術數之學，能識造化元機，惜其未仕而卒。

■ 姦淫判官

金陵南門外，有土地廟。某姓婦，頗有姿色。一日至廟還愿，忽見判官對己而笑，驚異而歸。晚間有巨人至，與之交，以後無夕不來。婦體漸羸，治之百無一效。有人曰：「凡治邪，必知其爲何物，方可施法。」于是俟其再來時，婦隨取其頭上一物，藏於枕畔。明日視之，乃紗帽刺一角。婦始悟，備述前事。夫向廟中迹之，果見判官紗帽，左刺已失去。遂控於巡城司馬，差役向之，觀者如堵。審於大街之上，杖之，塑泥盡落，膏血流地，是後婦之病遂愈。

■ 臘家灘

陝西八水之下曰澇河，在鄂縣西南，出終南山澇畎谷，上有沙灘三十里，相傳宋元間，臘姓居此，富甲一郡，謀爲不軌。常自書其門曰：「若要臘窮，天坍澇河乾。」蓋指門前稻田八百頃資，澇水灌溉，坐收萬斛也。一日有道士求布施，竟曰無。與一老僕婦，啖之以茶餅。道者臨去曰：「此間將有難，汝有善心，尙可救，慎毋洩漏。」婦求計，道者曰：「後見石獅眼紅，汝即避之。」一日館中童子，取硃戲塗獅眼，婦伺見之，即滄皇遁去。至晚風雨大作，水溢山崩，將臘氏所居衝作砂礫場。至今疾風暴雨，時尙聞有鷄鳴鬼哭之聲。

孽龍洞

終南山秦嶺下有一石洞，東西綿亘一百八十里。洞門高數丈，橫闊稱是。其中黑暗潮濕，無人敢入。相傳有孽龍據之。唐天寶中，某宮主于上林苑觀鞦韆戲，被孽龍攝去。適樵者從洞邊過，聞片雲中隱隱有女啼哭聲，樵者掣柴斧擲去，撲下繡鞋一雙。明日進呈，備奏其事。唐皇命兵千名，令樵者引導，入山勦捕，數日不見動靜。惟夜視洞口，若有懸燈兩盞，光射數丈。軍人射之，光忽散。將軍募死士百人，各執火把利器爲先鋒，將軍隨後殺入。幸此妖左目中箭，正在養病，守者懈弛，直至其中尋見宮主，宮主遂指此妖臥處，急取被蒙其頭，將軍奔上斬之。復至洞後，殺盡諸妖，救出宮主。今乾隆三十年間，有土人欲窮其際，挈大膽者二十餘人，探入五六里，無所得，惟見繡鞋一隻，相顧愕然，火滅而返。

大繭如甕

道光丁亥，湖州養蠶人家，忽衆蠶共成一繭，其大如甕。民聞於官，獻於上憲，以爲祥瑞。擬欲上進，有在籍某侍郎力阻而止。其年湖屬蠶事倍收。

忘男忘女

雲間姊弟二人同母所生，姊力大聲雄，廣額高額，足巨如羅，喜與人鬪，壯夫數人不能近。性耽牧豬奴戲，時入賭場與無賴博，然絕無所染，三十餘猶處子也。弟丰姿姣好，性甚柔婉，日坐室中，調脂弄粉，時作婦人裝，喜爲人。姊逐臭之夫，羣趨之。姊若忘其爲女，弟若忘其爲男，而自甘爲婦人，弟亦甘爲男。

巨盜美計

京師有巨盜，獨身行竊，超距如飛。顯貴家失物甚衆。一夜復入顯者家行竊，羣僕齊起，明火掩捕，跳而免。僕中有素識其面者，明日指名嚴緝。盜於火光中亦見僕面，知必破露，乘夜越城行二百里，抵良鄉，天尚未曙，一腐店開門汲水，燈火熒然。盜衝入取銅杓而走。腐店追執之，送官收監。京中行文各處協緝，遂解到京，歸案。自供本係小竊，是夜在良鄉被獲破案，豈能復在郡中行竊。官檢案牘，良是薄責而釋之。

霍光璧

揚州鹽商黃姓家，藏有霍光璧一圍，徑五寸，色葱白，一面作雙龍，一面累黍紋，玉質溫潤，古澤盎然。邊刻「勅賜大司馬博陸侯霍光璧」篆法樸茂，刀刻精妙，名人題咏，殆徧。黃姓什襲藏之。

魚長三丈

崑山城外沿塘石橋久坍，行人病焉。集資重建，匠人入水釘春，久而不起。二人繼下，又不起。少頃一人蹈波上云：「有巨物橫身臥河底，兩人並爲所啖矣。」遂截河築壩，戽水，一黑魚長三丈許，潑刺泥淖中，斫以利斧，數日方死。地離海濱不遠，殆乘潮而入水，退不能去，故伏此云。

上方山淫祠

蘇州城外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久爲「五通」所據，禱祈無虛日。淫巫妖僧據爲利藪，山魃木魅僭竊威福。民

問婦女疾病，必稱爲「五通」所致，許愿賽會，舉國若狂。自湯文正驅逐之後，不敢顯然作祟。而鄉僻村巫，仍借以爲名，恣其恐嚇。至道光年間，御史李逢辰劾奏，始將淫祠拆毀。土中掘出一碑，大書八字云：「酒池肉林，過湯而散。」

陝西大鳥

陝西北山產巨鳥，大逾索蛇，高丈餘，兩翼之廣如扉，冲霄而起，若垂天之雲。爪甚鈎利，時入村中攫牛羊。人若獨行，亦有被攫者。居民一見此鳥，卽鳴鑼放鎗炮逐之。有一人得其一毛，長六尺餘，或云卽鵬也。

蘇州秀才案

嘉慶年間，吳縣庠生吳三新，欠楊敦厚錢三百五十千，控於官。吳令甄輔庭答之二十。諸生以未革擅責，又是日係忌辰，例不刑人者，羣激公憤，訴於府署。知府任兆烜，令隸持杖逐之。適學政平恕，舟泊胥門，羣往赴愬。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指爲扛幫，斥革三十餘名。總捕李焜，凌辱鍛鍊，甘心庠序，士論大譁。未幾星使來吳，巡撫學政均罷。元和袁仁虎吳縣馬照，王元辰，擬軍餘俱開復。後李焜以私書囑託，爲其子貪求入學，被湖南學政所劾，遣戍新疆。造物每於報復之際，示以巧應，世之倚勢竊權者，其亦可深長思矣。

刑部刀預兆

刑部堂上設刀架，排列五刀，第一刀前明楊忠愍臨難所用；第二刀前明熊襄愍臨難所用；今俱不復用。第三刀乃太員伏法所用；第四刀，第五刀乃尋常刑人所用。鋒刃活利無比，歲久通靈。開印日，司務廳掌印收案馬。

光年間，第二刀上忽血漉流出，知必有大員就刑者，未久提督余步雲以失律誅。

匪搶米案

嘉慶甲子五月，大雨兼旬，河渠泛溢，田禾盡沒，米價驟貴。鄉村富戶，漸有剽掠之事。二十八日，城中臨頓路，唐萬興積米十三廩，爲匪人所搶，蜂屯蟻聚，毀垣直入，聲如雷震，勢如潮湧。元令張炳南畏縮不前，知府鰲圖令解散，亦不聽。撫標中軍參將祥泰率兵弁擒拿六十餘人，始闕然散去。是日城外被搶者復有數家，撫軍以俞長春爲首，斬之以殉。俞平日喜在地方多事，其實搶米時，俞在胥門萬年橋茶館吃茶，並不在場，坐以爲首，實非其罪。後唐姓父子臨死時，俱稱俞來索命，遺一子入京，學習賤業，未幾亦死。銜冤茹恨，怨氣鬱結，輾轉報復，延及數代之後，吁可畏哉！

罷官延壽

道光年間，頭等侍衛李湘甲，因案收刑部監。隸籍山東，聞老母在家病危，急欲省親，乘夜越牆回家視母；後仍赴本縣，自行投到。邑令張某實稟報，巡撫某因從前江蘇緝獲逸犯任松宇，巡撫加官保銜，知縣以直隸州陞用，欲援此例，覬得加銜。將稟發還，令改作緝獲。張因逃犯緝獲，即應正法，自行投到，罪不至死，不忍以人命博陞官，堅執前稟不肯改。巡撫大怒，不兩月，卽劾罷之。張離任後，貧無以歸，寄居城隍廟側。夜夢神來拜，言本於七月內當死，存心行善，保全人命，延壽一紀。又因無罪罷官，再延一紀。語訖而去。張本忿鬱不平，至此釋然。居民因其平日多善政，助以貲斧，乃歸。

官姦幕女

陝西督糧道，缺分最優。有龔某以翰林外擢，年未四旬，其幕友紹興章姓，挈眷入署，有少女年甫破瓜，姿色絕人，時入內宅，與龔相談笑，眉稍眼角，彼此留情。龔每夜到後園玩月，章令其女乘間挑之，遂於園中私合。龔善繪蘭花，一日女持摺扇求畫，龔作並頭蘭贈之，綴以詩云：「墨蕊一枝斜，含毫腕碧紗；濃葩和露吐，寫出並頭花。」數日後，章邀龔至己室，稱女私孕，以扇作證。龔無從辨，以重金息其事。章遂縱女賣奸，署中公事，一手把持矣。未幾龔丁憂去，繼之者為漢軍佟某。章洩龔推薦，仍留署內，欲以惑龔者惑佟。佟本好色，素善房術，姬媵中無當意者，一見章女大喜，仍約於園中私會。羅衫乍解，鼓銳直入，蹂躪竟夜。女不能支，脫陰而斃。佟棄之去。明日章見女子，夜出魅人有被盡惑死者，延道士禳解乃安。

福建巨案

閩省孝廉林越，久在督署司摺奏，因受賄事露，為制府某所逐。遂將閩省虧空情形，密告將軍魁倫，且代作奏稿，懇懇入奏，激成大獄。督撫均伏法，道府州縣問重辟者數十人。總辦新任藩司某，刻薄峻急，於應抵應鎖各疑，概不除扣。無辜被害者不少，而庫帑反溢出數十萬。林為某公門下士，春闈時謁見某公，某公不平其事，面加深責，且言將來必有報應。後任四川邑令赴西藏路卒，以衣箱載其屍歸。家屬啓視，血肉一堆，蛆蟲盈箱而已。

地生毛

占驗云：地上生老毛，人民離散之象。嘉慶十九年，予鄉遍地生毛，黑黃蒼赤，不一其種。夏間天時亢旱，禾綿盡稿，米價騰貴，民不聊生。延至十月，沿海飢民，託名「拾落花」，千百成羣，四散搶擄，幾至絕。頃之，有同極力。

官妻流落

李氏廣東韶州府樂昌縣人，乾隆中偕夫駱秀金販於閩。未幾，其夫棄商從戎，屢得功，陞至千總。駐臺灣卒於官。長子孝九，亦授外委。次子孝行，拔戰糧。嘉慶二年，隨盛總兵平教匪，皆戰歿於軍。李氏年望五旬，不能歸籍，漂流至婺源。鄉人王文雍，娶爲繼室。人詢其本鄉風土人情，尙能言之。歷歷。予贈以詩云：「夫君終任所，二子死沙場。宦海沈幽魄，遺孤浪過房。」有孫某，四川人，繼云：「鄉關萬里隔，身苦一身嘗。別抱琵琶怨，亡人恨未亡。」

逆婦化豬

嘉慶初年間，江西南昌府某姓婦，性行不端，與人有私，忌其瞽目姑覺察，欲毒死之。炊飯三團，囑曰：「媳往母家歸寧，兩日始回，姑無人養，自當溫食之。」婦去後，忽有募緣僧叩門，求飯。媪對以故，僧曰：「予有米三升與汝，易此飯充飽。」媪許之，僧臨去，並將女衣一件爲贈。媪權于鄰人寄炊。第三日婦回，見姑無恙，驚問其故。媪告以實。婦見飯團在門前樹樞上，視所遺衣甚佳，攘著之。晚間忽脫不下，周身發痛，生毛化豬矣。口中號咷告人曰：「氏以淫行，欲謀害姑，今遭天譴，受此苦楚，愿衆人毋笑我也。」四方哄觀者，日以千計。

夢露夙因

予與詩人張野樓，皆人情冷淡，骨相清寒，言語時帶烟霞，作事每拘性理，故不求異俗，而與俗往往柄鑿者，坐此病也。自非有道者，烏能相賞於風塵之外哉。野樓嘗欲披剃入空門，予曰：「余與君在俗而染俗者甚少矣，業

已神似，何必更求形似？野樓然之。要之人之稟賦，本難泯宿根成和，予言之鑿鑿矣。嘉慶戊辰冬，約與野樓往訪友人閔璞山。未至之前一日，夜間閔忽夢佛寺浮圖二座，一從東北，一從西北，皆向其居冉冉而來。不覺驚異而寤。及倒屣，余二人而閔之。會心絕遠矣。蓋浮圖者僧也。東北西北者，野樓居南砂，余籍上海也。審此則余與野樓，當爲僧人轉世也。

潘松舟魂言

潘松舟，北直人，有女嫁嚴湘舟。吳門收後，後其女病，潘魂附於女身，言生前事。女問潘何人，潘曰：「我汝父也，忘之？」女問爺在冥間何處，曰：「在治司衙署造冊。」問何冊，曰：「凡遭長毛賊殺傷擄掠燒房拆屋與夫在賊中無恙者，逸出者，房屋完好者，皆奉上帝玉旨，預先造冊，俟賊臨城，本境城隍，捧冊迎接。天神文冊而退避之。爲父當日隨治司，避地江南通州海門。」又曰：「我憶念生前老友某某，親戚某某，汝速着婿請來與我暢談一日爲快。」于是其婿邀還家來相見，嘻噓太息，言相思之苦，離別之長，言多難述。女尋病愈，潘亦寂然無聲。吳下老宿士葉調生，廷瑄先生，與余二十餘年不見矣。同治六年十一月下浣，相遇於上海，也是園，湛華堂，談及果報，因述此事。嚴現上海亦葉君之舊相識也。

焚淫書得名錄

葉調生與余言桐鄉人嚴鈞秀才，生平無他過，獨好看淫詞小說。一夕夢到陰間，見閻君坐於殿上，謂之曰：「汝在世間無他過，獨好看淫詞小說，名錄因此而減去。汝能立志，將此等書燒燬，則名錄有增。」嚴遂叩頭，聲言

間嚴故聞其臭也。閻君曰：「善哉善哉，汝永遠改過，還汝名祿。」遣鬼役帶嚴去省母親。嚴隨至一小衙門，見堂上坐一女官，視之卽其母也。悲從中來，涕泣而言曰：「母親，胡爲在此做何官？管何事？愿聞之。」母曰：「我在此管望鄉台，無他事也。」又曰：「吾兒，此處不可久留，速去。」嚴依依不忍離母，愿侍母居。母怒，遣役帶上望鄉台，四顧一望，皆煙霧迷離，下無所見。役從後推之，落在自家灶屋上。見天窗欲下，嫌小，先以兩足伸下，覺有人扶持，下地見灶君，端然居灶上，貌似先父。當鋪中總管老朝奉，詢之果然。夢醒，張目視床前字紙炭一堆，餘烟鼻未絕。辛酉嚴舉拔貢，名祿兩全。云：「余平生不喜看說部與淫詞小說，至亂後避地江北通州石港，場於塔家，無聊之極，見一部紅樓夢，上有王魯王復老秀才手批，讚嘆不已。因取閱一通，知此書曹雪芹有感而作，意在勸懲，而語涉妖豔，淫迹罕露，淫心色藏，亦小說中一部情書。高明子弟見之，立使毒中膏盲，不可救藥矣。其造孽爲如何哉？因知淫詞小說之流毒於繡房綠女，書室紅男，甚於刀兵水火盜賊。世之好善者能收盡淫詞小說，一概焚之，其功德爲何如哉？」書此爲天下後世看淫書者鑑之。

■ 螞蟻報讎

吳門尙書巷民家，素用老婆子顧氏，年已七十餘，平生最惡蟻子，一見便殺之。主人時時勸戒不聽。一日下階失足，一跌而死，主人卽以蘆蓆覆其屍，遣人報知其家人。片刻子婦收殮，扶蘆蓆，但見自頭至足，皆是蟻子，盤纏無計其數，並不見頭面肢體。驅之不去，祇得將屍連蟻入殮，而共埋之。余曰：「蟻之爲物，至微至細，尙知報仇，何況怨毒施於人，其報仇爲何如哉？」書之爲天下之好殺蟲蟻者戒。

■ 忠犬殉主難

咸豐二年，上海土匪作亂，縣令袁公又村死之。屍橫堂之上，一犬臥側，晝夜不去。土人徐隨軒買棺殮公，停柩堂中，其犬仍臥靈前，與之食不食而斃。鄉人造袁公像，入昭忠祠，座下造一犬蹲其旁，與袁公共受萬年香火。如斯忠犬，大可風世矣。

犬救主母

南潯張秀才書訓，號笏山。壬戌間，聞長毛將至，先載箬篋，往鄉覓宅，作遷避計。留其婦在家居守。一日，有一賊首至其家，見婦少年，逼之登舟。婦求死不得，方倉皇號泣間，其家一犬，聞聲從內奔出，直撲賊身，嚙其面。時賊手無器械，從者皆出掠，無人在，不得已，釋婦。犬終哮撲，嚙不放，婦乃得間，避出後戶。適遇其夫，掉舟來迓，遂相將登舟。行未半許，犬亦奔至，躍入舟。後聞此賊因受犬傷而斃。未數日，此犬亦斃。蓋與賊鬪久，已力竭也。葉調生口述。

犬守主屍

太湖營副將王之敬，字毅齋，奉化人。庚申秋冬，在東山禦賊甚力。辛酉二月朔，賊乘間登岸，王公拒於教場灘陣亡。屍棄蘆葦間，素蓄一犬，守之不去。終日嗥叫，其家人蹟得之，已十餘日矣，而屍不變。遂得棺殮，犬不知所往。木瀆徐秀才誦芬有詩記之。後其子呈報忠義局，敍出因犬得屍之由，應編入忠義錄。此犬亦千古不朽矣。

縣令子被闖

責以戒方，勒銀五千兩始釋放。兩手腫潰，憤鬱自縊。富人控於上司，而令善逢迎，素爲上游所庇，卒不得直。未幾丁憂離任，賃居鄉間以避暑，適與富人別墅相近。子年十六，姣麗殊甚，富人遂與訟師謀之。覓一幼妓，僞作處女裝，日伺門側。邑令子經過，其女流目送盼，誘至入室，掩執而強污之，復令人送歸，祥告其事。令以爲辱，欲置之死。忽有省垣委員持檄至，蓋有虧帑未償也。令浼其緩頰寬期商酌，良久而去。其子已乘隙遁，不知所之矣。令知中計，不一月羞憤病歿。其子之避死逃出也，時已昏黑，伏於草間，夜半有持燈覓之者，以爲其父追索，噤不敢應。比至則富人所遣也。引之歸藏於密室，日與之狎。後聞邑令已卒，遂乘其醉臥，傅以藥而闔之。半載後，創愈髮長，靚妝豔服，宛如嬌女矣。縣人多知其事，因惡令所爲，反以爲快。富人每誇於人曰：「我用去五千金，買得一個男妾在此。」貪吏之報亦酷矣哉！

■ 惡幕地獄

道光辛巳，浙省大疫，始自杭城，延及各郡縣，手足拳曲，筋骨拘攣，片時卽絕。會稽楊簫客，驟病而歿，魂離神舍，獨行曠野中，意甚惶遽。遙見半里外，有數十人同行，疾往奔赴，一舉念間，飄然已至。中有衣冠者數輩，隨至一衙署門首，陸續唱名而入。良久，數卒牽以鐵索，累累出一吏持牌押之。近視，乃其妻叔殷某，已死十餘年者，因隨之行。至一處，四圍高牆，方廣數百丈，僅小門，高聲一呼，門忽自開，有兩鬼役內出，悉驅入門。卽見黑烟湧起，腥氣四達，呼號慘迫，耳不忍聞。向殷詢問，此爲何處？殷云：「此乃新置幕友獄也。」問何罪至此？殷云：「陽間官員失察子弟親戚家丁胥役，均有應得處分，獨有失察幕友之例，外省各官，惟學政延請幕友，例須通報，其餘督撫以至州縣，亦無通報之條。可見幕友一項，原非例所應用也。世間造孽，以衙門中人爲最，衙門中人尤以幕友爲最。若輩拜師結友，成羣樹黨，一官到任，或浼上司引薦，或托同僚推許，上下衙呼吸一氣，求其醇謹循良者，百無一二。」

冥司定議較量功罪，如貪污之吏，過財受贓，被其挾制，庸劣之員，昏憤糊塗，受其播弄。官既咎有應得，幕亦罪當末減。至若剛正廉潔，精明幹練之官，或請託不行，或撞騙不遂，挾嫌反噬，詭計千端，奇奸百出，必使不安其位而後已。死押入地獄，俟受害主人命終之後，質對明白之，再行定罪。倘其中有秉公持正之人，冥司亦必予以善報，原非一概苛責之也。」揚聞言悚然，向殷求歸。殷云：「君本非劫數中人，當送君回家。」命鬼卒導之行數里，抵家入門，一蹶而醒。計死去已一晝夜矣。後聞杭城名幕，同時疫死者數十人也。

樹中八卦

處州在萬山中，城隍廟頭門內，有銀杏一株，大可三人合抱，云爲數百年物。忽樹杪出火自焚，光燭城中，一晝夜方熄。僅存近根處，四尺許。匠人解之，中有八卦太極，像如淡黑描成。事在道光庚戌年，有友人目擊之。

峨眉入定僧

峨眉山共有七十餘寺，其最高者，爲銅瓦殿。山中入定老僧，坐茅棚內，垂眉閉目，趺坐終日，不食不飲不言不動，遠者百餘年，近亦數十載。或云以磬在耳旁擊之，即可出定，無試之者。寺僧云：其身將來口鼻出火自焚者，爲道成證果，忽然傾僕朽腐者，爲墜落，向有二十餘人，今存者十四僧。

聯珠合璧異說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古今上瑞。曾見友人錢君映江力闢其說，謂五星週天，遲速懸殊，從古至今，決無聯珠之事。以躔度推之，鑿鑿可證，說頗周詳。余不諳星學，不敢置喙。至日月合璧，則顯然可據。每年於十月初一日，寅卯

之交，在高山仰觀，日初出時，無有不合璧者。若九月小建，則不然。蘇人多於陽山頂箭缺上觀之，此則萬目共睹，無籍占驗者矣。

石最厲飛去

潯關有人黎明赴城，行至十里亭，見草中巨物蹒跚行，迨視之，乃石最厲也。大驚一喊，遂時立不動。進城後，聞人傳說府學一最厲，羣相疑惑，引人往看，正昨夜所失，恐其爲異，擊碎其首，墜下石片，均有血痕。衆將最厲年久者，盡去其首。樞星門外，有前明洪武三年一碑，最厲首中血絲隱隱，至今尙存。但如許大物，若從城門出，必被人見，豈空中飛去耶？抑變化隱形耶？物久爲妖，此可信也。

明代銅鐘

京師呂祖廟，一銅鐘，高三尺許，製造精妙。四圍列皇太后位，下管事宮女，一百七十餘人，後識天啓二年鑄。攷光宗臨崩，選侍求封皇太后，未允。天啓初年，宮中並無皇太后，豈集資在先鑄成在後耶？抑別有說耶？

冢宰暴終

山左尙書某公，性甚貪黠，裝作憨獸，每向人云：某某等俱學作偽君子，我則願爲真小人。督學山西時，勢甚張，穢聲狼籍。所過地方，供張極盛，必備妓女承應，甚至攜入考棚。後取同知女爲妾，被參謫降，十餘年，游升尙書，復因漏洩機密褫職，未幾仍起，官至冢宰，聲勢赫然。樹黨傾軋，以怨報德，而性極嗜利，卽素所不喜者，重賄一入，立卽權洽。某科會試前，先招門下士應試者五人，集其家，喚伶人名發寶者，侑觴，令每人各獻京錢八百吊，四人均

允，有揚州孝廉吳姓，以無力辭。是年尙書入主會試，四人均登第，而吳獨向隅，意甚憤憤，揚言其事，人始知之。伶人名喜祿者，素爲尙書所暱，出入臥內，與其妻女，見面不避。妾本天津妓女，尙書體甚強健，素無疾病。一夕入妾房，片刻卽斃，大招物議。其妾三日後，卽攜帶重貲分裝四車，逕入喜祿家，喜祿懼禍不敢納，遂在石頭胡同賃房居住，門庭如市。將碧霞朝珠出售銀三千兩，有揚州某太史見之，云係鹽商黃家舊物。有運司罷官，後購以進獻者。又有珠寶黃金壽佛三尊，翡翠搬指二十餘個，珍裘寶玩，不可勝計。有人以五千金售得漢玉，天宮珮一個，玉色瑩潔，血斑沁紅，眞絕品也。未幾隨一部選之江西巡檢去。明年復入都中，仍操故業。升庵所稱黑頭宰相，紅鉛夫人，斯之謂矣。輕薄子戲以文殼稱之。

幕友異疾

江蘇臬署幕友徐某，素以精刻爲能。有丹陽解省奸婦同謀，致死本夫一案，婦於過堂時，痛哭呼冤。臬司發府復訊，丹陽令張某知案翻必獲咎，以千金賄徐，當時知其事者，咸勸徐不可受。徐置婦於法，聞者冤之。明年婦死之日，徐月下見一婦人入其家，呼問爲誰，杳無其跡。是夜其子忽膺中流血，百醫不效，至明年四月而死。入殮之日，徐膺中亦流血，未幾亦死。其嗣遂絕。此近年事，幕友中俱援以爲戒。

游吉誤解

有塾師訓其徒曰：「作文之道，須脫胎先輩，窺其命意之處，庶成佳構。因舉必自集中，行人子羽修飾之句，文云，此文之妙，全在子羽固行人也。一句全篇俱從此着想，便見語無泛設。」一日，徒赴會考，歸題爲世叔討論之，實頗自喜。塾師閱其文中，忽云世叔固游吉也，全篇俱從戰陣立論，師詢其故，對云：「行人乃使臣，故從出行措

詞游吉乃武官，故從戰陣措詞。乃揣摩此文而效之者。師不覺大笑，然此徒頗有會心。近日子弟，並此不者解多矣。

談鬼見鬼

里有馮姓能視鬼，自稱年十三四時，遇一相士，言其兩眸有紋，當能視鬼。逾十四，即雙瞽矣。當時不以爲意。自二十外，漸能見鬼，後竟日甚。其言云：人家先亡，均依子孫而居，色蒼黑者其常有作灰白色，其家消敗在卽。若隱約，泛出紅色，則子孫昌熾矣。至街衢行走之鬼，紛紛攘攘，與人世無別，並不崇人。其三五成羣，沿途作擾者，俱地方野鬼，不能久留，亦有以救人爲事者。所居橋側，有溺鬼，偏體青苔，天晴沒水，或微露其髮，陰雨則出水坐岸旁。有小兒戲游將近水，以手攔之，使不前。歷久如是。與西山廟相鄰，每見新鬼螺綉而入，其無罪者，系至廟中，胥役辦事，一如人世。如是者近十年，時懼將來瞽目。後有人教以用婦人穢水洗之，遂不復見。馮本蕭山人，來蘇貿易，家頗溫飽，未幾一貧如洗，咸謂自罹不潔所致。馮回浙後不復出，其能免瞽目與否，不可得而知之。

陰差誤拘縣令

常州薛定雲，由舉人大挑，以知縣分發山東，候補奉差。下鄉與同寅賈某偕行，在公館住宿，忽暈仆於地，見兩差掖之去，入一衙署，一官上坐叱問曰：「汝是薛二否？」答曰：「姓薛。」官即怒責云：「汝見我何不跪？」卽令拿頰二十，薛被責大呼曰：「卑職並無錯誤，因何受責？」官愈怒曰：「汝係平人，何得擅稱卑職？」薛曰：「我乃舉人大挑一等，現官候補知縣。」官惶遽，起立相扶，再三謝過，立命差役送還。薛遂醒，兩頰紅腫，數日乃愈。賈某之跟僕內一人，是夜無疾死，問之，乃薛姓也。始悟鬼役誤拘之故。

金尾蜈蚣

海寇蔡牽之祖。閩省同安縣人。覓地於蜈蚣山。有陳道人者爲之點穴。云爲「金尾蜈蚣形」。先出武職。掌握兵權。後有文職。官至一品。臨葬時。嫌墓後地窄。移前丈許。陳復來見之。頓足曰：「敗矣！穴在蜈蚣鉗內。今移頭上。將有奇禍。」後蔡聚衆橫行。爲羣盜巨逆。縱橫海上者數十年。同時有另股海匪胡自龍。其黨五人。俱以龍爲號。有晉江人黃旦。號爲宏龍者。最凶悍。爲總督富勒憚擒斬其妻王氏。攜幼子念祖。投入蔡牽夥內。蔡見王氏色麗。納之後房。數年後。念祖漸長。尤極妖冶。蔡本閩人。喜於男色。遂蓄念祖爲男妾。寵愛殊甚。蔡夥有矮牛者。掠得姪妓鄭亞妹。以獻鄭。亦殊色。一夕蔡醉入後艙。見念祖與鄭裸而私合。大怒縛之。比酒醒。卽令釋放。向念祖云：「綠林無不敗之理。官軍四集。時事可知。鄭已有娠。汝當爲我留下一脈。祖墳風水甚佳。此子將來必貴。可善視之。」贖以黃金四十錠。珍寶無算。念祖於四月攜鄭歸。八月生一子。卽黃宗漢也。始附奸相。列穆門十子之內。有黃八少爺之稱。後黨逆臣。有端肅公綽號。而閨門淫亂。鄉里羞稱。父爲寇盜。子倫逆黨。道人言之。應如影響。曾見劍華主人錦城竹枝詞。末一首云：「小婦雙鬟卸晚妝。水仙船上解羅衫。欲知孽種來何處。姓蔡原來不姓黃。」此詩卽出閩人之手。黃宗漢爲蔡牽之子。確有明證矣。宜其貪淫凶暴。綽有父風。

巨鼠狼

香山荆四。以木匠爲業。常住城中。妻頗少艾。偶在門前。見一少年。衣服華美。豐姿姣好。向之調謔。婦念村中無是人。不顧而入。夜就寢。少年忽踰窗入。登床款洽。自是每夕必至。一日荆歸。見婦神色頓異。心疑之。明日託言進城。夜伏暗厝潛窺。少年直入婦房。並坐嬉笑。忿火中燒。持斧突出。中其左臂。奪門去。迨旦尋其血跡。入一古墓中。

掘之見大鼠狼斃焉秤之重五十觔。

四川地仙

乾隆年間四川青城山中來一人年可五十許雙瞳瑩碧步履如飛云卽元末玉山草堂主人顧阿英寓居一樓不食不睡人欲見之者有緣則歡然相接言論如常人無緣則各物依然人則不知所往每御氣游行空中有貴官聞其異母病危急屏從入山登樓求之不得仰天號泣跪於樓下者竟日忽飄下一紙云「素不諳醫理鑒子孝心轉求一方」依方服之果愈貴官珍藏其紙以爲仙蹟後展之已變白紙矣十餘年後一夕忽去不知所往隨園隨筆中亦載其事然攷瑛卒於鳳陽歸葬生壙金粟堆殷奎銘墓山人之死有明徵矣豈傳聞有異詞耶

金沙江漂來木像

金沙江發源緬甸兩岸皆沙佛經所謂恆河沙也一年江水驟漲上游漂下木像一具長一丈六尺雕刻精緻與中土佛像迥異其木香勝旃檀以少許置爐中竟日香烟不散居人碎而割分之有人攜寸許一塊至成都竟得善價。

鱖魚不食

鱖魚爲鱗族佳味江浙多珍之惟蜀人相戒不食以爲食之必生疫病因呼爲「瘟魚」渝江以下有網得者見卽棄之漁人亦不敢食之。

貪色受苦

閩中某孝廉，計偕北上，行至山東，宿邸寓。見一解械婦，色甚少艾，取銀十兩置桌上，召其父至，欲留一宿。父云：「當問我婿。」呼其夫至，夫云：「此須本人自願。」向婦告以故，婦笑曰：「此何不可者？」即取銀而去。孝廉狂喜，置酒欲與同飲，婦辭曰：「講明同睡，未講同飲也。」孝廉不以為意，比就寢，婦先解衣登榻，孝廉就枕，即以兩手兩股夾持之，如束鐵箍，痛入骨髓，不能轉側，始而祈求，繼而涕哭，婦如不聞。及天明，始釋手起，罵且笑曰：「念汝書獃，不傷汝命。」披衣竟去。孝廉骨節疼痛，憶不能起，調養數日，半途而歸。

陽世人作陰官

浙人姚良庵，以進士官中書舍人，自云為冥官，人弗信也。同年蔡劬庵赴粵奔喪，以十二月歿於舟次，都中尙未得信。明年正月初二日，同人會飲酒酣，姚忽云：「劬庵羸瘦不堪矣。」衆云：「星奔勞瘁，自應致此。」姚云：「不然，劬庵已歿，我於冥間遇之耳。」未幾，計晉果至。余自蜀歸，在汴中遇姚，一見即舉手賀曰：「汝今逃出劫數矣！蜀省册子，已造成七間屋，尙未竣也。」余初不信，後果有敘州府，逆黨造反，攻陷州縣七十餘城，其言始驗矣。

苗童美麗

貴州苗蠻共三十餘種，其秉性循良，習中國禮儀者，僅三四處。餘俱桀驁不馴，惟畏「土司」，須嚴刑峻法，始能懼之。狷家苗通漢語，讀漢書，其女之美者，中土所無，誓不與漢人結婚。幼童之美麗者，姣好異常，每售人須以牛馬百頭易。富家有購之為嬖童者，但須離故土數百里，否則乘間逸去矣。

州野地，出一犏，渾身是火燒，毀民房無數。一日五龍下降，雷雨大作，龍與犏鬪一晝夜，人見火毳一團，奔騰往復，村莊上房舍，數千家頓成焦土一片，爲害如此。如是真實罕聞，究竟不知五龍能滅一犏否？」

厲鬼

山陽萬家集有李某，平生無所不爲，終日以害人爲事。人恨而活埋之，死爲厲鬼，作祟尤甚於生前。人患受其害，延道師逋鬼，禁入甕中。逾時有小童掘地得甕，開出物，一無所有，但聞空中有云：「感謝！」之聲。厲鬼出甕，不復行咒於人，頗肯護佑鄉里。夜出乘輿張燈，鄉人稱爲李大老爺，不敢有慢。高良澗有長鬚土地，李鬼畏之，不敢到高良澗。張子颺世兄與余言如此。

義馬

山東武弁某，乘馬出差，程遇捻匪，下馬投入晉井。賊去，馬來窺井，欲救主人。盤旋井上，不忍去。主人謂馬曰：「我不能出井，汝不能救我，留戀無益，不如捨我投生去罷。」馬泣淚如雨下，啣索垂井，某緣索得出，馳馬而遁。噫！馬真義哉！余聞友述其事，特爲書之，以警世之事主人者。

忠馬

袁浦某漕帥，發日行三百里文書到京，途中負文書旗牌，墮馬死，馬即啣其文書包裹，直馳入都交卸。京官接文書，見馬不見人，知其必喪於途。差役循查，果得尸於山東驛路。漕帥奏聞，詔封馬職配祀馬王廟云。

義犬塔

山東某乘醉夜行，犬隨其後。某醉臥在地，犬環守之；忽見野火燒來，犬急下谿，以身取水撲草淋漓，往返數十次，犬力竭而斃。醉漢得水草圍身，得免於焚。某感犬救命之恩，遂葬於野，築小塔以表之，名之曰「義犬塔」。嗟乎！世之爲大臣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友爲人役者，能無愧於犬之忠心竭力焉？則亦幸矣！

鳴鷄鷄脚

嘉定南翔鎮，有陳老慶者，業豆腐店。家蓄一雞，頗肥重，爲對門漕坊主人所見，戲謂慶曰：「明日我備酒肉，君以雞佐，作小飲何如？」慶然其言，因囑店夥詰朝殺雞以待。及至天曉，覓雞不得，而漕坊主人已攜酒肉來矣。詢之，雞已不見，適顧時中，尙有一鴨，亦極肥美，謂慶曰：「何不卽以鴨代之？」慶卽令夥提鴨，不意鴨從天井飛起，伏在店房櫃下，鳴竟不出。鷄忽狂叫，店夥卽將櫃撥開，見鳴鷄鷄脚不放。漕坊主人觀此情形，恍然大悟。鷄鴨微禽，尙通知覺，貪生怕死，况爲小民，無故殺生，固非正道。君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與陳慶立誓戒殺，互相勸勉云。

惡僕殺主顯報

安徽戴子開大令，晉都引見，跟隨本鄉人兩名爲僕役。行至途中，二僕殺主投之河，劫其行李細軟金銀，返至袁江住客寓。忽遇主人舊役駭問，二僕從主入都，來何速也？二僕以主在途病故答之。舊役心疑，至寓見主人衣履，遂將之，送官。地方官郭月樓觀察，與戴同鄉故友，聞之，出差提案嚴訊，得實情。適李中堂鴻章帶兵

岡平山堂飲酒，客宴席上，爲余述此事，屬爲書之，以告當世之官紳用僕者。可不慎之！

梁心芳廉訪結獄

文登陳叔駉茂才云：梁心芳先生，爲安徽臬司時，曾結一獄。有思錦心拔貢生，有才無行。子某孝廉，娶婦賢而多才，伉儷甚篤。年餘因病亡故，報其母，其母痛其女夭傷，其婿又貧，無資應春試。又知婿父無行，恐用女財，將女所遺首飾，納諸匣中，聲言殉葬，將匣私授其婿，而婿父不知也。孝廉停女棺於後空房中，束裝北上應試。其父知其棺內多藏也，情無賴，數人開棺，索無所得。匪人散開，其父不能釘棺，遂至不理。其子下第歸，至掃柩前，駭見棺啓，急告其父，鳴官將檢尸。其父謂子曰：「婦少年，不可眩露，可求免相。」子尊父命，稟官免相，只求釘棺捕盜。數月無耗，其父急欲結案，謂縣令曰：「媳有婢，吾見婢有手帕，棺中物也。」令置婢於獄，株連數人多斃者。將以婢議抵矣。梁廉訪目擊此案，心知其冤，欲出之，令不可。陳公曰：「當檢尸時，見其首有帕否？」令以未親檢對。陳公曰：「一人不能用兩帕，尸首如有帕，則婢之帕，爲其主平日所賜可知。如無帕，疑其婢可也。」將棺提省親驗，首帕依然，始知婢冤。思錦心忽貌若狂，然言是我因財起見，以致成此大獄，遂議抵罪，旋死獄中。其子在家聞父死，亦自縊。陳公欲參此令，令哀求獲免，遂以婢嫁思錦心之幼子，遂結案。

邱大惡報

河南河內縣劉氏，巨富世單傳。一日，劉以療亡，遺孀未三十，一子七齡，宗人有虎，而冠者，出入公門，交丁胥，欲謀其產，不得良策，遂密商門丁邱姓曰：「事不難，我以錦囊授子，照行之，家財反手可得。然必以巨萬謝我。」虎

冠者允諾，歸拆錦囊，果妙計。劉媪母家相距三十餘里，素往來不輟。忽一日日晡，母家莊漢某將車至，色倉皇曰：「老太太猝中風，請姑太太攜小相公坐車速去，遲恐不及。」媪驚痛，即登車，約略十里，宗人虎冠者率無賴十餘人攔車問何往，媪告以母猝病，宗人曰：「壯夫少婦同行，非奸即拐。」遂扭莊漢跪地鞠之，鞭撻如雨點下。莊漢叩首承奸拐，供通奸定期約逃，歷歷如繪。宗人喝令將車與人送河內縣，三更官坐堂審訊，劉媪素勤女工，每歸必帶刀尺，今知機穽已成，不可置辨，到堂沒言，大哭以剪自剖其腹而死。縣中以該婦羞忿自戕，報上憲，莊漢因尙無口供，照和奸主母減死擬流，又以無主僕名分，矇矓以資千金，令其逃徒，赴遠省立業，永毋回鄉。十日事定，宗人與邱某共分其產，自令以次均染指焉。此卽邱姓錦囊毒計如是。未久冤聲四起，母家屢訟，以其女已死，無可質訊，雖有賢宰難爲平反。日久風聲傳播，生員動公憤，歷控各憲，至巡撫始批發河北道親提嚴審。宗人大懼，復求計與邱曰：「無礙，但必再予我萬金，事方濟。」宗人如數付之，本官亦憂疑，邱稟：「小的暫假三月，自有布置，必不有累老爺。如本道提小的，但求立限三月，必提邱姓小的去，以家眷住署中爲質。」本官知其能許之，是時撫豫者乃貴子，本道亦素奢侈，皆好著細毛衣，不惜重價購之。邱往淫陽皮樓，得異色皮甬萬金，僞作貨客，先游大梁，再游武陟，以異色皮甬賤價售與中丞觀察，止取十之三成，幕丁用事人無不以皮貨賄之，交歡如友朋。事畢，內署方開篆始行文，提邱大，惟定期本道親臨縣境，檢驗審問。縣中以人證俱齊申復，並不用立限三月。嗣本道至，集人證親鞠，照單上第一名邱大，及帶至案，對面相視，邱大卽客冬皮貨客某姓也。本道驚詫失色，遂含糊訊問，以媪死明係畏罪羞忿，死由自戕，何從檢驗。陰囑縣令諭劉氏宗人，捐萬金修學宮，並諸生厚潤，而息忿恨，仍以原案詳復。邱大隨詳文赴省，更行賄於院，奉批如詳結案。從此更無伸冤之日。而宗子之產十耗六七，邱大之囊轉豐，自謂高枕無憂矣。未久本官兩子死，痛切病肺，官亦死。邱蕭捲所有裝車十有八輛，載歸陝，準備安

於邱大一破其例造物之巧較大邱錦囊爲何如哉惟宗人虎冠者未聞其誅七歲孤兒不致下落相傳此事如此殆有漏歟？

成衣匠奸計

鎮江楊宇和述一事：有鄉人新娶，滿月後，送其妻歸寧；途遇成衣匠某，謂鄉人曰：「爾氣色不佳，當有大難，須在房中暫避百日，方無事。」鄉人信之，送妻至岳家而返。以告父母，果然足不出房，茶飯則其母從窗中送食。月餘，其妻帶箱而歸，妻爲送食，鄉人忽發狂疾，婦奔出房，將門倒鎖。一日晚，婦曰：「房內便桶數日不倒矣。」乃開房門，忽鄉人自內跑出外，投於河。衆大譁救，杳不可得。燭之則遺鄉人衣於河灘，婦號哭不已。鄉人之父見子已死，婦又年少，不如嫁之，已爲擇配，婦不愿嫁。後其母主婚，爲許配成衣匠某，即前途中所遇者，遂嫁之。後有人議曰：「投河無屍，一可疑也；爲公擇配，則願守，爲母擇配，則就從，二可疑也。如訟公庭，因思發狂投河，事甚匆忙，萬無既到河邊，猶從容脫衣之理。」立提成衣匠及婦到案，嚴刑之下，盡得其實。從床下得鄉人尸，奸夫淫婦均置於法。初婦之未嫁也，與成衣匠有私，二人預爲設計，先令避災，不出房門。婦歸時，某即藏於箱內，乘夜謀殺之，埋尸床下。某素諳水性，伴狂投河，皆某所爲。却從別處上岸，又置鄉人之衣於水邊，使人益信爲鄉人之死。其計甚巧，然終不免敗露。官法難逃，世之作惡者，盍其鑒之。

打鬼愈病

有兄弟二人，得彩金蘭五十千文，適妹患病，母欲爲女送祟，兄弟告母曰：「此錢已抵某事之用，不可別用。」

妹病不愈，母言又不得違命，將此款用罄，以冀病愈，乃聞病人冷笑曰：「爾等好不公道！問佛燒香，爾既請客，我等一樣是客，何不請我？你道用了此錢，就罷了麼？如今再討你五十千文方罷！」兄弟大怒，一持門門，一持木柴，大罵曰：「爾既是客，當我請時，何不便吃？既請過了，又出此言，我知道你在此麼？是不許你吃的麼？」言訖，滿房揮打，病即愈，可知鬼亦懼凶也。

蜈蚣精

道光甲辰六月杪，姻家某部郎，花甲壽辰，往賀留飲。席間有上虞董君，亦來京應試者，酒至半酣，歎曰：「今日某公壽誕，去年今日，幾爲我忌日。」衆愕然問故。董曰：「我向就開封府書啓館，胞叔向陝西臬署刑館。去年六月十九日，忽足至，發函知叔得危症，呼召共往。時逢大雨，驟車歇息不得已，催二把手車，隻身撲被行。二十五日，酉刻抵陝西東夾村，距城十里。陰雲密布，雷聲隆隆，不敢前進。見道旁有古寺，遂止宿焉。停車於戲臺下，二車夫挈瓶出汲，買村中餅餌，雜以瓜茄，飽餐抵足，臥於戲臺下。余見古寺無僧，有戒心。隨車夫略啖飭二葉，周行殿上，見佛像後有空室如斗，雙板扉殘破，余解被囊，置室之塔下，閉目假寢。不意風聲漸緊，天昏黑，電光繞殿如金蛇，須臾忽見一火球自山門對面山飛下，飄空直入寺，至戲臺，照二車夫鬚眉畢見。火球旋至大殿拜石前，盤旋不已。忽見爆聲，火球裂而爲兩片，若蓮花二瓣，矗立殿上。火球內一美人躍出，紅衣綠帔，高髻冶容，真絕代姿也。蓮瓣火光，照耀如龍之在佛光中。美人徐理襟袖，向佛膜拜不休，約一刻，頃復翻身，蓮瓣相湊，仍合爲球。依舊旋轉，由舊路飛回山上。此時霹靂一聲大雨如注，余則神魂飛越，不知己身之何在。至四更雨止，坐以待旦，呼車夫登車，就道詢以昨夜事，但云熟眠無所見。到陝叔病已愈，留半月侍奉，仍回汴道。原路過見古寺，成一堆瓦礫。訝之。

曰：「彼方求佛救護，安肯害君如此美人，若於逆旅中花晨月夕遇之，君真得死所矣。」相與一笑。

華陰老僧

華陰縣小庵一僧，生於康熙初年，每朝飲涼水一杯，晚飲溫水一杯，日夜誦法華經，至道光年間方歿，計壽將近一百七十歲矣。

縣令聽好語

有邑宰蒞任後，頗尙嚴刻。一生聞而冒之曰：「如此酷吏，決無善報！」被吏竊聞，譖於官宰，召是生進署，語之曰：「此汝好語，吾知所改矣！」遂各事從寬，大得民心。後有星使過境，其隸役索擾無休，宰謂之曰：「汝等如此行爲，恐壞大人聲名。」役遂譖於星使曰：「某令言大人聲名大壞矣！」星使即召令慰之曰：「汝真好語，否則吾不知也。」立懲隸役，而具疏薦之。兩事相隔僅兩年，相報之巧如此。天道高遠，茫茫昧昧之中，真有適相巧合者。

赤練虵

揚州謝堃，有春草堂，雜著各種，記其中一條，云廣東順德縣生員練某，幼讀隨園詩集，痛罵之，以爲鬼鄙無恥。後見李郎曲，不覺欣羨，幾欲焚香下拜。每言成進士入翰苑，不作爲難所難者，遇李郎耳。有僮奴李七，貌中人姿，笑問曰：「視奴可爲李郎否？」練遂狎之。李七性狡黠，善媚，兼得內外寵。未久，練以選授得知縣，分發江蘇，歷任

各邑，憐賊無算。一應公事行止，皆由李擅，署中無不知有李七者。曾有赴揚州，攜幼童康姓隨行於舟中，逼奸之。康力拒，練遽擁於懷，而以舌度入口中。康咬傷其舌，躍入水中死。明日甘泉令來相驗，練語言模糊，詢其何故，練云：「康從艙中躍出投水，我從後拉救，適窗櫺倒下，遂致受傷。」聞者皆笑。甘令以同寅，故不能深究。揚人競抄其案卷，而傳觀焉。有人在周孝侯祠內，見有赤練蛇七古一首，題於壁上，即指練某也。春草堂全集內，有傳奇數種，頗佳妙。其餘雜著援引亦博。詩筆亦娟潔。聞板在揚州，亂後未知可有否存焉。

紅鸚鵡

粵東紅鸚鵡，色甚絢麗，語音啁啾不可辨。蓄久甚馴，性畏寒，冬月須以棉絮裹其籠，置密室中，否則多凍死。云自洋舶攜來，非中土產也。觀此則外夷之炎熱可知矣。

始皇墓軛

有游士攜一古軛，入都求售百金，云始皇墓軛也。人詢其故，云數千年古物，難得一見耳。貴介子竟以如數購之，誇爲奇寶。頗有疑其膺者，一客曰：「秦軛卽眞者，亦非難得。」衆詢在何處，客曰：「何不於長城下求之？其爲秦物，不更確實可信耶？」一笑而罷。世之作僞物而獲善價者多矣，獨此軛者與哉。

製春藥孽報

世間造孽之人，每多身受孽報，所造益深，則所造益巧。一醫士善製春藥，獲利甚厚。其人子，亦善製春藥，獲利甚厚。其人子，亦善製春藥，獲利甚厚。

斃其事遂彰。隣子逸去，醫嗒然自喪而已。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報亦巧矣哉。

閨女產石

甬直鎮富翁家一女，幽嫻貞靜，素爲里黨所推。忽腹隆然如孕，父母固詰之，女不知其所自來。然度其女萬無失生理，且重門深蓬，亦無人能輕入，大惑不解，請吳門名醫薛生白診之。薛按視良久，云：脈象頗異，非藥力所及，然決不傷命，可靜俟之。數月後，其腹愈大，女涕泣不知所爲。未幾腹痛如墮，急呼收生，竟產一石卵，大如升，破之中無他物。女嫁人，連生二子，亦無他異。

道士遇假鬼

道家陳修月，素善「五雷法」，同輩中有願學者，祕不肯傳。自云：「授非其人，必干冥譴。」同輩嫉之。一夕邀之夜飲，大醉歸，密以乾荷葉一片，縫於衣後，半拖於地。陳行至中途，聞後有窸窣之聲，回視無所見，以爲鬼也。舉手疊訣，口中誦咒，其聲如故。行愈疾，聲亦愈厲。距所居二里許，狼狽而歸，自稱遇鬼。明日徒視之，始悟其戲。陳所恃者術也，術能治鬼，而反困於假鬼，始知人之詭幻，更出鬼上。

監生對策

某侍郎督學浙江，於貢監錄科，時策問以姚江學術命題。一監生對策云：「有謂姚之學術，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術，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幕中閱卷者見之大笑。侍郎曰：「是於出題之故也。」監生何作深責哉！然其虛字頗爲順理，當錄取之。此生所對，可與稱唐之王阮、亭明之沈歸愚者，步後塵矣。」

■ 尼庵盜蹟

同庭西山一尼庵，地甚幽僻，終歲無剝啄者。師徒三人，師年未三十，兩徒俱十餘齡耳。一日有幼婦至庵禮佛，徘徊良久，自言夫死無依，願住庵修行。送白金千兩爲修殿費。尼喜而從之。越日婦至，尼潔一樓居之。詎婦乃盜，因同夥供出姓名，緝捕嚴擊，故喬裝作此。一夜與尼共食，潛於粥中置媚藥，尼慾火頓熾，終夜屢起，乘間挑之，遂相歡洽。兩徒亦俱染指，而事甚詭秘，絕無知者。一日忽有人到庵相訪，密語良久而去。明日辭尼逕行，越歲餘，有官舫到山，向尼庵認親。緣盜知同夥俱伏法，案已寢息，事無佐證，遂報捐通判，選授閩中一缺，託言與尼有親，並挈其徒同去。潛令蓄髮，竟成夫婦。兩徒俱作媵妾。服官十餘年，推陞同知，尼生兩子，徒生一子。後盜卒於官，尼攜其子仍歸吳中，未生子之徒，後隨人逸去。其事漸洩，尼偕其徒攜子而去，不知所終。

■ 楊候家勇婢

昭勇楊候有勇婢二人，俱有勇力。官固原提督時，署後花園內，有二巨石，各重數百觔。一日二婢共舉其一，以爲戲。適有標下親兵二人至，亦舉其一，彼此相笑。爲楊候所見，即以二婢配之。後二人俱官至提督，候之振拔人材如此哉。

■ 撞騙削祿

道光年間楊某任川沙同知時，有伯欺凌其弟婦者，婦孀居守節撫孤子，已成立，求析產。伯僞造分書，言久經分析，現有資產，係已自置，堅不肯分。官伯託人求援於楊之門生吳某。吳某與楊素厚，遂書五百金送司

昏，內外朦蔽，楊爲所惑，將家產斷歸於伯。婦氣忿自縊，尸餘楊夢人持寅，第名帳，楊言奉有都城隍文書傳訊，命吏導之去，見婦及伯均在。神金冠朱衣，氣象嚴厲，陞坐質訊。伯頰首服罪，神斥楊曰：「地方官得賊枉斷，應受罪。」楊曰：「審斷不明，受人朦蔽，咎實難辭。賊則未得，求神鑒察。」神命檢閱案牘，知吳撞騙，官實不知，因舉筆判斷。令將侵佔資產盡歸婦子受。吳命中應成進士，官五品，全行削奪，再減壽一紀。楊係職官，誤信蜚語，審斷不公，致釀人命，削去祿籍，判畢揮之出。楊後因案罷官，吳不久病瘵卒。伯有一子，已授室矣，暴疾而死，以孀婦孫爲嗣，與神判絲毫不爽。此事吳中頗有傳說者。

貪令計免

某邑令貪酷最甚，而素善逢迎，上臺無不喜悅。一日有新中丞過境，夙著風烈，無敢干私者。居民指陳劣蹟，列款訐控，中丞甚怒，欲窮治其事。日晡時，獨坐公館，翻閱案牘，呼喚從人，俱不應。一小僮揭簾入，年十五六，姣麗殊甚，與之語，極伶俐，徘徊身畔，如飛鳥依人，不覺心動。擁於懷而假其頰，身有香珠一串，僮即取視，因以贈之。明日令稟見中丞，尙未有言，令即叩首稱謝，大人賞賜。中丞駭，忙問其所謝何賞，令以香珠呈上云：「是大人賞給卑職兒子的。」中丞猝爲所中，默無一語，遂寢其事不究。

生員誤攝放回

長洲生員陸鴻，年五十餘，無病暈仆，魂被鬼卒所拘，押至城隍廟，同行者四十餘人，神坐堂點名。陸自稱生員，神訝之。陸言某年入學，現年五十餘歲，神檢籍曰：「誤矣！所拘者，乃民人陸鴻，年僅三十耳。」杖鬼卒二十，命送之還。甫出門，遇一人肩輿而至，有竹板前導，乃其故祖也。詢問家事甚詳，命執板隸引之回家，倏然而醒。其祖在

日，爲人頗公正，似在陰司得微秩云。

道院仙蹟

蘇城福濟觀，俗呼神仙廟；中奉呂祖，每年四月十四日，稱爲呂祖誕辰，道俗雲集，相傳必有神仙混蹟其內，人不識耳。曾聞有人遇一道士，青巾布袍，風裁迥異，知其爲仙，攬袂求度，道士攜之同行數里，忽以手推之，曰：「可去矣！」此人仆地起，道士亦不見，身在北局前，歸家則妻孥大驚，言月餘不返，正四處招尋，後觀中建造玉皇寶閣，仙不復返矣。

小兒小便塞閉方

小兒初生，小便不通，急以葱白頭搗爛，作一小餅如錢式，取麝香三釐，摻其上，縛於臍眼，立刻卽通。稍遲則不效矣。此方屢試極驗。

竹米

康熙五十年分，江浙大飢，嘉湖竹園內，盡生竹米，煮食與米無異，飢民得生者甚衆。此古罕聞，明年竹盡枯死，此實天之愛民也。

負心反噬報

浙人王蘭亭，就直隸縣幕，覓一幼僮供使喚，僮年十五，色頗清秀，伶俐殊甚。王乘間誘以游，童欣然相就。查

供使令夜薦枕席數月矣。一日，王與主人夜飲，醉後言語失權，意甚不悅，欲以詭計中之。僮乃勸不可，因言其父乃清河道署幕賓也，向主人討一公事未允，遂致銜恨，因編造蜚語，主人竟被中傷。不一年，其父爛舌死，母亦改嫁，已遂流落。至此王拍案呼曰：「可畏哉！負心反噬之報，竟致此乎！」遂輟其謀，不復置念矣。

鐘飛

奉天海城縣民張玉，約同伴數人，入山射獵。忽陰雲四布，旋風滾滾，自遠而至。塵埃蔽天，似有一物，御風而行，聲隆隆然，羣知爲怪。燃槍齊鳴，火光一震，物卽墮地，風亦頓息。就視，乃一巨鐘，高七尺餘。

琉璃聖燈

青城山佛寺內有一琉璃燈，置石隙中，火色青黯，至夜倍明，光燄四射，終年從不添油，火不滅，在寺已數百年，不知起自何時。寺中僧呼爲「聖燈」。

天后顯聖

海洋船舶供奉天妃，桅上置一燈，入夜自能光明，神所爲也。若燈滅，船必有禍。神前供一貓，根長五寸許，如遇巨魚鼓浪來，以棍置鵠首，魚卽自退。貓以堅木爲之，長祇三寸，如風浪掀播，貓不能定，則請神貓入水，船卽不動。又時有小鳥集帆檣間，神所駛也。曾有辦銅洋船，順風而駛，將近倭境，時方夜半，舵工偶睡，忽然船定不行，合舟驚駭跪禱，船仍如故。迨天明，見一巨鼉，身大數畝，橫於前，阻住其船。衆焚香叩拜，徐徐自沒。踰刻卽收口進港矣。長年云：若無此鼉阻住，順流而去，必至扶桑弱水，闔舟無一生還矣。乃神遣之以拯衆人之命耳。相傳神姓

蔡梅花廳人，係孝女成神。或云林姓，卽莆田林姓之族，其靈跡不可思議。

勾魂鬼

常州徐某，夜渡路旁，忽有皂役兩人行過，手拍其肩，不覺隨之行，其捷如風，微有光明，目不見物。俄抵一城，役取文書示守門者，遂從門隙入，引至一處，乃貢院耳。諸神守衛甚嚴，鬼卒巡邏不絕，役不敢近。令徐取文書呈驗，有一神閱訖，始命放入。到一號舍，見一人年四十許，握管作文，役取文書向之，旋轉數回。其人停筆，凝想役近前，取文書撲其面，其人忽大哭，取銅筆套自刺其喉死。役拘之，自水竇出，徐隨出，復同行數里，役復向之一拍而醒。身臥榻中，妻孥環守，死已兩日矣。

鹽商家寶物

揚州鹽商汪姓家，有紅寶石盆一隻，置水其中，光映四壁，乃奇寶也。又有吳道子畫龍，真跡什襲，珍藏不可輕視。倘若展玩，雖烈日中必有驟雨。一歲大旱，官聞其異，往求之，將畫展掛，身粗如柱，作蒼黑色，頭角嶄然，生氣勃勃，如欲飛去。不一時，大雨傾盆而至。

城鳴非吉兆

城鳴者，聲如牛吼，出城下土穴中。城愁者，聲如小鳥，啾啾遠城無定處。城哭者，如人哭聲，遠聽則聞，近聽反寂。城嘯者，如大風奔湃，在城上盤旋不散。四者皆非吉兆。近年江浙諸城，時有此異，後果連遭失陷耳。

咸陽古墓

距西安四十餘里，地爲咸陽縣所轄。道光年間，農民鋤地遇古墓，隧道初開，其中幽黑，秉炬入石門，甚堅，鑿之數日，乃開。宏闊如巨廈，兩旁白骨無數，似殉葬者。再進，又有一門，石室正方，中設石案，列鼎二，兩旁石人八，搢笏垂紳，俱非近飾。下列巨缸四，再進第三門，鐵鏈懸一巨棺，長幾盈丈，並無碑識，不知何王之墓。聞於官，急令封閉。案上二鼎，被人竊出，古色陸離，徧作雲雷紋，亦無款識。體質甚輕，蓋數千年之物也。

靖南侯成神

金陵玉皇廟頭門內，向有馬趙溫岳四將塑像。康熙廿六年，市中一擔夫發狂，跳躍直入廟內，推倒岳像，立於其處，舉手作握鞭狀，曰：「我乃靖南侯黃得功也，奉帝命代岳之職。」植立不動，良久而仆，問之茫然。寺衆乃改塑黃像，而奉岳像於他室。

尹吉甫玉圭

尹吉甫相傳四川瀘州人，至今有廟祀焉。廟中藏一玉圭，當時遺物，今尺長一尺三寸五分，色蒼白，乃蘊玉也。冬日以手撫之，暖潤異常。乾隆年間，尹文端任川督，自稱爲吉甫後裔，親往致祭，索生觀之，遂攜去。

邑令子害命自戕

黔中邑令子某，頑劣異常，邑治在萬山中，遇開倉時，羣鳥翔集，啄食以萬計。潛以毒藥拌穀粒，散布於地，羣鳥食之，飛翔空中，紛紛墮地。其父大駭，以爲咎徵，紳士亦以爲言，遂廣延道衆，建醮祈禳。後知其子所爲，痛責之。城外山中，猿猴出沒，復以毒物置餽首內，徧置山谷。數日間，羣猴盡斃，其所爲類如此。其父屢責不悛，未幾發狂，以

斧自斫其頭，腦裂而死。

■旅店奇逢

休寧吳某，在京都布店作夥，積數十金。謀歸娶婦，賃一驛車，出彰義門。宿飯店，遇一少年，意氣甚遑遽。問將何往？吳以實對。夜半，少年逕至榻前，密語曰：「我實女子，爲和坤妾，藉沒時，乘間逸出，攜帶珠寶甚多。願子偕老。」出兩囊示之，皆懷寶也。吳喜出望外，遂與偕歸。路中仍作男裝，防人稽察，抵家始易服。從此頓成巨富，婦後生子，六十餘而卒。

■縊鬼覓替受給

高郵陳大，貧苦難度。時屆除夕，擬將自盡，取敝衣質錢數百，欲祀其祖先，已亦飽餐而縊。抵暮，買米肉自外歸，見室中坐一豔婦，陰風颯然，知爲鬼之求替者。因已亦將死，絕不畏懼，遙謂之曰：「汝姑少待，我食畢即縊矣。」遂赴廚作炊。復見一婦自外至室中，婦變色迎問，後婦笑曰：「我亦覓得替代，故來相別耳。」婦問所覓何人，婦曰：「某典鋪夥，因虧短債，今夜三更當畢命。」兩婦並坐，喁喁不已。少頃，又有一少婦至，色更姝麗，含笑而入。兩婦齊詢何來，幼婦曰：「我三人在此，待替久矣。不意今夕各得如願。前村某富翁子，游蕩被父母斥責，人靜後即來矣。」三婦互相笑語，意甚自得。陳且炊且念：「我因無奈，方思自盡，彼二人者，何至於此，當往救之。」遂煮飯於甑，謂前婦曰：「我尙有要事未了，一去即來如約。」往叩典門，告以故，急覓是夥，已繩結於項，灌治而醒。復往叩富室，問有何事。陳云：「不必開門，速看汝子。」富室往尋，已在後樓空屋內，仰梁而歎，斷梗在地，是縊而懸絕。詰得其故，贈以百金，典鋪中亦厚酬之。陳驟得多金，遂備牲醴香楮以祀神。遙見三婦披髮拖舌從外入，陳急燃

爆竹投之，三投而三婦絕跡。陳後藉財營運，竟得温飽終身。

王太史家六雲

王夢樓太史，書名冠海內，性喜佚樂，家蓄六雲，俱妍麗幼童，蓄髮裹足，豔服靚妝，宛如嬌女。足蹟所至，恆攜以自隨。畢秋帆官兩湖制府時，王以名素雲翠雲者贈之。畢以爲女也，審視方知，笑謂之曰：「我爲汝等開釋，命薙髮放足，改作僮奴。」後赴辰州軍營，攜之以往。風聞言事者，反劾以女奴作男裝，殊未知其審也。畢歿後，素雲不知何往，翠雲隨其柩返吳中，有見之者，眉目秀媚，腰肢綽約，亦人妖也。金匱錢梅溪曾見之，已載入筆記書中矣。

僧寺狗肉

嘉興布商赴寧國販布，泊舟過夜，登岸散步。乃在僧院後園外，入寺游覽，殿宇宏麗，規模整肅，方丈僧年七十餘，穆然沉靜，道氣迎人。餘僧亦垂眉盤膝，無一喧雜，禪門規範肅然。商不覺起敬，頂禮而出。至三更餘，舟人忽解纜急行，呼問不應。約十餘里，抵一鎮，始復停泊。固喚問之，云臥於舟尾，見地下火光熒熒，疑爲寶物，就視之，見園中掘有地坑，排列十罇，以火煨之，其香撲鼻。因取一啓視之，乃狗肉也。懼爲所追，故急避之。其中以火腿鮮筍相間重疊，逐層鋪平，罇面有雞蛋二十枚。商及舟人均大嚼云：其味之美，不可言喻。

二形人

有巨室生一子，幼視之，女也。爲之裹足穿耳。至十二三歲，下體驟長，上半月成男，下半月成女。父母深恥之。後遇閩中一醫，投以藥，仍爲女身，不復現男形矣。父母欲爲議婚，女不願，削髮尼菴以終。

幕友子盜庫銀伏法

鄱陽縣幕洪某，紹興人也。生平辦案，專尚深刻。邑民王文斌家，有盜劫斃命案，盜首潘永桂等九人，悉就擒獲。內有胡正隆等四人，在門外接賊，未曾入室，罪可從輕。洪大言曰：「自情有可原之例，一開盜風日熾，此等不可姑息辦也。」遂均伏法。未久，縣庫失鞘銀二千兩，嚴比捕役，勒限追緝，於娼家尋得原銀。追究所由，卽洪之子起意，與縣僕合謀，贓證俱確。於律盜官銀千兩以上，應大辟。令欲設法活之，捕役恨其受累，羣稱如或開脫，當卽赴省訐認。令無奈據實申詳，其子論如律。

救七命獲報

蘇州城外南北兩濠，市廛比櫛，人烟稠密。時多火災，有惡少年糾合徒黨，每伺火起，羣往攘奪，號稱「搶火」。最爲惡習。有許姓年二十餘，一日乘火登樓，聞隔壁號呼求救，聲嘶音竭。許心不忍，推倒隣牆，逐一援之下，共活七人。月餘夢至一廟，神謂之曰：「汝本無賴，不意有此大善，已賜汝福祿矣。」後冬夜楓鎮失火，許復同衆往搶，有富室孀婦，祇生一女，住居樓上。火已及屋，度無生理，婦號於衆曰：「有能救出此女者，卽以嫁之。」許取大鍋蓋，左右遮護，於烈燄中滾身入，一躍而登，縛女背上，負之下。恐婦失信，倉皇中引女歸家，是夕合歡焉。明日婦以其女已死，痛哭不已。許送還之，喜出望外。婦本巨族，以壻許爲辱，欲悔前言。後知女已失身，不得已贅許於家。婦本無子，貲盡歸之，從此頓成富室，不復作故態矣。此道光丙戌年事。

婢妻主妾

揚州吳姓，本富家子，父歿家中落。其聘妻巨商女也。妻婦不欲嫁，而難其說，適女妹死，年差一歲耳。遂以姊作妹，而以婢作女嫁吳。事祕無知者。後吳鄉會聯捷，官御史，女之父以虧絮繫獄死。女未及嫁，偕母寄居尼庵。吳適奉差過其地，攜之赴郡。其事遂破。時婢已生子，勸吳納女，以踐舊約。吳云：「再娶有禁，媵之可也。」女不得已而從之。就前而論，一主一婢也。由後而觀，一妻一妾也。名分相移，貴賤互易，造物之巧，真不測焉。

轉生未可盡信

靖逆侯張勇，爲夏侯倬轉生。張文端相國，爲王敦轉生。——見於諸說，諒非妄語。——至漁洋山人，爲高麗國王轉生。杭州女子錢曇娘，爲年羹堯轉生。和坤爲睢口河神轉世。其誕妄有未可盡信者。

鄉闈祈夢

元和陶慶雲，素有聲庠序。於鄉試前，赴韋公祠祈夢。神延之觀劇，一旦色裝加官出，遽然而醒。後入闈，以違式被貼。始悟神以頭場貼出告之，戲班中以裝旦者爲貼也。神亦善謔如此。

總督下校場

畢秋帆殿撰總制兩湖，屆軍政之期，擇日校閱，謂其中軍副將曰：「明日烏黑龍龍下校場。」此係吳中土語，言須清晨耳。副將不解所謂，出坐轅門，向衆弁述其語，咸不能解。適有一僕，新被制軍斥逐，欲歸無資，在旁聞其語，故作吐舌搖首狀，言可怕者。再副將問之，對云：「吳中以多殺人謂烏黑龍龍，明日必有行軍法者。」副將及衆弁俱大驚，向求方略。其人云：「署內某姊娘，我甥女也，當往探之。」良久方出云：「某姊因母家貧苦，欲得銀

萬兩寄歸，如云所請，可保無事。」副將遂向各標營弁擲湊，頃刻而入。其人將銀寄入鋪內，復出告曰：「姊娘有言，諸事無礙，但須黎明齊集，遲則獲罪非淺。」副將唯唯。五鼓即赴校場伺候，操演終日，無被責者，其人擁萬金歸。

微員發鉅財

一部吏，年滿議敘，選授甘肅一巡檢，其分駐之地，在荒野深山，四無居人，亦無衙署，僅有道觀一所，殿宇荒廢；因在西廊文昌殿暫居。一日忽見魁星像，陷入地中，尋視之下，露一穴，中有藏金一窖，一見狂喜，盡取入囊，移疾歸，其獲黃金二千餘兩，從此安享終身，不復作仕宦想矣。

改過自新義賊

文登陳叔畊云：兒時居鄉，一日莊門旁賊穿一穴，酒房內見一少年賊醉臥，在腰纏青蚨三貫。稟知家大人，命以醒醉湯灌之，賊旋醒，仰見多人，倉皇起身跪地，叩首謝罪。大人以好言訓戒，命其速去，將三貫賜之，可作小本經紀。賊感深涕泣，愿爲莊佃種地，效犬馬之勞，以報盛德。大人曰：「汝性必好喫懶，做賊安能做長工種佃，速去。」賊曰：「聖人云，過則不憚改，彌天大惡，當不得一悔字。小子日前做賊，小子之今蒙大德寬恕，不治以法，反施以恩，小子負慚無地，愿爲伯丁以報大德。」大人聽言察意，遂收用之。某忻然起立，從事畊作，不辭勞苦。其爲人極其誠篤，諸事可靠。大人予以莊屋數間，妻以使女一名，某迎母奉養，連生三子，長男次男務農，幼子業儒。某年近五十，總理陳莊始終如一，允推義佃。陳氏賴之，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某之謂歟？

巧姻緣

樂成郭登雲。茂才號挹青。十七歲入泮下場。人甚老成家甚寒。文登陳畊叔茂才與之善。憐其才。憫其貧。邀其同道濟南應試。寓之對門。有開茶室。母女二人。俞姓。店女年二九。端莊流麗。日來送茶水。郭生面重。見之踟蹰不安。叔畊時年二十一歲。因謂俞母曰。郭老爺至誠君子。見汝姑娘來送茶。踟蹰不安。此後茶水。煩汝親來如何。因戲謂之曰。汝家姑娘有婆家否。嫗曰。未字。陳欲作伐。將姑娘許配郭老爺爲正室。不知意下如何。嫗聞言不語而退。越日嫗來謂陳曰。昨承作伐之言。是戲是真。陳曰。婚姻大事。安敢戲言。嫗曰。老身歸與女商。女欣欣樂從。一言既定。拜頌陳老爺作伐。陳曰。郭生家寒。財禮不能如數。奈何。嫗曰。祇須青蚨六十千文。做幾件粗布衣服首飾。候場後僱一騾車。從夫婿歸耳。陳代爲部署各事。下定送盤。考畢。郭生俞姑連車而歸。完婚後。連生三子。皆茂才。教讀爲業。現入棲霞縣籍。郭挹青年已知命。叔畊偶談及此。故特記之。古云「千里姻緣一線牽」。良不誣也。

孝女鳳姑

王茂才云。儀徵西門外。大碼頭。陳德愷。有女鳳姑。年十七。事親極孝。當咸豐初年間。逆賊擾境。貧難自給。陳欲投充鄉勇。以餬家口。女泣諫曰。父母逾四旬。已非壯年。何重妻孥而輕己命。若此。家內尚有數千文。衣飾變賣。尙有買稻舂米零賣。稍得微利。亦堪度命。父以無力辭。女見父有難色。遂獨任其事。女體素弱。從此日夜舂簸。暇則兼事女紅。刻無寧晷。越兩載。力竭成勞。吐血而死。年甫十九。德愷尙在。每言及此。涕泗交流。世之男兒。有力而不能養親者。誠可愧矣。

奸僧欺騙

王云：東臺縣庫吏沈瑞堂，與余友。一日余至署訪沈，見庫門封鎖甚固。余曰：「此庫中竟有許多寶藏耶？」沈曰：「除征解錢糧，平時庫內並無銀錢，獨有一物，爾試猜之。」余曰：「不過歷年要緊案卷，犯人凶器，驗過屍首等物耳。」沈曰：「我固知爾不能猜也。五年前鄉海間，有被奸僧欺騙者，僧與其妻通，勸其夫將勢割去，始得生天成佛。某即將刀割下，幸未死。弟兄叔姪，知其情事，持勢鳴官，捕拏奸僧，不知其處。現今其人尚在，而此物則以石灰竹桶盛之，封藏庫內矣。」

生魂索命

儀徵南門外水巷顧廷高有女名引鳳，嫁與張藻爲妻。張小康，廷高屢次借貸。一日謂女曰：「爾將衣飾逐日暗步攜回，假爲尋死狀，哄嚇夫家，便得大財。」女信其言，舍旁有塘甚淺，女故尋隙吵鬧，投塘尋死。不料其塘中，央甚深，竟溺死。死後廷高得婿家銀二百兩了事。繼一月，女忽白日回家，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說：「我陽壽未絕，不因爾貪財聳令，何以致死？我現在渾身水淋，痛苦異常，坐處皆溼。」家人延僧超度，女曰：「我乃生魂，非鬼也。作此胡爲？」隣人謝國安來探視，女起立曰：「四伯有是理乎？」或有以無不是之父母勸者，女曰：「生爲父母，貪財逼命，尙有父女之情耶？」又有勸其往夫家者，女曰：「夫家無害我之心，我不能往也。」次日，將父一推，跌地成癱，將所得財物醫藥用盡。三年後死。張姓復娶，家道依然。現住揚城。王寅春茂才口述如此。

誤人自誤

王云：揚州徐志彬，本買家子，由附生捐職縣丞，分發江西。初到省，問同鄉友某曰：「初見上司，履歷如何呈法？」某曰：「履歷呈法，全行改開，如天官賜福狀更難矣。」徐信其言，

長者，不料其輕薄至此！彼已應該委署矣，即將彼應署之缺，着爾去代署。因爾向讀過幾卷書，爲人老實，肯聽人話也。」某悔之無及，且爲同寅所竊笑云。

冤冤相報

儀徵陳家灣河西，義益當典，山西人所開，欠同鄉某友銀萬兩。某向索本利，典東欺其愚，又不務正，稍與子金，誘其遊蕩。有城保小劉九者，某與爲友，勸某恐嚇典東，方肯還銀。必須帶刀自刎，務用左手持刀，方不得死。某從其言，登時致命。其時某無親丁在旁，小劉九向典索詐，若屍親然，得銀二千兩。娶妻某氏，極淫，有開海味行之。宋九因起屋缺銀三百兩，向劉九借用，期至來春本利清還。劉九之妻有外交，欲去劉九，而嫁所歡。將夫灌醉，亦聳令帶刀至宋九家，自刎殞命。經官相驗，宋九家用去千金，劉九之妻亦將其夫索詐當典二千金，盡行用了，不知去向。此道光暮年間事。至咸豐三年兵亂，典東埋銀二萬兩於井中，填滿磚瓦，賊退稟請地方官，會營起窖，約以均分。不料井中銀化爲烏有矣。反耗去人工使費若干，快快回籍。視此一重公案，典東之慳吝欺愚，財散固宜。同鄉某之遊蕩癡騷，死由自取。劉小九之借命詐贓，非常奸毒，報應昭彰。獨宋九之不擇交而借銀，以致延禍，亦殊欠分曉矣。

椿方伯爲溫州府城隍

椿方伯壽，滿洲貴胄也。道光庚子進士，官工部主事，外放；後擢至浙江布政使。適巡撫黃宗漢蒞任，初見即以手模其帽頂，方伯不解其故。後知示意，言其官職在伊手中也。授意索銀四萬兩，方伯無以應，百端凌虐，當面叱

罵如奴隸。方伯不堪其辱，憤不欲生，回署自縊。先繕寫冤單，並列黃貪穢各實跡，遣家丁赴都察院呈訴。黃聞知，卽令幹僕帶黃金百兩，追山東行賄買囑，將冤單改換黃本，在穆門十子之列。穆方竊柄，事遂不得白。方伯夫人持刀入撫署，欲代夫報讎。黃避匿不敢出，忽頸生落頭疽，血肉潰腐，呼號慘切。知方伯冤魂索命，遣人赴天竺禮懺解冤。方伯夫人夢方伯謂己曰：「上帝憐我居官正直，抱恨受冤，已授温州府城隍矣。黃賊將來應伏天刑，汝姑待之。」黃瘡口雖合，每歲逢此時日，仍必流血，終身不痊。黃行同禽獸，諸息多有新臺之寵，任侍郎時，忽被其子白晝撞破，立將辮髮剪下，手交其兄，攜銀百兩，隨一幼僕，棄家而去。云到峨眉，做和尚，其事遂彰。穢聲傳播，無可遮掩。聞者皆唾罵。逆臣端華肅慎，擅作威福。黃投拜門下，傾心依附，驟得褒擢，歎歷中外，勢欲赫然。一時有端肅公之號。逆臣伏誅，黃以逆黨被參，褫革竄逐，擁帶鉅貲，航海到滬，住居滄泉會館。其妾竊貲，隨僕逃去。黃怒氣衝激，頸疽復劇，瘡口迸裂，徧潰爛，蛆蟲咀嚼，爛敗膿毒血，臭穢難近。目光閃爍慘楚，口不能言。延醫邵杏診治，皮肉粘指破裂，血水溢出，不能按脈。將及匝月，一夕城隍廟道士潘某，夢一紅頂官，白面微鬚，乘輿進廟。神迎入後堂，少頃傳鼓升座，武士兩人，領籤持刀出。隨聞門外譁諜聲，一人手提首級擲地上，鬚長尺餘，頸血淋漓，大聲跪報，罪犯斬訖。神令將首級送與紅頂官驗視，紅頂官辭出，神送椿登輿，返入內堂。廟中遂寂。明日聞黃已於三更時頸斷頭落矣。方知白面微鬚者方伯生時像也。黃就殮時，其家僱皮匠，講洋錢七十元縫其頭，皮肉毀腐，針不能留，遂穿耳輪縫兩肩之上。有看守會館人姚姓，目擊舉以告人者，同治二年事。

阮文達定變

阮文達相國，總督雲貴時，於原籍購一妾，至年甫及笄，姿色妍麗，一見甚喜。夜入其房，忽轅門遞進急報，乃車里士司刁繩祖，滋事擁衆，突入內地，已圍城矣。公閱不發一語，仍入妾室。明日遲起，則司道等集官廳求見。公縱

誠良久無一語及其事者。司道不敢啓問，懷疑而退。羣往撫轅，撫公徐某相國門下士也，意頗惶遽。司道告以故，撫亦不解，卽到署面叩方略。相國笑曰：「不須半月，便可了事。」更無他語。撫亦大惑。逮至十四日捷報踵至，刁繩祖已就擒，餘匪盡竄矣。各官大驚，赴署叩賀。相國云：「公等是夜始知刁士司滋事乎？我則上年已知，預先密飭鎮將兩人備兵以伺俟其入犯，一搗其巢，一邀其歸路，計往返時日，不及半月耳。」羣始大服。

■貢生女斃小諸葛

川匪逆首王三槐，營中有僞軍師徐某，智慮絕人，屢出奇計，以困官兵，有「小諸葛」之稱。一日，賊衆掠得開縣吳貢生之女，豔麗非常，殆稱國色。徐某欲之，因納爲妾。時屆元宵，賊中張燈大宴，徐醉歸酣臥，女取剪刀刺其喉，旋即自縊。羣賊失此謀主，號令不一，進退各不相謀，遂爲官軍撲滅。殲寇鉅功，實成一女子之手，而湮沒不彰，惜哉！

■朱射斗黑騾

川陝教匪猖獗，時總兵朱射斗，勇敢絕倫，所向無前，名在楊昭勇之上。後爲總督魁倫所陷，遂至戰歿。所騎黑騾四蹄俱有鱗爪，日行千里，蓋龍種也。爲賊渠冉天元所得，冉後戰敗夜遁，騾載之徑奔大營，遂被擒伏法。又冉學閱者，亦劇賊也，參贊德楞泰，逐賊山中，適當雪夜，有婦女足跡約數千，以爲賊尾隊也。尋蹤跟追，遂陷賊伏，德縱馬登山，僅存五十餘騎，冉號於衆曰：「今日必殺德某矣。」率三百騎從山後突至，相距不及百步，德控弦一發，直透其胸，鏃出於背，墜死馬下。衆賊盡逃，德乃收隊歸營。二冉皆賊中最驍悍者，同時授首，賊勢頓衰。後訊賊仔知雪中之跡，乃取婦女鞋縛脚下，踏雪以誘官軍者，賊計亦黠矣哉。

齊二寡婦黑丫頭

蜀中妖婦齊王氏，軍中稱爲「齊二寡婦」，姿容豔絕，而驍勇特甚，兼善幻術。時桂涵羅思舉赴營投効，勒制軍以都司扎付二張，元寶四錠給之，限七日斬齊王氏首級，遲則軍法從事。二人易服往探，齊王氏擁衆屯大寺內，夜臥紗帳中，一足翹帳外。室中燃巨燭如白晝，檐下持刀護衛者四十人。二人登樹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逕往取之。」遂各執巨斧，從樹躍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齊王氏躍起，從牀中飛出一鞭，幾爲所中，倉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賊營大擾，舉火如星。二人仍從樹上穿葉攀枝而遁，持足以獻，勸疑其僞。後知齊王氏受傷，越日死，遂復優賞之。有黑丫頭者，每作先鋒，尤爲勇悍。曾一日手斬總兵二員，官軍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舉五百觔，隨其同鄉某監司在營。一日大帥議出隊，裴出跪帳前，求派差使。帥問何人，監司稟稱係伊隨僕，不諳軍規，當責懲之。帥曰：「此人頗有膽氣，令帶百人出隊，獲勝而同，賞以六品頂戴。」裴大喜過望，月餘又領衆巡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衆兵望見盡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殺之當不費力。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已翻身跌入溝內。幸素習水性，見女下騎俯首尋覓，遂從水中躍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卽登岸，拔刀斬其首以歸。因所殺一女，不敢報功，私與同列言之。索觀其首，乃黑丫頭也。立聞於帥，亦大喜，超擢參將，後官至副將而終。

巴州雙尾蛇

兩頭蛇，見於記載者不一。世多有之，不爲災禍，見之者亦不足怪也。近有人在巴州山行，一蛇長四尺許，下半截分作兩尾，身綴白點，昂首逐人，因擊殺之，攜歸曝曬，徧示於人，迄無識者。爲自古載籍所未見。天地之大，何所

不有信然！

拳師女招婿

沐鏡涵以拳勇擅名，授徒數十人，其絕技盡傳於女。其女年未二十，雙鉤尖窄，立高橙上，以彩樓穿錢眼，兩指握之而擲其端於地，有能曳之使下，即嫁之。歷十餘日，無能動者。有詔師居隣村，聞之笑曰：「是易與耳！」於武班中覓一戲旦授以計，而遣之。戲旦修容麗服，屢過其旁，四目相視，至第三日，詔師曰：「可矣！」往曳其端，而牽之，女即翩然自下。後戲旦盡得其傳，亦以拳勇著名，曾山行，獨力斃一虎，遂辭班去。與妻以保鏢，馳名南北。

塔上藏盜

蘇城報恩寺塔最高，離地二十餘丈。乾隆年間，城中屢出盜案，杳無蹤跡。一夜有人見塔頂火光一星，疑其上有，人告知捕役，密遣兩人先上窺探。到最上一層，在佛櫃中，尋獲四盜，方欲擒執，盜勇甚，反將捕役捆縛，盡取所藏珍寶重物，攜帶於身，易衣徐下，人莫知之。後有人聞捕快登塔之事，未見下來，再糾人同上，始將兩役釋放。道其所遭如此，已被縛一晝夜矣！

牛舌生字

嘉善鄉民家牛生一犢，舌上有「李」字，炳然可見，如墨筆寫成者。其家親友中，從無李姓人來往，莫知其故。其牛耕田服勞，與常牛無異。

火龍

拍案驚異

道光丁未，閩門外湖田淺水中，突有火龍飛起，將茶室席棚捲入空中，遠望如火雲一片。城中護龍街程氏園中，梧桐大合抱，斷若刀斬，枝幹扶疎，隨風飛去，不知所往。霎時雷雨大作，冰雹齊下，有烏龍二條，在雲中將火龍追趕，望從南方向陽澄湖而去。是日城中涼棚多有火燒痕跡，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不意人烟稠之處，亦有孽龍潛伏異哉！

湖中巨卵

洞庭西山沿太湖處，有人於水草中，獲一巨卵，大如斗，羣稱爲龍蛋。懼其爲害，煮熱剖之，有硫黃氣。有人取其半殼攜入城中，售銀洋一枚。後聞其人轉售於人，竟得善價云。蓄水於中，冬月不冰。

古墓僵屍

浦莊姚家村居民，僅十餘家，每於月夜，見一古衣冠人，來往阡陌間。羣知爲鬼。一夜，有農人醉田臥，見其自遠而至，白鬚尺許，兩眼炯炯，寒光射人。手拄拐杖，緩步望月。遂潛尾其後，至一古墓而入。明日告於村人，共往觀之。其墳係荒塚，久無子孫祭掃。不知誰氏之墓，恐其年久爲患，集衆發掘，見木棺一具，絕無罅隙。啓之中，臥一人，狀如所見，舉火焚之，飄飄有聲。未幾其村瘟疫盛行，死者數十人，隣村無一染者。

治膈症方

膈症最爲難治，得是症者，十無一生。世傳鵝血狗寶虎肚等物用之，從未見效。且有因是反增劇者。近傳一方，初起者立愈，已成者亦能漸減。其方用白麵不拘多少，俟月食時，取陰陽水在露天澆和，俟月光徐徐吐出，卽在

月下撻作細丸如菉豆大仍露一夜用時開水送下每服四五丸連服數次即愈屢試有驗

□ 粵東蝮蛇

齊孝廉某官廣東知縣其治在深山僻地一日肩輿下鄉公幹遙見一大蛇橫亘輿前不見首尾阻路不能進昇夫云「無害」取柴堆積其下舉火薰之蛇徐徐自起中空如城門輿從下過了然無礙比回其蛇仍在復從其下回詢之云「此極大蛇山中時有不爲人害者」

□ 富家子遇毒被闔

雲間有富室子年輕貌美偶游妓館悅而留宿妓久生毒瘡一交而病下體潰爛延醫施治均言無術因到蘇州覓一醫至自稱能治用一灰色細綫縛於腎囊上漸覺麻木不知痛楚數日後陷入肉內漸緊而腎囊墜矣仍用止血定痛藥百日始愈而人已闔廢聞其子素非流蕩之人偶不自愛受此巨禍可不慎與云其灰色細綫乃山中蛛絲捻成者

□ 天寧寺羅漢像

常州天寧寺兩廊塑五百羅漢像老少妍醜面目無一相肖真化工手也寺僧云「西廊第三十七尊最爲靈異香火獨盛」緣寺有老僧年八十餘塑工肖其像塑之像成而老僧趺坐逝殆其靈爽所憑與

□ 攝召婦女術

維揚徐一夔，幼遇異人，善攝召之術。一夜羣集友人家，十餘人分據兩席，醺飲甚懽。座中有迫其召仙女者，徐令潔一室，屏去燈燭，在門外焚符。良久室中有聲，徐曰：「至矣！」啓門，七女連袂出，擁之入坐，言笑如常人。約兩時許，復焚符遣回，衆見諸女色不甚麗，服飾均時世妝，固詰之。徐曰：「天上未必有仙女，卽或有之，亦豈肯隨人呼喚哉？此乃附近人家中，素不貞潔之女，暫攝其魂，作妓倩觴耳。若本無邪行者，攝亦不至。特術強爲，必干天譴。」座客俱聽其論，有少年見一文，似其表妹，其家頗富，有欲爲議婚者，託故辭之。徐又能符呪治病，求者頗衆，後忽棄家遠出，不知所終。

惡幕巧遇主人

歙縣王方，由進士官部曹，擢任湖南永州府。蒞任時，巡撫薦一包姓幕友。——緣包之師邵某，久居撫署，素爲撫君信任者也。——王故熟悉條例，見包辦案荒謬錯誤，甚至文理不通，遇有詞訟，把持撞騙，偶拂其意，酗酒慢罵。王不能堪，賓主常逾月不見。後詐賊不遂，與司閹相毆，遂以辭館挾，知其意，以爲與人辦案，必要堅留，藉可高抬身價。不知王素精律例，無須幕友，虛意一留，聽其自去。包逕造撫署，懇於其師，邵因其徒爲主人所輕，竭力傾陷，機械百出，讒構萬端，甚至捏造假信，播弄誣害，未及一載，王竟被劾罷歸。家居十餘年，因事赴揚州，在戲園見一攤伶，色藝均絕，呼之侍飲，留薦枕席，貽贈豐厚，伶適至其家。其妻亦少年倩麗，低眉見客，王遂留宿，左抱右擁，極盡牀第之樂。後見其妹，年甫破瓜，色尤妍冶，議以五百金爲妾，倩媒書券，呼其父至，遙見王面，卽頰首逃避。

旁人不解其故，乘手挾持不得遁，王就視，卽包幕也。緣包譖罷主人，後聞省無敢聘請者，其師已死，無人薦引，流落無依。挈家赴揚，子優女媚，藉以度日。不意適與主人相值也。王數之曰：「我半生辛苦，纔得一官，與汝無仇，汝不過撞騙未遂，挾忿自去耳。又待汝師爲上司信用之人，播造蜚語，致我無罪罷斥，竟

薦枕席，報亦慘矣！我不汝責也。」仍如數給銀署券，挈其女去。

夜明珠

夜明珠，僅聞其名。近年有寶庫，將沒入珠飾，售於貨客，已交易矣。忽見匣中透出光明，遂件細看，竟得一珠，重三分許，吐光熒熒，置之暗中，一室盡明。然業已講定價值，不能翻悔。後貨客售此珠於沈姓，得洋銀三千元。友人蔡某親見之，云此珠白晝視之，與常珠無異，所以多年無識之者。

火神量界

吳縣孝廉楊近光，館於姚氏。暑夜登露臺乘涼，酣臥夜半微醒，見隣屋舍有紅燈，去來移動，似爲量度。深訝之，凝神細察，乃一人面，光燄赫然，鬚髮眉目，一一可觀。知爲神靈，不敢告人。甫三日，隣家火起，主人惶懼無措，揚力言無礙，火熄後，詳視其處，是夜神所度量者，無不被燬。

圓妙觀祈雨法衣

圓妙觀方丈，向藏火燒法衣。開雍正年間，吳中大旱，法官潘某，有異術，中丞迫之求雨，用一月靈法，一觸怒雷，霹靂下擊，潘用令牌遮護，雷火徧燒其身，迄不能傷其衣。至今藏在方丈，每逢六月初六日，取出曬之。有見之者，乃黑色法衣，金線繡成八卦，四圍俱有燒痕，又有一銅劍，一令牌，皆當年祈雨之物。

金陵市上大鼠

金陵每屆秋試時，百貨雲集，覓食者亦競至。有人於布圍中，用鐵鏈鎖一鼠，大如狗，云重二十餘觔。見人能拱立，人往觀者必索數文。鼠輩竟亦龐然而大耶？究竟有何伎倆，尖頭捷足而已。

■ 跌死定數

有館師過舊東翁家，天雨留宿，在沿街樓上設鋪。三更後，聞叩門聲，內有人低聲問云：「男耶女耶？」門外應曰：「是男。」又問將來如何復應云：「一年零十四日，在階沿石上跌死。」館師大惑不解。隨聞內室人聲不絕，云主母坐蓍生一子矣。館師攜有筆硯，備錄其語，以紙封之。置梁間，明年逢此日，前往探之。離門尙數家，遙見一婢蓬首流血，躍入河中。主人持梃追擊，詢知所生子，被婢失手跌死矣。館師遂拉主人登樓，指梁隙云：「內有紙封，可取看。」主如其言，其中備載鬼語，其時正一年零十四日也。因悟前定，不獲追究。

■ 竹枝牡丹

揚州黃姓鹽商，園中竹枝上，忽放牡丹兩朵。一白一深紅，千葉重樓，香豔撩人，觀者如堵。黃開筵宴客，並繪圖徧求名人題詠，爭以瑞徵諛之。未幾其子以捐賑，得舉人，遂以爲非常之喜。故預示其兆。後黃氏驟衰，不二十年，亭臺苑沼，鞠爲茂草矣。

■ 普陀山多寶觀音

普陀山，在定海縣海中，供奉觀音，香烟極盛。有珠寶觀音一座，高尺有四寸，前明內府所頒，全以珠寶裝嵌而成。頂額巨珠圍徑寸，嘉慶年間，有巨跣攜之入舟，海中忽現鐵蓮萬朵，舟不能動。焚香叩禱，奉還廟內，鐵蓮雲時

滅跡廟內懸一聯云：「觀自自觀觀自在如來來見見如來。」

石湖古鏡

乾隆年間，石湖漁人見湖心波浪湧起，似有巨魚撥刺，急撒網求之，得一物甚重，在網中震撼有聲。竭力曳起，乃一銅鏡，形長圓如卵，與今式迥異。晶瑩明澈，涼如寒月。攜入城求售，覓得善價，越夕即踏如頑鐵，昏暗無光。有疑其為神物者，以賤值得之，乃投湖中。

鷄雛飛去

橫山民家，母雞哺五雛，比長冠距修偉，毛羽披離。一日空中羣雁嘹唳，諸雛引吭長鳴，振翼飛去，斯須滅影。其家亦無他異。

飭士戒淫文

文帝曰：「天道禍淫，其報甚速。人之不畏，夢夢無知。苟行檢之不修，即災殃之立至。嗟爾有衆，聽予訓言！惟惠迪吉，自古云然。不善降殃，昔人明戒。春秋之淫亂，皆敗國而亡家。風雅之刺讖，盡鶉奔而鵠逐。故逆理乃自戕其性，而貪淫即自奪其名。人事一乖，天心盡怒。桂香上苑，非潔己者難邀；杏宴天恩，豈污名者可奪。予蒞文衡，嘗垂教示。奈士子只貪半晌之歡，罔惜終身之計。淫人自淫，交手為市；業報慘報，洗心者誰？吾於二八試閱，每多臨時去取一筆勾消；只緣窺彼鄰妻，數字增加，端為拒茲室女。欲聞平地之雷，莫起寸心之火。名場顛倒，豈負學苦文高？一世迤邐，悉是踰閑敗節。士人不察於所由，反或怨天而恨地；從來黃甲，只在心田。衣爾紫袍，總由陰隲。棘闈

滿地皆神，文陸三場有鬼。惜哉字字珠璣，忽遇燈煤落卷！恨矣篇篇錦繡，無端墨跡污文！此時予實主持，孰謂蒼天無眼，榜發三元，爲有驚神之德，遠開並蒂，旋聞墜蕊之凶。倘能持正而不邪，自稱名歸而祿得，特頒新諭，咸使聞知。

呂布劍

咸陽市上，忽來一劍，長令尺四尺，有奇，犀利無比，重亦較倍於常。柄有銀絲嵌成「溫侯」二字，知爲呂布之物，索價百金，羣疑其僞，且鄙布之爲人，久無售者。後一蜀中武弁，以三十金易之。

瘤生口鼻如人頭

江陰近海口處，民家生一子，右耳旁贅一瘤，如雞卵，眉目口鼻悉具。民故農家，無妨於事，亦遂聽之。至年三十餘，瘤忽自破，流血月餘，血止結痂，其患頓失。

神虎

寧國山內，時有虎患。道光初年，忽來一白虎，渾身如雪，而尾作黑色，絕不噬人；有木工數人入山，猝與相值，勢不及避。虎俯首逕去，羣以神虎目之。山脊有神祠，虎時入廟臥廡下，廟祝習見，亦不爲怪。一日來一黃虎，大如牯牛，與白虎相鬥，數日不解。觸大樹盡仆。獵人掘穿布網，登高放槍，白虎越嶺去，黃虎墮穿中，吼聲震地，月餘方斃。剖其腹，獲白玉網巾圈二枚，乃明人冠巾所用，知虎已數百年矣。或云白虎卽驕虞也。

洞庭山許騎龍

許騎龍東洞庭山南望人常買於金陵。偶遇除夕，見同鄉數人聚談故鄉事。許曰：「汝等思家乎？今夜借我行，明日在家賀歲矣。」衆斥其妄。一人獨願行，許縛草爲龍，與共騎之，令閉目。風息乃開，如其言，惟聞風濤鼓激聲，良久風息，閉目已在南望廟前，東方猶未明也。許令其人自返，已復乘龍去。人遂呼爲許騎龍云。

大蜘蛛

句容塘兵袁勝，贖投文書，鞭馬疾馳，似空中有攫其纓帽者。回頭則冒於珠網，懸空際焉。因念絲粗如此，蛛大可知，回時復過其地，留意伺之。見一蛛大如斗，審視既的，用烏槍一擊而斃，剝其皮中有一珠如彈丸，攜至揚州，售於商家，得銀萬兩，遂成富室。

優伶代鬼鳴冤

蘇州楓橋鎮富室吳姓，有樓五楹，宿者輒死，無人敢登。一日，諸伶演劇回，借樓住宿，主人告以故，有大淨小生副末相謂曰：「我等姑試之。」淨扮關帝，二人扮平倉，據案兀坐。三更時，閣樓下哭聲甚哀，隨哭隨登，一無頭屍也。兩手捧頭，前跪泣訴，生末心悸，不敢語。淨獨喝問何冤，鬼自稱江西德安縣人，羅汝俊，前年販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行內，售銀五百兩，被觀海謀害，致我於死。其行兇，則家人楊三、吳富也。淨問屍埋何處，鬼云屍瘞樓梯下，壓以大石，三年不得伸。淨言汝誠負冤，不宜作祟害人，自干天紀。鬼唯唯而沒。淨戒二人勿洩其事，無何星使某公來蘇，巡撫設席演劇，淨指以血塗面，厲聲言本郡冤氣上徹，有密事，俾二公昭雪。巡撫大駭，屏人從，淨遂如鬼語告之。語訖，仆地良久而醒，忽遺差役，至觀海家，起獲無頭屍，并擒二僕，刑訊吐實，盡置如法。

納妾延壽

濟事賈生胡開源，四旬餘無子。買一妾貌莊雅，不類貧家女。詰其家世，父乃庠生，鬻身作葬費耳。胡認義女，擇婿嫁之。未幾又納一女，色頗豔冶，而眉目間有慘楚不堪之色。胡已解衣登床，女坐牀側，淚垂睫下，固詰其由，自稱知府之女，胡甚駭，細詢其父，乃報捐典史，濬升知縣，復捐陞知府，賊敗遣戍，貲產籍沒，遂賣身為妾。胡曰：「汝家則爲知府女，到我家則爲妾，分所當然，何用涕泣？」擁之就枕，以常妾視之。無加禮焉。數年後，胡病昏迷，兩晝夜，蹶然醒曰：「我魂至冥司矣，有儒服者跪地求保，素不相識。聽其言，乃某公之女也。冥官以保全良家女，不淪卑賤，准加壽一紀。而某知府以壓良爲賤，具詞申控，冥吏欲銷去所加之壽，以相抵。余抗辯云：庠生之女，儒門淑質，且孝行可嘉，豈可辱爲妾媵？擇婿遣嫁，理所當爲，不敢居功。某知府以捐班微秩，游陞知縣，資緣貪黷，不問可知。乃貪心不足，又覬得知府，亦思五馬黃堂，豈市僧居奇地哉？有錢買官，無錢鬻女，更何足怪！某太守類首無語，冥官直余語，仍還所加之壽，揮余出。見道塗紛錯，茫無歸路，儒服者送余回家。甫入門，一跌而醒。」備述其事，後果十二年而卒。

臨清小鷄

臨清市上，有人鬻雞，大僅如燕，朱冠金距，引吭長鳴，索價頗昂。博物者亦不知所從來，或云名「枕雞」，置之枕畔報曉，與常雞同不差秒刻。

五色雲現

道光庚戌，四月初八日，會試揭曉，闈中正在寫榜時，日方午，忽五色雲現，絢爛繽紛，萬目共睹。宋韓魏公以第二人及第，唱名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現，古今事正復相類，豈不虛生，將來必有應之者。」

商鐘周鼎

蘇州城外陽山寺，有鐵鐘高二尺許，四圍銘識，繡澀模糊，不能辨一字。相傳爲商時物。寺僧不知寶貴，亦無人題詠。故知之者鮮。虎阜方丈藏一周鼎，載入誌乘，名人題詠殆徧。後爲閩中一方伯以重價購去，寺僧覓一贗者代之。又光福元墓山，聖恩寺藏有「乳鐘」，傳爲紉時物，今尙存。

塔中金像

鎮江北門內，徽人開設典鋪。舊有鐵塔一座，高三尺，重不可舉。在破屋中已數十年，無過問者。一日偶爲賈客所見，以賤值易之去。頂有細眼，用鐵絲旋繞數四，上下鐵門盡開，共七層，金佛一具，頂嵌明珠，旁有款識，乃「梁天監三年」所鑄。揚州一商，素供佛，遂以重金購之。

娼幕報復

紹興顧某在蘇習幕，偶游妓館，爲娼家所輕。遂銜之，後就館府署。適知府李璋煜蒞任，素負理學，名因德惠。嚴禁娼妓，簽差提究，羣姬星散。到案者十餘人，並遭掌頰。顧意甚自得，揚言於衆曰：「若輩再敢輕慢師爺否？」始知其挾有夙嫌也。後知府桂超萬到任，有訟案牽涉妓女者，審訊時，亦當堂受責。府吏有識之者曰：「此卽顧某幼女也。」父死後，流落賣娼，因及於此。兩事相距十餘年耳，天道之巧可畏哉！

意外之喜兩事

浙江某生，寄籍順天，館於密雲鄉間。闈從赴館，明年適遇恩科，因赴學起文請錄科，學師訝曰：「足下前科已中式，何又請錄科耶？」其人大駭，急取題名錄視之，方信緣所館在僻地，報錄人無由送信也。洞庭山有中表結姻者，女自幼育於外家，與夫見面不避，粵匪之亂，夫被擄去，說傳已死，女誓不再嫁，過門守節，將兩載矣。忽其夫自歸，始知前說之誤，見女渾身縞素，乃相抱而哭，擇日合卺。天下有意外之喜，此兩事可謂得之意外矣。

漳州府竊案

閩人黃紹林，通判云：嘉慶年間，有漳州府知府某蒞任，城中屢出盜案，巨室富戶，珍寶重器，被竊尤多。某嚴比捕役，刑責慘酷，勒限擒緝，擾攘月餘，盜無一獲，而巨案日增。有名捕年六十餘，退役已久，其甥現充捕頭，被責垂斃，妹向之乞哀，求為助力，捕冥摻數日，絕無影響，念必外來劇盜。一日偶過府署，見諸捕疊疊入，隨聞呼號聲甚慘，因入觀之。良久始出，向署中人詢問，新任大老爺從何處陞任到此。云係山東人，由監生報捐知府，得任此缺，捕密告其甥曰：「盜已得矣，但萬不能說破。」遂於府署花園外牆缺處，登大樹伺之。二更後，一人渾身黑色，飛掠而過，四更餘仍飛入。明日城中又有富家被盜矣。捕善用弩彈，夜夜伺之。數日後，又見飛出，中其左額，返身飛入。明日城中未出盜案，而府署喧傳太守病，半月後病愈，出署行香，捕從旁察見兩太陽穴，各貼膏藥如錢大，知已受傷，貼以掩人耳目者。遂編集徒黨，密告其事，擇技最精者四人，伏於近處。一夜復見飛出，捕率其徒，掩入府署，搽其箱篋，原贓悉在。珠花金釧等物，各取其半，先行避出。明日城中又報盜案，而府署被盜事，絕不聲張，捕取各物，與失主承認，悉與失單所報相符。遂進省密白其事於臬司，亦無能為計。未幾兼署藩篆，遂調之來省，令闈人授意將檄署首府。某因城中所盜已多，欲離此地，欣然問計。因云：「大人近日嫁女，若送首飾十餘件，事無不濟。」某力允願送，又云：「恐式樣不合，不如將金珠與我，代為覓工製造，無不合式矣。」某遂取金珠一匣，交與

關人卽吊捕所呈原贓核對無辜，屬合因白其事於制府，乘稟見時當場擒下督同司道，坐大堂鞠之，捕役失主及原贓均在某類首無詞，遂寘之法。

鄱陽湖龍鬥

鄱陽湖龍將軍廟，靈異最著。一日現夢廟祝云：我在此血食千年矣，今有孽龍欲奪我廟祀，明日當率族與戰，慎勿佈也。翌日方午，龍大小數萬，蔽湖而至，如列陣然。少頃，一黑龍長數十丈，鼓鬣而來，離廟數里，有一白龍，身橫半畝，奮躍直前，搏戰良久，雷雨大作，波浪掀天。羣龍環而攻之，近廟處湖水盡赤，龍受傷而斃。此後龍將軍香火益盛。

江心寺玉碑銅鼎

金山江心寺，有巨碑，瑩澈絕似碧玉，承以最風，亦潔淨明潤。相傳高麗所進。殿內佛頂，各有巨珠，被夷人碎首擄去。殿前銅鼎一座，質色渾樸，數十人舁之不動，今尙存。

妾婦之道

吏部品級，考所載內閣侍讀，翰林院侍講侍讀，編修檢討詹事府，左右春坊，中允，贊善，司經局洗馬，都察院，六科給事中，各道監察御史，六部郎中員外郎，京察記名者，均已道府用。給事中截取，亦以道員銓選。外省知府，以道員爲陞階。歷次遵例，報捐道員，到省候補者，須交銀二萬餘兩。近來多以例銀折扣，及鈔票劃抵，計交實銀千兩，卽以道員銓選，再加數百兩，卽分發到省。其實不過從前一縣丞之價耳。前聞河南省，候補道多至二十餘人，

官廳中無處可坐；其中各有名目。有稱「夫子之道」者，以幕友報捐，官場呼幕友爲「老夫子」也。有稱「文武之道」者，以都司改捐者也。有稱「大學之道」者，由監生報捐，世以監生爲「太學生」也。有稱「雖小道」者，其人年甫二十也。有稱「卑卑不足道」者，身本侏儒，不滿四尺也。有稱「妾婦之道」者，其人紹興籍，由「豫工」例捐，未入抽籤，在數百名外，欲加捐分發，貲產已竭，將其女鬻爲人妾，得身價四百兩，遂指發河東，游升通判，歷任優缺，擁貲甚厚，加捐道員，因念女爲人妾，終不自安，且非鬻女得金，亦無顯榮之望，遂遣人探其壻家，知正室已故，遂願十倍其價，送銀四千兩，爲捐升之費，改稱繼室。女壻本相得，卽同赴河南，執子壻禮焉。臨行時，又送贖儀千金，復私給女千金，有正室所生一子，不肯稱繼母，問其子素作何事，云欲捐從末，尙未得成其人。笑曰：「是不難也！」代捐同知。其子大喜過望，遂稱母子無異詞。此事汴人傳述甚確，羣稱「妾婦之道」，以作笑柄，諠也，而近於虐矣！

道州猿種

宋洪邁夷堅志云：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諫，皆感猿猴淫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婦女姪娠就寢，必以竹扇掩其腹，則猴不敢近。否則往往夢與猿猴交接，生子卽猿種矣。道州畜種，混入人類，自古已然。余謂猿性險毒貪狡，迥不猶人，若籍隸道州，而公然自稱猿叟，其母與畜類交接而生，業已供認明確，宜其兇惡淫貪，頑鈍無恥，真如乞食猿猴，游丐四方而已。

閔法官治魅

法官閔初，善勸勸術，能攝召神將，轉轉妖魅。有吳姓子，年二十餘，爲妖所魅，其家以巨錢，鎖於井欄。舉手一

呼云「妖已被縛」衆問何所見云「有黑衣女子不離身側」忽空中飛下白雲一片有白袍黑鬚神將手持戟，一手提其髮騰空去，其妖遂絕。

惡鬼戲侮讀書人

蕭山陳文儀偕同村夏蘊，恭應省試歸，離家僅數里。天色驟暗，徒步同行，一僕隨焉。突有巨鬼阻路，睜眉怒目，鵝鸛長嘯，林中羣鬼奔起，若奉其號令者然。陳背誦易經，絕不畏避。夏素奉金剛經，急急念數分，亦若不聞。正窘迫間，一鬼騎馬而至，聞其聲，亦同村友也。生前訟案被累，陳爲排解，始得釋。此時呼號乞救，卽下馬相慰云：「余去世後，在判官處司文案，屢叨保薦，不日卽授冥職矣。」意甚自得，告以所苦，遽掉首曰：「此非余職也。」上馬逕去。羣鬼愈聚愈多，環繞跳躍。夏失足墮入深坑，衆拍手齊呼曰：「快哉！」陳無可退避，勢甚危，忽覺頂上冲出紅光一縷，照耀空際，衆鬼辟易不敢近。環立而遙望之。俄雞唱一聲，盡行滅跡。未幾晨曦耀彩，大地光明。夏身陷污泥，額破血流，扶之而上，覓其僕，則瑟縮叢薄間，不省人事。灌救始醒。回家後作認鬼文，焚於城隍廟，良久寂然。因念文士俱隸文昌，虔赴祠下致禱。是夜兩生同夢，至祠內，一古衣冠人延之坐曰：「帝君日侍天廷，主管世間祿籍，豈能到此荒祠？余因生平正直，派令看守廟廷。兩君之疏，已見之矣。夫一治一亂者，天道之循環；一晝一夜者，天運之流行。離照炳空，萬象飭爽，邪魅惡崇，匿跡潛蹤。至若雲陰月黑，雨冷風淒，攘攘紛紛，別成世界；晦冥昏昧之秋際，遇遭逢之會也。荒煙蔓草之墟，把持奔競之場也。際鬼出之時，爭鬼行之路，踽踽孤蹤，猝然相值，非鬼侮君，君先犯鬼耳。」問果新鬼大，而故鬼小耶？曰：「牛鬼豕妖，咸同岳瀆。夜叉羅刹，尊若帝天。以小易大，倏忽間耳。一大鬼至，卽有衆小鬼舐痔吮癩，乞憐獻媚，諂營逢迎以悅之。更有么末孤魂，卑微賤魄，復潛營逢迎于衆小

鬼之側，此曰龐然而大者，卽昔日之渺乎其小者也。先登者，捷足之鬼；踞其前反噬者，負心又有負心之鬼；乘其後大鬼昂藏，小鬼嬉，新鬼繁冤，舊鬼哭，時衰鬼弄人，若輩長伎如斯耳。問強魂悍魄，目中無人，將來作何底止耶？曰：「天不能夜而不晝，子姑俟之。」陳素有文名，後成進士，入翰林，夏以諸生終。

蘇州府學前七步蛇

蘇州府學前有七步蛇，長祇三四尺，黑質白章，噬人七步內必死，因有此名。明季有櫛工楊姓，晨過其地，草中有物螫其足，視之蛇也。急取刀，剝去其肉，如指頂，少頃大如錢，有大如桃，既有氣騰如煙，忽斂縮如桐子，已成灰矣。康熙年間，蛇長丈餘，時出逐人。一日，有結草菴老僧過其地，蛇躍出追之，僧禁以梵呪，遂不復見。乾隆時學吏季某，曾見其尾掛龍門，頭入泮池飲水，蓋身長十餘丈矣。未幾附近富室見有蛇蛻丈許，掛梁上，是日生一子，知爲此蛇托生云。

龍鬪

乾隆戊申三月，太湖有三龍相鬪，一金色者，最鉅，與一青一白，相持良久。二龍敗去，金色者游行自得，風濤大作，攫擊升天而去。漁舟拾得敗鱗數片，色白如雪，大如笠。一書生館近湖人家，以千錢買之，攜赴揚州，鬻於鹽商，每片索千金云。暑月懸室中，涼氣襲人，一室內蚊蚋不敢近。試之果然。衆商競買之，大獲其利。七月十四日，陳湖兩龍又鬪，一青一黑，湖水湧激，覆舟數十。濱湖人家俱奔避。

金陵承恩寺有明祖所賜莊田，費產甚富。附近小桃園，道院道僮俱爲僧人所私。平日飲食衣服均取給於僧。僧與某僮相暱，各有配偶，相處儼如夫婦焉。其僮俱年少色美，每於夜間傳粉靚妝，與僧臥處。若平人到院，則避匿不見。數十年來，淫風日甚。後於嘉慶年間，忽被回祿，一夕化爲灰燼。道僮焚死者十餘人。此風遂絕。

鄉農奇勇

崇明沙頭農民沈姓，身長七尺餘，兩手能舉一千二百斤。總鎮聞其名，令食糧充伍，騎馬輒墮，聞礮聲卽戰慄不止。在營未久，卽退糧仍爲農民，能耕百畝。嘉慶年間，澹關麵坊馬姓，乃敵兩牛，終年不飽。關帝廟前石獅，重千餘斤，兩手舉之起，適馬提督過蘇，聞而召之，儘其飽餐。明日令餓一晝夜，馬不能忍，提督歎曰：「此無用物也。」遂舍之去。此等膂力，世所罕有，而不適於用，惜哉！

白塔仙跡

崑山城外白塔，百餘年前，已傾側欲仆。一日有老人過其處，謂人曰：「此塔將圯，我爲正之。」以所持傘柄撐其下，明日塔頂遂正，從不傾斜。相傳白塔爲塔王，八月十五夜，衆塔來朝，水面上塔影無數，居民多有目觀之者。

赤燕

富陽縣署，二堂梁上，燕巢中，飛去雛燕七，毛赤如染，琳麗可愛。署中見者，咸以爲異。館師某，獨以爲祥，援漢書「赤雁」爲比。未幾令擢州牧去，繼之者，蒞任甫數日，卽聞其子在籍，秋闈獲售，瑞不虛生。館師之言，信有徵矣！

龍筋挂鐘

永定寺，六朝古刹也。有古柏二株，相傳梁時所植。殿右一鼓，象皮所蒙，大逾常式。左鐘差小，不相配。寺僧去前，有巨鐘，在寺已久，一日忽有江西人來寺瞻玩，云鐘架已朽腐，願易新者。寺僧允之，未幾造一新架，取巨鏈挂鐘，隔夜鏈絕鐘墮，以爲偶然也。復挂復墮，始念從前係一細繩懸挂，粗纜如斤，數十年如故。其人修架，專爲取繩計耳。其繩乃龍筋也，因此將鐘改鑄，與鼓不相配矣。

女浴室

浴室以蘇州最爲清潔，聞從前揚州有女浴室，乃羣妓游泳之所，香屑煎湯，花露拭面，敗俗誨淫，莫此爲甚。亦有浮浪少年，混跡其間者，喪亂以來，此風息矣。

池中巨蓮

浙江沈官家有巨池廣二畝許，每歲蓮花數百朵。花時，設宴招親友賞之。偶一年池中祇開一花，大如巨盤，秋末方凋，結蓮實如棗，爲妖爲祥，議者紛紛。其家絕無休咎。友人周姓，乞取蓮實一枚，攜入都中，徧示同人，聞其說如此。

張姓墳中異物

石湖邊有張姓墳，荒廢已久，忽有江西人租住近村，言欲覓地。每於日未出時，徧地尋覓，人以爲欲求吉壤也，亦不之異。一日於昧爽時，攜一鐵籠，高三尺許，中設機軸，可啓閉。到張姓坟旁隙地內，掘掘二尺餘，土中躍出一物，身祇尺許，尾倍之，四足有爪，身黑如漆，光耀人目，在籠中跳躍。人云：「此地有異寶，恐爲此物所」

傷，當先除之；三年後寶光出現，我當再來。」攜其物匆匆而去。後不復至，始知專爲此物而來。其物何名，有何所用，實無由知之。

東洋巨蟹

東洋長崎島，產巨蟹，足長五尺，雙螯高舉，蟹人立斃。倭人有能捕之者，以絲繩作圈，套其雙鉗，始可擒獲。每獲一蟹，數十人食之不盡。有人自洋船歸，以巨壳餽余，真乃目所未見。

雷震孝子匾

休甯一富室，五十餘無子，繼姪爲嗣。後寵婢生一幼子，懼嗣子之潛害也，加意護持；而嗣子甚愛其弟，待庶母亦甚恭謹，人疑其僞。未幾富室死，嗣子待幼弟及庶母如父在日，延師授室，均盡心力。親戚羣稱其孝，呈請大吏給匾表揚。是日戚友均集，天色清明，忽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將匾擊碎；而孝子亦神癡矣。有知其事者，云實與父婢私合而生，名爲弟，實其子也。子烝父妾，律干重辟，復竊孝子之名，應擗天罰矣。雷霆示警也，宜哉！

觀音峯飛去半截

明徐太僕東園遺址，在閩門內，有奇石高三丈餘，俗名觀音峯，巋然特立，奇古靈秀。——相傳爲朱勳所斲，載於邑乘。——夜間時有紅光冲起，道光季年，一夕，上半截忽失去，計其重數千觔，非人力所勝。附近人家亦寂無聲響，殆通靈飛去耶？余聞其異，親往觀之，今存者高不及二丈，紅光亦寂然矣。

磁瓶霏煙

唐縣晨家開掘土溝，得一磁瓶，高僅盈尺，白質青花，以常物視之不爲異也。一日天陰欲雨，瓶中氤氳四起，如霏烟不絕，雨霽卽止。傳聞於外，一富室酬銀十兩取之去。後爲制府所聞，檄縣令索之，不得已獻焉。制府覽餽和坤籍沒後，不知所在矣。

昌化石碑

昌化石紅色鮮明者，世甚珍重；然大者不過數寸。昌平明陵有昌化石碑一座，高一丈二尺六寸，厚一尺六寸，廣四尺六寸，石質瑩澈，紅斑璀璨，洵希世奇寶也。碑下一泉，能愈百疾。饗殿中一盤龍沉香椅，爲當時故物。

捕役擒奸

太倉捕快兩人在茶館，時方薄暮，見舟中兩少年，攜手登岸，頭戴風帽，足穿靴，一人行步如女子，相約後從，出不意擁之仆地，手去其靴，雙鉤見焉。其一人狂奔逸去，遂擁之至署。州牧乃桐鄉沈某，素寬厚，訊係松江富室處女，與僮同逃。例應押解回籍，女言歸家必死，願求生路，胥役教其改供，自認爲妓，鳩母凌虐，隨客私逃，遂發官買。後竟流落爲娼，有黃某曠之納爲妾，黃後任京秩，攜之赴都，有見之者云：姿色妍麗，堪稱國色。

幕獲巨財

浙人張某，幼習幕業，隨其師於兩淮運司署中。向例羣商，每年准開銷鹽包繩索銀一萬八千兩，後經裁去。羣商謀復舊章，湊銀二萬兩，囑張轉致其師，張知師素方嚴，不能干以私，與其子密謀，許以三千兩，亦無能爲計。師家金陵，其子歸家，見祖母體稍不適，遂作家書，裝點病情，遣人飛遞。師大驚，卽刻束裝歸，署中公事，托張代辦。而

二萬兩哀然入囊矣。以三千金酬其子。遂報捐知縣，指省江蘇。所至之處，貪鄙狼籍。洊升泰州知州，擁資十餘萬，意氣自得。未幾病歿，兩子流蕩，不數年宦囊蕭然矣。

知縣責打薙髮鋪

有山東人，選授浙江縣令者。蒞任日，出籤勒挈北門外薙髮鋪，開店人至，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汝認得我乎？某年月日，在汝鋪薙髮，受汝輕慢。」其人曰：「太老爺並未到過小鋪薙髮。」令曰：「汝乃北門之薙髮鋪也，非汝而誰？」其人曰：「得罪太老爺者，乃山東北門外之薙髮鋪，小人乃浙江北門外之薙髮鋪，相去數千里，何由得知？」令恍然頓足曰：「誤矣。」賞以千錢而去。令乃由孝廉大挑者，遠近聞之，傳以爲笑。或曰：「究竟是讀書人，尙能悔過，不至巧詞以文其失也。」余初聞其說，以爲妄談，後知實有其人，異哉。

金匱大地

金匱縣轄某村有土神祠甚靈，祠屋後有空室兩間，一大蛇蟠伏其中，身巨五六圍，長數十丈，時至村外游行。居民習見，兒童或騎其背，或擊其首，她俱不怒。在曠野中，其行如風，入村則徐徐蜿蜒，進廟而伏。數十年來，從不傷人。每收穫時，各取鮮稻數束，置室中，以供她食。偶有外村人過其地，猝與相值，大驚仆地，她行其旁，了不傷害。或云土神之靈，卽她爲之也。其信然與她本毒物，乃歲久通靈，不爲人害人。若龐然而大，則毒饑薰灼，恣行吞噬，受其害者不少矣。可以人而不如她乎？

施孝廉占課

吳中孝廉施源文，名籍甚，從游者甚衆。素善六壬，時有奇驗。自言於占驗法，僅得五分。一日在友人吳姓齋中，適階下秋葵花盛開，有請占此花將來何如。施云：「明年秋月有一四足物，從隣家來此，花應毀折。」屆期果一兔穴牆脚而過，適遇此花，遂中斷。施自占命中無進士，不赴禮闈，在家課徒以終。

阮文達圓光

阮文達未第時，在城外僧寺讀書。來一道士，一見訝曰：「大貴人也。」自稱能「圖光」。畢生事跡，俱在鏡中現出。遂潔一室，靜夜焚香，鏡光旋轉，須臾現出各像，歷歷可睹。自登第後，剔歷中外，入居台輔，數十年事，現至十幅而止。公復問終身如何，道士不答，再叩之曰：「可不必觀矣。」公定欲觀，則現出荒郊一片，絕無人跡，流血徧地，一人橫臥草中。公大驚異，道士曰：「定數使然，惟修德可免。」公後歷任封圻，遺德在人，富貴壽考，備極哀榮。知盛德感天，定數未始不可挽回也。前在揚州晤公門下士張君所述如此。

儻來富貴

有舊家子，流落京師，貧無聊賴。偶過琉璃廠，見算命書數帙，尋常刻本，非秘傳也。買歸翻閱，略知大概，遂榜於門，日得百十錢，作糊口計。一日有貴戚家與臺，就其推算，談言偶中，薦於其主，大為賞識。因在貴戚前揄揚其術，喚之入府，徧推各命，無不奇驗。尤以其女命為極貴，未幾果應。遂在門下出入，漸積餘資，捐納微秩，貴戚為之援引吹噓，十餘年間，歷膺臚仕，囊橐哀然，官亦駸駸顯達矣。同輩均豔其遭逢。一日凡仙降壇，衆叩其故，仙云：「此儻來富貴也，何足問哉。譬如農夫終歲勤動，所收不過數斛，尚不免水旱之虞，商賈跋涉江湖，覬得微利，亦時有虧折之患。若娼優獻媚，一笑千金，盜賊行兇，一宵萬貫，其勞逸難易，不大相懸絕哉。」命猶令也，性即理也。

理所應得，命得而主之；理所不應得，命亦不得而主之。世運變遷，時事顛倒，詡詡驕人之輩，其不可告人之事，更有甚於此者。諸公何少見多怪耶！衆深服其言，爲中理。

僧麵

某大僚山行，偶經古寺，暫入憩息。僧供素麵一盤，毫無別物。大僚食之，肥鮮香美，迥異尋常。回署令廚人仿爲味，遠不逮。廚役懼責，私問其徒，云：「每於桂花將開時，取嫩雞撕成薄片，掛樹間，俟花謝始收下。又於夏日將猪肉熟挂於空屋，數日後蛆虫蠕蠕滿室，取出曝乾，將兩物併在一處磨爲細末，搜入麵中，再用雞蛋白拌篩，然後入湯煮之。」廚白其事於大僚，因留意察之，盡得其平日不法狀，遂入諸獄重懲之。

奇案駭聞

光緒二十一年，江西義甯州破二十八年盜案一起，無不詫爲異事。福建某大令，筮仕廣東，同治初年，宦成身退，買舟攜眷欲回福建故里。道出某地，慘被盜劫，全家被戕，船戶亦無一得生。屍棄海中，冤沉水底。當劫殺時，大令之女公子，年已十三四，抱數歲小弱弟，匿入艙底。有頃被盜搜獲，女公子詭稱身係婢女，小孩係傭婦之子，跪求饒命。盜棄小孩於海，逼取女公子爲妻。自是盜改業茶商，頗獲大利，牌號數起，遐邇著名。女公子亦連舉丈夫子五人，墮地便殺，託言病故，蓋不欲留孽種也。盜見其外貌溫和，不疑有他，亦誘之於命而已。本年盜至義寧州，販茶州，尊勸捐助餉，盜慨捐萬金，人以義士目之。盜本籍廣東，某月有某孝廉來謁，家人設筵款待，酒半酣，歎息某大令全家被盜，其數歲小孩，棄海不死，久之經人救起，現爲廣東道員，實有天幸。女公子聞之，使人再三盤詰，果不謬。隨與某孝廉面謁某道員，備述顛末，已二十八年矣。卽飛咨江西捕盜州尊奉文，不動聲色，密約營弁，率

同兵勇，嚴密布置，方具手版，迎盜入署，看饌芬芳，談笑豪邁。席間詰以二十八年前之事，盜知發覺，聳身一躍，如驚鷹之脫鞵，倏登屋上。伏兵四起，各以長鉤搭住，始行就縛。解經省城，轉解廣東，歸案訊辦，盜姓郭名維昌云。

比翼分飛

四川某甲，少年美貌，娶妻某氏，亦姣豔逾恆，咸稱璧人一對。而魚水之樂，形影難離。甲父慮其廢學，促之入塾，兩地相思，寢食俱廢。適塾師有故他出，須旬日乃返。甲遂得以歸家，以覺久別之後，更甚新婚。晨起攬鏡對照，彼此誇美。甲曰：「我兩人之情，難與比儔，無如堂上親嚴，會少離多，而人身終歸一死，設或前或後，相距大遠人間地下，兩兩睽違，別離之慘，不更甚於今日乎？」氏曰：「無已，只有服毒同死。」甲撫掌稱快，挽手入幃，共效于飛。氏檢床頭青銅四百文，令甲購阿芙蓉膏燒酒，倆共吞，穿衣並臥。比晚撲婦呼之不應，揭眼視之，業已玉容狼藉矣。極解救，至次日，則甲甦，而氏竟斃。蓋服藥同時，解救亦同時，而卒不能同生死，豈命之脩短有定數歟？天下癡男女如甲之夫婦，誠罕見矣。

雷誅不孝

楊州邵伯鎮，直北去十二里，爲昭關壩，壩下居人，不過數家，皆以划船爲業。其中有王某者，素凶橫，同業畏之，且極不孝於母，頤指氣使，如曇下婢。小不稱意，呵罵隨之。同業雖不平，畏其橫，而無如之何。母欲鳴官，以離城遙遠，只得暗訴諸天而已。某日，王某正虐使其母，忽霹靂一聲，震死庭中。背有朱書雷篆，彷彿「天誅不孝」四字，吁可畏哉！

色卽是空

色即是空

數年已積資數百萬矣。無賴某垂涎其所有，因與私讖某婦熟商，用放白鴿故智，花樣翻新，願借菴門一椽，作香燭楮錙生理。僧允之，婦卽設肆菴左。眼波眉意，小慧頻施。僧本俗緣未斷，因之慾火中燒，孽蒂難除，情絲遂縛。雙飛雙宿，竟以禪房作洞房焉。一日，婦謂僧曰：「夜來明去，烏可長久？我觀窮措大，非能享妻孥福者，天下之棄舊更新，亦不自我始也！自今以後，我不爾棄，爾無我嫌，爲百年計，不如攜所有而偕遁焉。」僧然其說，遂將菴中所有，搜刮靡遺，盡易「朱提」。攜資偕婦，滿載遠颺，和尚私心竊喜，作陶朱公載得西施去矣。乃該婦密將經過水程，告之無賴，相約於某日傍晚時，在某橋守候。屆時諸無賴偵知船至，卽橫木於橋心，來船撞擊有聲。無賴大聲曰：「船上何人？」傍人曰：「延壽菴和尚老爺也。」某曰：「和尚活奪人妻，殺不宥。」諸無賴蜂擁上船，卽將和尚緊縛船桅，痛鞭流血，問以官休和尚口念彌陀，願罄所有以贖罪。遂給衣鉢數事，踉蹌遁去。

才能損壽

七夕良宵，衆賓歡會，座有粵友，言梁廣生，伯玉者，以江左之才，寄嶺南之跡，尊甫爲蓮花幕中人，浮家至粵，生以粵產，故小名曰廣生，伯玉其字也。生幼而明敏，性成穎悟，從師請業，迥異凡兒。九歲通經，十齡成幅，一時有神童之目。其父以獨子，故愛之尤切。及長，則風華韻秀，顧影翩翩。乙亥歲，尊甫遽歸道山，生慕嶺南風物之佳，遂隸番禺之籍。是歲應童子試，高列前茅，擬俟學院按臨，報經古冊，以作先聲之舉。詎意一軍未發，二豎先侵，倏染沈疴，奄然棄世。猶記生在時，博洽殊甚，且心通白籍，舌湧青蓮，議論風生，齒牙犀利，尤好與古人翻駁，嘗謂昭君出塞一事，誣盡古人。按史稱匈奴既敗，求爲上邦，堦因擇宮人曰王嬙者，嫁之。則匈奴敗以求和，安有大漢和番之事。此誤由於石季倫作昭君曲，謂昔公主遠嫁烏孫，抱琵琶而出塞，實自寫其別父母離家鄉之感。想昭君昔日

出嫁，匈奴亦當似之；因作琵琶歌借昭君以據幽怨。迨至唐人，從而附會之，此和番之說，以訛傳流，至今日，幾於無復辨其真僞之所由來也！因作出塞行一篇，力翻古人案。其生平持論，類多如此。生有中表，蔣脩舉亦豪客少年也，與生同研，相得甚歡。八歲時，生與蔣詠月，生有句云：「羅襪夜寒人獨立，淒風繁露到三更。」生父見之，悄然不悅，已知其不永於年矣！不意事隔數年，竟成詩讖。猶記其疾中口號云：「一霎間事已空，牀頭無寐燭光紅；乘風歸去知何處？涼月空山萬樹楓。」詎不數日矣，果然歸去，蔣哭之有句云：「千古莫乾知已淚，九原應諒故人心。名士多才原折壽，達人不死爲留詩。」又云：「淒風催返三更夢，涼月空成一霎秋。」其詩其人，皆可傳也。

名聯傳誦

申江戲館林立，而其中絕無聯句，皆緣觀劇之客，半屬沒字之碑。嘗見有衣裳楚楚，高踞上座者，手執戲單，亂招館丁，代爲識字，又見有豪興勃勃，狂呼妓女者，手將「不律」遞與帳夥，代爲作書。蓋既不識字，並不能寫字也。做文人學士，頗不樂於此中，糟塌筆墨，倘邀着筆，必有可觀。因記某太守酒次所述，全椒薛慰農先生曾撰某處戲臺聯句，一時膾炙人口。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其聯曰：「休羨他快意登場，也須夙世根基，纔博得屠狗封侯，爛羊作尉。姑借爾寓言醒世，一任當前炫赫，總不過草頭富貴，花面逢迎。」

門蛙談奇

青草地塘，鼓吹兩部；長夏風景，本足宜人。乃不圖足砭俗耳者，近竟足駭聽聞焉。粵客由順邑赴省，行經平步村時，忽見田埂中，有數十人相聚而觀，口講指畫，如觀鬥蟀。異而赴之，則見田腔中，有青蛙百頭，箕踞瞑目，怒容可掬，如將鬥者。然因視近視之，則青蛙之類，如俗所稱蝦蟆者，凡百十頭，皆亦箕踞瞑目，怒容

可掬者，與青蛙勢無兩立者，不逾時，兩部直前相搏，而蛙亦愈集愈多，開閣之聲喧競不已。閱兩時許，夕照西頽矣。俄見兩部中各有一巨蛙出，大逾常蛙，長呼一聲，兩部各從其類而返，不殊罷戰者之收隊。如魚貫如蟻行，頃刻四散。田中無一蛙矣。異而詢其鄉人，咸曰：「噫！蛙之鬥已數日矣，初僅數十蛙相向而鬥，至翌日而多至百十，又翌日而多至數百，更翌日而多至千餘。其甫至也，如出隊，其酣戰也，如整隊，其罷歸也，如收隊，勝則開閣，敗則鳴鳴，數日於茲，羣以爲異，子特僅見其餘緒耳。」

悔婚騙婚

滬城虹橋之南有蕭姓者，其女憑曹陸二人爲媒，許配梅溪弄茶葉店生理之汪某爲妻。近因汪某失業，蕭卽有悔婚意。是以男已弱冠，女亦及笄，怨女曠夫，無由作合。蕭姓明知汪窘苦，有意重索財禮，實則藉圖賴婚。汪某多方熟籌，商於蕭之鄰婦名阿大者，令其詐稱，是園荷花盛開，欲邀蕭女往遊。蕭女允之，相與出門，行經梅溪弄，汪家門前，忽有一老嫗出與交談，殷殷款接，力挽入門茶敘。又稱今爲七夕佳期，我有新置七巧針，請卽登樓穿針，以乞天孫之巧。蕭女不知是計，隨之登樓，詎汪姓已事事先備，蕭女一經抵門，親族先後咸集，喜娘男婦亦至，至則喜樂遽奏，歡聲迎耳。嫗卽令女梳妝，趁此巧日成親。蕭女至是，乃知汪已預先安排，卽亦無可如何。乃與交拜成禮，而絕無不合之意。可見婚姻前定，爲父母者，嫌貧賴婚，非不愛女，而終屬無益。蕭姓偵知其壻，行因詭騙，不與罷休，卽令其姑母帶領多人，奔至汪宅爭吵，奈其時已入青廬，餘人不得擅進。其姑母無可如何，而其女則反謂姑母多事，惱羞成怒，爭執異常。幸而汪姓人多，極力勸散。蕭姓尙欲涉訟，然奉父母之命，憑媒灼之言，又何訟端之可與耶？聞者無不稱快。

火車登山

香港一島，長二十七里，廣一十二里；自東至西，有大山綿亘。山有六，峯最高者，自地至頂約一千九百尺，低者約一千尺。城建於山之北，商賈輻輳，居民衆多，刻議欲築一鐵路，直達山頂，堪以避暑遊玩。經前在上海築鐵路至吳淞之馬利遜丈量，需洋二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二元。按年修理，需洋二萬八千二百三十七元。車價按年可收三萬五千六百元。除修理費，按年可得利洋七千三百六十三元。云其築鐵路之法，仿照美國。因美國北邊，尼愛格拉之東，有高山，名曰白山，每年逢盛夏之時，有數萬人，乘火車至彼處避暑。山傍有大客寓五六所，每寓可住數千人。其上山之鐵路有齒，火車輪上亦有齒，二齒相嚙，如水車之桔槔狀，永無傾滑之虞，可謂巧奪天工矣。

熊勇述異

法人某，蓄熊一頭，暇則教以雜劇，及其嫻熟，乃挈之遊各鄉集，扮演諸戲，以悅觀者，而取資以自給。一日，偶從某鎮歸，燈火黃昏，莫辨路徑。乃謀借宿於人。俄見叢樹中有茆屋一椽，急往叩之。有老翁者，問客何爲？則以深宵迷路對翁曰：「敝廬僅仄一席之地，尙可容君，然置此獸於何地？」某力請代謀，翁沉吟半晌曰：「余家蓄有巨豕，可令暫遷而置熊於豕欄中可乎？」某喜極稱謝，入室部署訖，主客乃各安寢。至夜半，忽有偷兒穴壁入室，奔豕欄將攫其巨豕，而不知有獸踞其中也。熊聞聲驚起，見有生人至，遂迎面一撲，將偷兒格斃其一。門外復有一賊，久候不至，卽亦尋蹤踵進。熊復與之敵，致後來者跌傷喊痛，家人披衣出視，則見倒地者二人，一生一死，知係爲熊所害。主客共相慶賀，謂「客如不來，則猪必昇去，牲畜既失，賊胆愈張，烏乎可！然君熊亦勇矣哉！」客曰：「翁以一念不忍，遂致事機巧合，未始非加惠旅人之報也。」翁亦爲之解頤。

童死復蘇

滬上月夕，每多游車。一夕者月朗星稀，風微露重，有童子挾一老妓，共乘高車，前往靜安寺前納涼玩月。手自執御，情極相憐。及至寺前，停車于樹林陰翳中，風搖樹影，馬忽驚蹕，遽將童子掀翻在地。御者急起，扶掖撫之，則已氣絕。蓋此時童子香魂一縷，已與老妓分道揚鑣矣。妓目覩其狀，惶懼痛哭，幾無人色。一時不知所爲。當經御者趨往茶肆，叩門求漿，並灌以便溺。越兩刻之久，漸漸復蘇。蘇而不能復坐，顧夫昇歸，卽就妓家臥床靜養。旣已閱十餘日，幸無大礙，然則輕薄少年，性好乘車，以手自執轡爲榮者，不當引爲前車之鑒，而防後轍之虞耶？書之以當晨鐘，以當暮鼓。

■ 獅入戲園

某年月夜，天仙戲園中，新演難中福戲劇。座上客滿，十分熱鬧。有一客人，攜二妓女在座觀劇，談笑風生，洋洋自得。正當得意忘言之際，忽其妻攜一僕歸前來，危立座前。旁人不知所以，但見該僕婦傳語與某某卽起立，不待吼聲之發，當已俯首帖耳，相隨以去。噫！大廷廣衆之間，男女雜座，原不雅觀。雖屬妓女，亦覺太無限制。安得家河東獅子，隨時闖入，拆散野鴛鴦，牽回如犬豕，則風氣不將因之轉移哉！

■ 薄倖誤人

蘇州婁門內汪宅，前曾娶妓方氏爲妾。逾年汪抱病物故，汪之太夫人，以方氏青年，且出自烟花，慮難矢志，因令其將房中所有，攜帶遣去。另給以「朱提」六百金，聽其或守或嫁，意甚善也。方氏遣出，後租賃小日暉橋居住。憶及昔年舊好，王小坪冀續前緣。一日方到珠寶巷，訪悉蹤跡，前度劉郎今又來，樂可知矣。小坪久抱鼓盆之戚，因與之訂終身約。奈小坪赤手閒居，甕殮莫繼。方氏出三百金，囑令仍理珠寶舊業。王以蘇城收賣無多，嗣來

滬江販賣。詎王到滬後，別有所戀，樂不思蜀。方望穿雙眼，三閱月，始接小坪一紙告急空書，未幾忽攜一少婦偕歸，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方怒恨填膺，當令小坪別爲安置。無如小坪雖攜小星，別無長物，節次向方需索不已。某日，兩相口角，至晚始散。次晨小坪復至方處，喊門不應，久之，撞門而入，驚見方氏眼鼻流血，身面青紫，查係服阿芙蓉膏自盡。小坪魂飛魄散，隣右及氏之姊妹行，各抱不平。於時稟官詣驗，實係服毒身死。斥責小坪無義，斷令從厚棺殮。並令前妻之子爲服斬衰，以了案焉。噫！紅顏薄命，千古同然。若王小坪者，誠不知其是何居心也。

俄地嚴寒

俄國據亞細亞歐羅巴兩洲之北境，地氣素稱嚴寒，金風一起，不亞隆冬。故牧牲畜者，於七八月之間，無論牛羊馬豕，預期宰殺而儲諸棧，以供國人之食。直至明年春夏之交，始不食宿食。蓋天氣嚴寒，非預先宰殺，則皆凍死也。有一西報載某年啞練碧一城，各項牲畜，不下八十五萬頭；一時不及全宰，除凍死外，僅剩五萬頭，蓋其時野無青草，而乾糧價亦極昂，故牲畜之死，實凍餒交加所致云。

古棺震露

距揚城二十里之灣頭鎮河濱，某年因迅雷震開一穴，穴中有火光。夜行者疑爲漁舍篝燈，行將就而吸烟。及穴則火在深處，大異之，乃識其處而還。甫黎明，卽糾黨掘開，緝人入視，穴中空若巨屋，兩玉碗燃漆爲燈，中厝大棺一具，入者知爲寶器，乃取斧鑿發之。先及槨，而後及棺。棺中僵臥一人，白鬚過腹，儀容甚偉。探其頤，得寶珠一，搜其腰，得寶劍一。旣而并玉碗盜出，慮有未盡，復入窺之。一轉瞬而屍已爲灰矣。斧和頭片木出視，有金書大業字樣，識者謂爲隋時所葬。一時互相闕傳，其人恐事聞諸官，捕治作盜墓論，急掩其穴而逸，不知所之。人以爲奇。

豈雷震其墓以示陰譴耶。然自隋至今，已逾千載，抑何遲之又久，始震其墓耶。

放生免難

戒殺放生，逢凶化吉，感應之說，洵非虛言。湖郡楊君超然，誠心好善，老而彌篤。同城有沈君鑿，哇創立放生會，經楊君苦口勸募，集腋成裘，曾於五月水漲時，購得黃鱔五十担，蓋皆鄉人鬻諸肆中，將就鼎鑊者。焚香默祝，誓不食此。當同沈君舟出北門，溯龍溪而入碧浪湖，沿路施放，約二十餘萬。六月晦，楊以事同其姊氏，由邑之雙林鎮，至袁家匯，舟過湖，蚊漾墨雲四起，狂風撲舟，舟子四顧無措，索櫓沉拋，練練斷扁舟一葉，力不能支，遂覆於湖。並一子七人，皆溺焉。先風發時，楊獨立船頭，以觀其變。既入水，神志弗迷，雙手晃至水面。見船底朝天，奮然一躍，急踏船底，危坐呼救。適有一小舟來，遂登之。時風少息，舟子亦各泗水起。即將其姊從船艙救出。蓋年已六十有五矣。是日也，有杭州報舟在漾失事，搭客均及於難。聞者悲之，而楊君者出險入夷，由危得安，姊弟二人，毫不受傷，衣物包裹，毫不遺失。報應之速，即在二二月間，是爲可感應篇作註一則。

絕食奇聞

大凡人至絕食，必有不堪設想之事，然後爲之。蓋求死不得，不獲已出此下策也。乃美國有醫士，名坦納者，欲於絕食中求長生術，水漿不入口者半月，而舉動如恆。有在旁監視者，見其陽陽如平常，絕無僞飾虛矯情狀。惟至第十六日，飲水四十四兩而已。時有醫生哈門特者，起而與之辯辨，謂凡人絕食求死，越十二日後，無有不死之理。子何人斯，敢以大言惑衆耶。坦納曰：「吾能延至四十日不食，若不見信，請嘗試之。」一相約既定，絕食如前。歷三十二日，水漿不入口，惟形狀似有不支之勢。既屆四十日之期，依然無恙，祇覺瘦弱不堪耳。嗣後逐漸進食。

居然復原，知者皆羨其能，且喜醫道中又增一見識云。

西人好奇

西國有博學之士，已列「清華」之選者，近以其絕世之才，專攻奇巧之技，製一木偶，能言能笑，行走立坐，無異於人。以鼓樂之音合之，其歌舞聲韻，無不應節而合拍。即有人與之問話，而言詞之間，無不針鋒相對。與之博奕擲骰等戲，亦無不出神入化。嗚呼！彼以穎異之才，而專心爲此，洵爲人巧極而天工錯矣。故英京好奇之士，無不爭先睹之爲快。而此木人之制，遂爲當今至精至妙之物。或謂此好奇者之所以作爲奇技也，而不知西人無不好奇者。然以好奇之心，至以非必出奇之事，而亦作爲出奇，如此是豈真能好奇者哉？尤奇者，聞有西洋女子，能將頸項伸之長十二寸許，縮之可平肩膊。若與以錢，則倏縮倏伸，頃刻萬狀。即博物君子，有不能知其故者。是何術之神歟？而奇技至於此也？曾在本處，炫奇於人，往觀者踵接肩摩，門限幾於破壞。余謂飛頭之國，自古有之，其見於博物志者，謂南方有落頭之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將曉復還。其見於拾遺記者，謂漢武時，因外國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北海，至暮頭還肩。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其見於西陽雜俎者，謂鄰郡之東，龍城之西，有飛頭獠子，頭飛前一日，頸有痕周匝如紅縷。妻子守之，其人入夜，狀如患病，頭忽離身而去。乃以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其腹實矣。西洋女子能伸縮其頸，不知亦可令頭能飛否？要之化外之區，或生怪異，如貫胸之民，文身之俗，舉世莫不稱之。彼女子或亦稟質之獨異乎？若謂彼蓋實有奇術焉，則好奇之爲，固爲大雅所弗尚也。

夫唱婦隨

唱隨之義，乃爲夫婦敦好速者而言；未聞誓唱隨於地下。客言揚城得勝橋，某廣貨店家，有童養媳，入門三年，然後完聚。乃其姑肆行凌虐，不能堪，訴之於夫，夫又不敢逆母，於時頓萌死志。因聞阿芙蓉膏能死人，遂購歸，與婦訣。婦請先夫而死，夫不肯，即參以酒，和而自服，然後令婦服其餘。詎餘者渣滓頗多，婦竟先軀狐狸於地下，而夫亦繼之。斯可謂夫唱婦隨，永示泉下之好矣！獨怪其爲父母者，忽視其死，不卜有無悔恨耳。諺謂虎毒不食兒，是惡獸尙知愛子，何況於人？即便歸之因果，然何因而得此惡果耶？故凡爲人父母者，如能審知「止於慈」之義，夫亦何至有此變端？然若此人者，真可稱同命之鳥矣！

■ 紈袴皈依佛

邗江劉某之子，家本素豐，行同紈袴。前因訟累，故幾瀕於死。及訟解，遂委身長事空王。揚城例放孟蘭盆會，各家爭延劉氏子爲首座。首座者，卽裝演毗盧遮那佛者也。毗盧遮那，譯華言爲「徧十方處」。足見其在家不能利人，出家尙能利鬼，使當日者沈溺不返，卽不死於王法，亦不得聞佛法矣。大亦何能法利人天也耶？

■ 開山得舟

舟所以行水也，不圖於山間得之。哪噠國境內，高克斯塔地方，向有土山一座，廣不過十五丈，已垂千百年矣。相傳當日有王者葬此，土人卽呼爲「王山」。去冬該處農人，開山取土，忽見有木料露出，羣以爲異。遂走告公會中人，卽派一博古之士，前往監工。開挖數月之久，竟於土中挖得一舟，其舟以栗木爲之，尙屬完固。長七丈五尺，闊一丈六尺，桅木一高二丈二尺，與中國長龍船相彷彿。現已粉飾一新，置諸博物院，以供衆覽矣。聞舟中尙有軍器，或疑爲海盜之船。大約盜魁歿後，其黨以舟爲棺槨之屬，埋葬此山。人遂以王山名之。一千八百六十三

年時，丹國亦於地中挖得一舟，越四年，哪國亦獲一舟，然均不及此次所得之大，而窆固云。

王饒私產

西國之君，於歲進公項外，另有私蓄產業；蓋公項用諸公事，私產則任其揮霍，無所爲限制也。相傳俄王私產其田園等地，應有一百二十萬。見方里悉畢爾，又有金銀等礦多處。前有英人某，報稱俄王歲得私財，不下二百四十五萬磅。然近有出入於其宮中者，則謂英人所報之數，僅得其半。蓋核其全年所用，已在二百兆佛郎，故知其所入甚鉅云。

畫稿徵詩

勸善之心，人所同具，而揚人則加甚焉。茲刊上士笏堂主人新創畫稿八幅，以爲世勸。其一爲植槐，其二爲折桂，其三爲懸魚，其四爲放雀，其五爲運甓，其六爲辭金，其七爲贈袍，其八爲捧檄。繪圖遍徵題詠，好善者莫不此倡彼和。六體俱備，詩繁不及細載。大抵命意立言，無非誘人爲善，將來哀然成集，刊行於世，又不爲勸善者，別開生面耶？

一倡百和

續浦吳君，當代豪傑士也。十數年前，走燕齊，游趙魏，投筆覓萬里侯，封不遇，徑登泰山觀日出，儻然歸隱於邗上，作寓公焉。爰作滄海觀日圖，以見志。並題春從天上來，一闋，原倡一出，大江南北，非和者近百人，不減當年治春詩。杜人題秋柳於白下也。其詞云：「一棹乘風驀記起，當年策馬從戎，關上月冷，城戌霜濃，何如此際閒蹤。看溟

濃雲氣，和海色烘染成紅，豁雙眸正熾烏。飛出璀璨長空，無端炫人心目，任煙嶼微茫也。覺玲瓏燦爛流光離奇寫狀，是誰巧藉天工。如畫十洲三島，應畫作金碧芙蓉，盪襟胸笑。浮生若寄，奚待侯封！

占婦奇聞

粵東省城，有某姓家，娶婦之日，喜輿甫至，賀客盈門，新婦出轎升堂，與新郎行交拜禮畢，牽綵同入洞房，賀客亦隨之而入，即俗所謂「鬧新房」是也。夜深客散，諸喜娘亦退而歸寢。新郎遂自掩雙扉，稱促而前，方且謂從此一入溫柔鄉，可以偕老百年矣。不料甫登牙床，忽有一大漢自床下出，蓋乘諸客鬧房時，即混入者，手持利刀，兼帶手鎗，厲聲向新郎曰：「汝欲嘗新，應先讓我，否則刀鎗俱在，即以奉敬。」其時新郎見此凶橫，不敢聲喊，恐遭性命之憂。而新婦則更面無人色。其人先縛新郎，繼污新婦。狂風驟雨，任其所爲。比至天明，仍復閉關自守。高踞洞房，家人盡知，皆不敢毀門而入。亦以二新人俱在，當投鼠忌器也。不得已由窗櫺送飯入，與二新人食。其人恐飯中置毒，令二人先食，然後自己飽餐。夜則網縛新郎，自與婦宿。如是者屢日，房中之漢，樂不可言。房外之人，計無所出，嗣懸數千金重賞，如有人能執此強暴，而又能保二新人無恙者，即舉以相贈。遷延數日，卒無有應之者。或謂該強人與新婦同街居處，久慕婦美，曾託人求聘而未允，深銜之。故作此舉動，蓋亦願作牡丹花下死者也。

西婦奇術

印度昔姆拉地方，有西人許姆者，其妻一日宴客座中，有婦名勃來，謂志開者，向許妻曰：「予能使失去之物，立即還原。汝心中如有愛物欲取回者，盍以告我。」許婦沉思片刻曰：「予昔者胸前掛一飾針，上嵌珠寶，轉贈一人，其人竟將此物失去，倘能查還，固所願也。」婦曰：「不難，若能將此物式樣繪出，當可效勞。」許妻即如式

繪付該婦，取紙包之，而附以表練，藏諸衣際。少頃笑曰：「紙包已去，原物晚間可得。」待至暮，又曰：「至矣！請於花園中覓之。」於是賓主各向園中尋覓，竟於樹葉中得之，則原物在焉。一時座客皆服其術之神，遂各書名，爲之登報，以彰其奇。

湖中蜃市

揚屬高郵之甓社湖者，巨浸也，相傳其處爲古辰州，地陷爲湖。第此說不載州志，漫無稽考。然滄桑之變，理或有之。客有泊舟湖濱者，一夜不能成寐，推篷眺遠，以抒旅懷。時值明月在天，萬籟俱寂，突見湖心水波盪起，漸現一塔，高十數丈，塔下雲煙迷濛，布護湖面，約十餘里。俄頃雲收煙斂，驟現城垣市集，隱約有人來往，並見飛潛動植之狀，羅列其中。客視之異甚，急呼舟子起觀，而波浪復興，杳渺不可得見矣。此卽所謂蜃市樓臺耶？

小春排律

揚州梅花書院小課題有小陽春七排八韻詩一首，自有此題從無合作。蓋小字最難關合，拋却小字，則不過賦冬中之春而已，驪珠更從何處探哉？有某生，名仲清者，家承註禮業，解專經，筆早生花，年纔舞勺，所賦之詩，極爲山長賞識。因是傳誦一時。詩曰：「送春記得春歸去，底事微陽動孟冬。雅藉黃人消冷趣，恰留青帝駐芳蹤。回寅似覺風華換，建亥剛看月令逢。三徑碧苔宜草繡，一庭紅葉比花穠。韶光聽雨樓前媚，淑氣如舟屋內鍾。菜種庾園生意逗，山憐唐賦畫情濃。蒼煙布景烟猶暖，白雪同歌雪未封。剝復機緘從此悟，訊探黍谷快扶筇。」詩可謂工極矣！

冬烘笑柄

「冬烘」之名由來已久。揚州鄉鎮，此輩尤多。冬則設帳，春則散館，所謂先生者，傳食於諸東家，供應甚屬草草。茲有人戲作七律一首，以詠此事，用意雖纖，而出以大雅之筆，殊覺可歌可誦，不禁令人噴飯。爰手錄之，以示採風者。其詩曰：「莫笑冬烘日課徒，家家傳食破工夫。飯蒸剝殼盛箸盤，酒雜渾漿燉瓦壺。蟹嘴茶鐺烹柳葉，猴頭烟袋吸芭菰。可憐苜蓿盤空後，尙問今朝剩也無？」

貞女可風

昔有一命婦，撫孤守節，臨終謂其子曰：「我家後人，倘有不幸中道而歿，其媳有不願守者，聽之毋相強也。」察其所言，是婦人守節之難，溢於言外。夫守節既難，貧而守節則尤難。在詩禮家之弱息，目染耳濡，悉屬規矩，尙多默化。守節守貞，似較他人爲易。若小家碧玉，旣鮮閨訓，一旦慘失所天，而毅然誓守者，則更難矣。揚城有強氏子，聘定某氏女爲室，已擇吉迎娶，乃未婚前數日，忽疾革，其父母不動聲色，而欲以次子爲配，擬作李代桃僵之計。旋爲女之父母傳聞，亦遂將錯就錯，胡盧不題。迨其女聞知，誓死不從，因是結訟公庭。邑侯廉得其情，感女之大義，凜然志不可奪，判准將女送入立貞堂，以遂其志。某日爲強氏子出殯之期，女奉邑侯命，過門領孝，始則穿吉服入門，捧木主，行交拜禮，繼易縞素，奉主入堂禮畢，仍起立貞堂守貞。是日也，城廂士女，聞信來觀者，不計其數。其門如市，擁擠不開。咸不禁爲之唏噓云：「噫！十餘齡柔弱女子，而又出自貧家，乃能以大節自持，不爲聲色所奪，此固天性使然，洵足振興末俗，豈特使人觀感已耶？」

雪羅漢詩

「雪羅漢」不知出於何典，然以之入詠，頗難著筆。揚城有好事者，於大雪後，塑羅漢二尊，以徵詩於時下諸

賢。全詩不甚憶記，惟記警句，數聯云：「證果不嫌飛絮冷，哦松翻覺散花遲。」其關合可謂無痕。「光明大地宜多佛，粉碎虛空好悟禪。」亦復落落大方，至於「彈指頻將雲氣望，化身如滿月輪來。」綺思巧合而未臻「凍合西方人十八，飛來東土界三千。」尙在不脫不粘之間。不識他處吟壇，有此雅興，廣唱而疊和之也否？

字義述略

中西言語不通，文字迥異。故中土繙譯，西字但有聲音而無文義；卽如中國買賣場中之擋手夥伴，西人則謂之「康白度」，以中國之字音合之，或謂之「江北大」矣。或謂之「堪伯杜」矣。皆有音而無義之證也。至於有意稱之曰「糠擺渡」、「坑白土」，則輕薄之甚，而斷不可爲法。况其中頗有卓犖之士，幹濟之才，特以不得志於廟堂，遂爾暫隱身於廛市，以余所相識者論之，亦自不乏其人焉。

曲終人絕

滬北嚴麗貞者，女彈詞之流亞也。藝冠儕偶，名噪一時。先一日尙在漱芳園彈詞，次日頓患急症，醫藥罔效，旋即萎化。聞其負債二千餘金，俱由他人爲之擔代，未免有貽累之憂，信如是也。若輩中人，似宜及早回頭，速登彼岸，否則門前冷落，車馬稀疏，老大堪傷，自貽伊戚，卽不云亡，亦沈淪可怕耳！

巨魚述異

東南沿海之民，耕三漁七，並有出洋以捕魚爲業者。往往捕獲巨魚，不足爲異。川沙東門內，某魚行，得一大魚，狀如黃魚，黃色黑章，或又稱爲米魚。秤見一百九十餘斤。隨持刀剖魚，或見魚腹中銅紐銅錢等物，約以斗計。其

被吞之小魚，更不勝數。魚行中人，謂漁人航海，捕得此魚，當上船時，縱翅一擊，一漁人立卽落水，至今不獲屍身。聞者無不駭異。曰：「吾見亦罕矣！」然來買者皆爲熬油之用，非爲食肉而買云。

火車渡海

海底行車，本非易事；有美國人近來得一巧法，能於大西洋海底，安排輪路，駕駛火車。由美而之英。其法沉十八寸厚鐵管於海底，每段長一百六十尺，逐段相連，長及九千里。管粗二十六尺，能容兩火車一往一來，甚爲穩便云。此真匪夷所思矣。

火車新式

美國拍得生機器廠，造成新式火車機器，每點鐘能行九十英里，合之中國里數，有二百七十里。其式與尋常每點鐘能行六十英里者無異；惟機器向在水鑊下面，今則反在上面，其輪軸亦有異乎尋常之製者，故能如此迅速。西人可謂巧奪天工矣！

凍狗傳言

相傳二月初八日，爲祠山張大帝誕辰。又云大帝有風山女、雪山女，歸省前後數日，必有風雨，號「請客風」。「送客雨」。雖天氣甚溫，亦必驟寒數日。謂大帝吃凍狗肉。案張司直太倉州志云：二月八日，爲張大帝生日，必有風雨釀寒。逢辰日，乃上天。考晉詹仁澤祠山家世編、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俱引祠山事。要有化身爲甌督陰兵浚河，爲夫人李氏所規，工遂輟。是以祀之，避豕用犬。劉繩菴重修廟記云：「每春陰多寒，折俎凍脯。」此殆俗所

傳凍狗之由來歟？

魚形誌異

水族物產百出不窮，形狀詭奇，無所不有。雖探淵源於海市，窮怪異於山經，猶未足知其萬一也。粵省鹽步海面，一泓之渚耳，有漁人等撒網波心，得鮮魚一尾，初猶疑爲鱉屬，繼審之，則似鼈非鼈，其首如鼠而無耳，嘴尖若錐，雙目炯炯有光，翕張不已。目上有痕一綫，則儼然具人之眉目也。項以下儼如鼈狀，惟尾之長則倍之，色斑然作黑白交錯紋。其巨亦與常鼈等耳。漁人得之，不識其名，因舉以示人，咸相訝而莫能識。繼將此魚攜至佛山，其後則未審如何矣。因記類書中載有美人魚者，其首儼類人形，然非介屬。又有所謂化骨龍者，實龍種，而狀如鼈，惟鼻有三孔，不知者誤食之，骨肉俱化，因曰「化骨龍」。然則漁人所得之魚，其亦「化骨龍」之亞歟？未可知也。

索謝寓言

姚江客言其鄉曾有一狼，四出攫人而食。一日吞食過急，誤食骨鯁于喉，張口向天，欲吞不能，欲吐不可，當萬分爲難之際，適一鶴翔而後集，狼因張口向鶴。鶴會其意，延頸伸喙於狼喉中，將一骨啣出。狼患頓平，鶴翮翹然自以爲功，而狼殊不願意，謂爾敢向我喉中探取食物，則爾之心亦貪甚矣！試思當爾脖項入於我口之時，我齒一動，爾命莫保，爾不感我耶？而此鶴也，亦當自悔多事矣！

娶婦笑談

西人聘妻其價貴賤不同，至貴者爲美國，至賤者又莫如俄國之悉畢爾黑龍江一帶。聘妻之價，或買犬十隻，或冰車一輛，或勃蘭地酒兩箱而已。至於澳大利亞向北各島，其妻竟可由夫出賣，甚至烹而食之。夫聘妻之資，等於買犬之價，已堪噴飯；若烹而食之，則又禽獸之不若矣。

怪胎可駭

粵人李某，商於滬，以居積稱小康，挈家居虹口有年矣。某月其妻分娩，坐蓐三日不能下，困極幾殆。某以催符治之，未逾時，竟產一男。方幸勅勒家符術之靈，及細視所產之孩，則手足如人，而頭有六角，雙瞳如豆，炯炯向人。臍間復有兩皮帶如生腸，然倒垂兩寸許，怪狀可怖。喉間閣閣有聲，略如蛙鼓。產婦懼極昏厥，穩婆亦駭呼爲怪，惶遽出走。幸同居人衆，急將產婦灌救，逾時始甦。乃謀棄孩於河，甫入抱，兩目瞑，氣絕。見者咸噴噴稱怪。禮有之，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由凶災。怪胎之由，毋亦不戒容止所致耶？又諺云：「孕婦不宜多出門。」蓋亦防怪異入胎起見耳。

骨相神奇

揣骨相法，不知防於何代。閱微草堂五種叢書，亦嘗深考而備載之。然未明著其爲專門之學也。虞初新志記本朝某先輩，曾遇一揣骨者，摸其遍體，斷曰：「此乞丐相也。」迨摸其雙目，始瞿然驚曰：「賴有此一雙龍眼，富貴不必問。」先輩深嘆服之。蓋先輩未生時，封君曾得一兆，夢神指廟旁一窮乞兒曰：「此爾子也。」封君不悅，曰：「有子如此，不如無。」神聞其說，遂剝楹柱金龍眼納於乞兒目內，曰：「何愁不富貴耶？」先輩幼時，習聞此言，故深嘆服耳。然亦可見揣骨法，非妄言可比。某年揚州，來一鐵口僧，寓三義閣側客棧，以揣骨相法自雄，門庭

如市，語多奇中，求者咸唯唯而去。最奇者，莫如真州尹孝廉封翁，年幾七十，雙鑠無老態，月朔往僧處揣摩，僧嘆其祿命已盡矣，何揣為封翁詢命盡何日，僧厲聲曰：「去當以五日內死。」嗣果於初五日治喪矣，其奇驗如此。

入學額數

順治甲申九月，江浙學政開考，凡應試完卷者，不論名數，概准入學。至丁亥年始題准，不論府州縣定額四十年。辛丑年，裁定府學二十名，縣學十五名。康熙壬寅以後，童生停試者四載，至丁未後，禮部議准，歲科併考，以策論取士。庚戌年復用八股，丁巳年裁定府學五名，縣學四名，童生應試。後捐銀一百兩，准作生員。何義門顧俠君，均在捐納之內。辛酉年進額復舊，癸亥年停止捐例，己巳年增額府學二十五名，縣學二十名，以後遂為定例。

試卷預兆

嘉慶庚辰科，殿試一甲一名陳繼昌，卷內頌聯云：「道光宇宙，德溥乾坤。」是年八月，宣廟登極，年號道光。一甲二名許乃普，卷內云：「睿懷沖挹。」本擬第一，因此改列第二。是年仁廟升遐，恭上尊諡，適符其讖。

韓文懿祈籤

齒然萬

長洲韓文懿公，入學後以欠銀三錢黜革，改名陳成復，以第一人入學，又被攻訐，遂以監生中式。順天鄉試，

於會試年，元旦赴飲馬橋，關帝廟求得第一籤，末句云：「玉殿仙官第一班。」叩拜甫畢，又有一人繼至，亦得此籤，詢其姓名，乃同縣孝廉顧沂也。遂結伴偕行，是科韓以一甲一名，授修撰，顧以二甲一名，授庶吉士。

盧文肅占牙牌數

德州盧文肅相國，每年元旦朝回，卽度占牙牌數，以卜一年休咎。庚辰歲得一數云：拔茅連茹，承流當寧，其道大光，爲霖爲雨。是年宣廟御極命以明年爲道光元年。

舉人揭曉前夢兆

道光壬辰會試，未揭曉前，錢塘舉人戴熙夢赴戲園觀劇，演綠牡丹戲本。有登場跑馬者，一馬忽壓頭上，驚仆而醒。數日榜發，以第二名中式，其會元乃長洲馬學易。

秦淮河房見詩題

雲間某生，年未弱冠，初赴秋闈，遇扶乩，叩問能中式否。乩書一詩云：「秦淮風月畫簾前，一笑相逢有宿緣。欲折桂枝香滿袖，嫦娥本是月中仙。」以爲折桂之兆，意殊自喜。到金陵後，同人拉游河房，羣妓雲集，競相歡笑，生年少視腆，轉身向壁，見有對聯云：「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旁有「錄襄陽句」四小字。生默識之，亦不辨襄陽爲何人也。及入闈，詩題乃「三峽江聲流筆底」生首句卽云：「憶得襄陽句」并將六朝帆影等字俱用入。回家後，見其文者以爲平順，無甚出色，恐難倖售。是科主試者，以爲試帖均就題鋪敘，無點明出處者，命房官徧求之，通場祇生一卷能知全詩，遂綴名百名之外。生後謁房師，始知其事，方歎乩詩之驗。

錄科案預定

道光壬辰，江南鄉試，有蘇州郭某夢至一處，見桌鋪一氈，有六寸許一紙，上書四十餘人名字。第一朱琇，末爲曹承憲兩人，俱府庠生也。羣疑所見爲天榜，但不解何以祇有四十餘人。未幾學政錄科案，出府學共取四十餘人，朱琇爲首，曹承憲居殿，一一不爽。科名有定，豈錄科名次，亦有定耶？

閱文害命削祿

長洲貢生尤覲宸，負素盛名，十赴鄉闈，九膺房薦。嘉慶癸酉科應試，在龍門擁擠受傷，扶掖回寓。是科頭場三題，併試帖均會宿構，憤恚尤甚。因赴文昌祠祈問功名顛躓之故。數日後夢一少年謂之曰：「爾無害我之心，不能向爾索命。然我夫婦兩命，俱喪爾手，已控准冥司。爾本應成進士官五品，今俱削盡矣。尙妄想耶？」緣數十年前，有人將會課卷送尤評閱，內有蔣某者，祖父俱庠生，新婚甫匝月，尤評其文，語涉訕笑，祖父俱斥責之，其人憤恨投井死。其婦未幾亦自縊。夢中所見，當卽此人。尤自此絕意功名，不復圖進取矣。

名士代倩中式

道光戊子科鄉試，有安徽拔貢生某，年逾四旬，素擅文名。鄰號一弱冠少年，初次入場者，兩人住居，僅隔數十里。少年數代業，醜賤賈甲一郡，彼此聚談，一聽其富，一欽其才，遂謀代倩，約定潤筆銀四百兩，中式酬銀二千兩。貢生雖精於文理，而運思頗遲，恐不能完卷，因令少年代作，彼此互換。二三場均越號相就，出闈後，少年卽付銀四百兩。迨揭曉未售，而貢生已列高魁矣。造物之巧，竟至如此。

覘仙預示場題

道光癸卯科浙江鄉試前，諸生羣集請仙降乩者，莫葆齋侍郎也。諸生叩問題目，乩判云：「在白雲紅葉之間。」衆咸不解。後入闈，題乃「加我數年」兩章也。上章結末是雲字，下章起首是葉字，而葉字上句，讀師每加一殊圈，尤爲巧合。

■ 瞽者陸心鑑談事

瞽者陸心鑑，浙江蕭山人，精於子評命理，並善占六壬，在郡中琉璃廠設卜肆，冠蓋雲集，談休咎每多奇中。曾云住京二十餘年，知二奇事。一係滄州呂姓兄弟六人，年歲不等，俱於七月十六日生，長幼無一不同。一係寶坻縣鄉民裴姓生一子，額上硃砂方印，有「水部都督」四字，筆畫分明，字類歐陽率，更至十八歲方漸淡，二十餘歲始滅跡。其人安分度日，了無他異。

■ 鷹銜試卷

道光壬午，江南鄉試，二場內有某生展卷，謄寫，偶出號吸烟，突有一鷹疾飛而入，將卷銜去。愈飛愈高，飄搖如帶。萬目咸睹，某生翹首頓足，無可如何。此事奇絕，不知是何因果。

■ 陸清獻朱尙書奏摺

陸清獻公官御史時，諫止開捐事例，其摺有云：「若輩以白丁得官，意中祇欲償其本錢耳，何知國家之律例？何知地方之利害？何知閭閻之疾苦？何知詞訟之曲直？其逢迎上司也，人所不肯爲之事，無不肯爲。其剝削百姓也，人所不敢要之錢，無不敢要。」尙書朱崱，官御史時，其諫止捐輸舉人摺，有云：「單寒下士，既不能鮮衣華服，奔

走形勢之途，又不能遵例納財，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繫屬心思，鼓無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爲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爲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爲一時權宜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一經具呈，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爲貴，科名亦覺其輕。識趣日卑，術業漸廢，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爲故常，未見其可。

太史公自序

湖州周太史某，少年穎異，有神童之目。年十三，應童子試，十五冠邑庠，二十三考取選拔，二十五舉鄉試，三十五成進士，入翰林，授職編修，試帖楷法，俱稱能手。而性甚冷峭，不屑奔兢供職。十餘年未晉一階，亦未得一差。家本中人產，有田數頃，出售盡淨。并老屋亦質於人。都中負債，又數千金。年垂五十，體本清癯，漸生老態，不得已移疾歸。臨行賦七律四首，備述困苦狀，見者憐之，稱爲「太史公自序」。官途至此，亦可哀矣！

功名出魏忠賢手

某公未遇時，流落京師，困頓無聊，赴呂祖閣祈夢，神云：「汝功名出魏忠賢之手。」醒而訝之，以爲必無是理。偶過琉璃廠，見魏忠賢畫像，遂以五百錢易之。持歸，其妻怒曰：「要此何用？」擲之地，軸竿斷裂，中有藏珠十八粒，皆精圓光潔，售之得銀三千兩，遂專心肄業，得至貴顯。

幕友全人功名報

直隸制軍那彥成，待屬員頗嚴。有某太守，爲蜚語所中，欲褫其官。幕客韓某，爲之緩頰，後察知其事俱虛，太守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定海失守，案歸浙江司，數年乃結。

知縣自主前生

德清知縣羅某，到任後，自言前生爲平湖縣生員，家有一子，遣人召至，與談前事悉符。知老妻尙在，與以五百金，令作養贍。卸任後，親至其家，盤桓匝月而去云。

吳船一夜到廣東

長洲彭璠，康熙初年，官廣東長寧縣。適值荒災，萬衆待斃，因一面稟報，一面發賑，全活無算。大吏以不俟奏報，擅動倉穀，劾罷之。勒限賠償，踰限不繳，卽治罪。遂盡棄貨產，告貸親友，銀數已集，而自蘇赴粵，程途寫遠，不能尅期措繳。子卽南昀先生也，時爲諸生，聞穹窿山施亮生有神術，前往祈之。施謝不能，涕泣固請。施曰：「此事須上達天庭，恐干帝譴，故不敢驟允。幸君根氣甚厚，又爲父請命，且以拯救萬民之故，而獲罪，姑徇君請。」付以大小符十餘紙，命置銀於舟，盡封閉其隙。戒之曰：「船如行動，切不可偷視。如違吾戒，全船性命休矣。」是夜施在山行法，空中聞叱詫聲，船走如飛。一夜已達廣東。比天微明，船忽不動，已在官埠停泊矣。卽日交銀，其事遂解。此事傳述人口，而彭氏家乘中不載。豈南昀先生爲理學大儒，嫌與方外往來，故諱之耶？

貴州邑宰除妖怪

浙江孝廉銓，授黔西一縣，距省極遠。地甚荒僻，蒞任後，問民疾苦，僉稱秋穫時，有妖至千萬成羣，徧野皆是，將稻穗食盡。方去，令詢其形狀，有繪圖以獻者，視之乃蟹也。因諭之曰：「俟妖來時，當卽稟報。」一日，鄉民羣赴縣

堂稱妖已至。令邀集官親幕友及斯僕等，攜帶酒醋挑鍋鏟而往。於曠野中支鍋煮水，將蟹投入，少頃取出，變作紅色，衆遙望大驚。後見諸人引觴大嚼，更復惑不定，以爲必遭毒死。諸人飽喫後，復又擇其肥美者數十枚，攜入署中。是夜羣相疑慮，令必不免。明日探之均無恙。令遂請紳士入署，設筵宴之。盤中有黃白錯雜，而味極鮮美。食者咸不知何物，令俟其食畢，而告之曰：「此卽妖肉也。」因爲之講解，并取古人詩詠示之。羣疑始解。以後民知無害，競往捕食，惟恐妖之不至。而荒田變成沃壤矣。邑人感之，終其任奉令惟謹，無敢違者。

江南鄉試制藝

蘇州周宗泰，以方言俚語，集成小說一部，版已久燬。曾憶其江南鄉試制藝一篇，覺當年情事，宛在目前。其文云：定考期於八月，鄉試之規模可按也。夫以秀才而欲做舉人，如之何不鄉試也？定其期於八月，其規模不可略乎。且江左爲人文之藪，而一入科場之掄選，尤足以慎關防。而特拔真才，蓋文必試以三場，辛苦鄉闈之內，人必統以兩省，紛紜貢院之中，脫藍衫而刻硃卷，得失交鑿於方寸，安得不奮精神於矮屋間也。今夫生監愛功名，何必冒充北籍，文章憑考試，要須閱歷南京。試卽吾吳之應試者思之，同伴多而坐船寬綽，高扯旗號，大開游擊之關，擠人高頭而看策料，抱佛脚而讀房行，船家敬重斯文，誰不怕考相公而辦齊火食，跟班盛而出路軒昂，亂擊鑼聲，早出鎮江之口，戴眼鏡而望龍潭，褰被囊而騎驢子，各位倉皇起早，誰不招寓主人而領看河房，登科偏貼釣魚巷門徑何深，彼跟學院而先來者，忒忒於錄遺之出案，元卷精書，鷺峯寺銅錢已繳，彼托禮房而晚到者，欣欣於科舉之有名，鼓樂迎主考入簾，彩旗軒轎之輝煌，挨擠於狀元徑裏，承恩寺定大頭之菜，三山街買肥皂之丸，銅筌鐵架，卷袋油帘，踴躍夫考具之預先端正也，况乎戴氈帽而裝銅頂，棚外之點名太擠，牌分上下兩江，門前之搜檢已完印戮，東西二號，老秀才面流極汗，提考籃而响應，早已神駭。於平江府姚家街之臭氣難當，由是

而官喝封門，吏傳放砲，則宮生民籍之履歷不紛矣。吆喝傳監臨查號，銅鑼鼓角之喧沸，吹打於明遠樓頭，對讀官選聲音之响，謄錄生防庇股之敲，膩粥渾茶，肉皮鹽蛋，補債夫題目之大費經營也。况乎點麻骨而扇風爐，千言之著作辛勤嚼過人參一隻，半夜之神思疲倦，燒殘蠟燭三條，窮號軍手握喜錢，背水桶而前行，早已耳聽夫至公堂收卷，所之人聲不絕，由是而卷交試用，筆賞長隨，則出場回寓之神情大快矣。游船泊丁字簾前，欲別秦淮而不捨，搗兒恭喜，妓女餞行，愈覺熱腸之可戀也。決定房師之薦，懸揣報子之來，完場即可掄元，幾乎有一萬餘千之舉子起岸在閩門城外，重游吳郡而有光。朋友傳揚，先生稱贊，宜其狂態之畢臻也。躊躇揭曉之期，打聽桐橋之信，與考者皆思中式，皇然做二十幾日之老爺，是知登科傳乙榜之名，早樹先聲於杏苑。紵看聯步躋甲班之列，快辭小試於崑山。人之豔羨科名，何其不鄉試哉！

梁興甫拳勇

常州人梁興甫，手習拳勇，膂力絕人。嘗游金陵，見陳蠻子與一勇士角力，梁從旁笑之。陳蠻子直前拳其胸，梁不少動。陳不覺自投於地，良久不能起。遂與勇士同拜爲師。興甫邀遊數省，未遇其敵。晚寓蘇州，有廣西僧以拳勇高天下，手指均四節，自稱「勒菩薩」。至吳，聞梁名，約在北寺相會。觀看如塔殿前有施食台，高數尺，兩人登台相撲。自辰至午，未分勝負。梁拳着僧目，右睛突出，僧以手抉去，奮死相持。梁胸中拳將仆，急飛一足，中僧小腹，兩人同跌台下。僧當夜死，梁隔一日死。

畢制府生日送古磚

畢秋帆殿選，巡撫陝西時，值六旬生日，屬吏競送禮物，一概不受。有一縣令送古磚二十塊，均有年號題識，皆

秦漢物也。畢公大喜，喚其家丁面諭云：「我壽禮概不收取，汝主人之物，深合我意，姑留在此。」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慶壽，喚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視，挑取最上者，敬獻轅下。」畢公一笑而罷。

崇禎舉人降乩

荻港呂祖乩壇，每降乩，與人問答，諸文士以制藝就質，批答深中窳要。一日有過客在壇，問大仙果呂祖降臨乎？乩云：「呂祖身居天上，每游行人間，濟渡苦厄，豈有常居一處之理？」衆問仙果何人？乩云：「我卽本地人。崇禎年間舉人也。鼎革後，諸人俱入都應試，余憤而棄去，赴集真院爲道士。死後陰靈不散，游行自在，二百年矣。諸君幽明雖隔，臭味相同，故暫時聚首耳。」叩其姓名，不答。自後焚香卽至，唱和成帙。歲餘後，一夕留詩告別而去。

猪異

文登縣于次鶴壽之通，守從河南來秦州，與余述乙丑年河南督學歐陽，俱極考衡輝府，有豆腐店所養老母猪，欄與長跪不去。使者問猪有冤乎？猪卽點頭。遂命差隨猪去。到店空地上，猪墜地，差掘地得屍一具，使者發省究問，傳問逆子殺母也。按律誅之。

畫異

封邱縣古廟中，畫壁上人，人馬忽然奔馳。見者大駭，遠近來觀。縣官惡其惑衆，封鎖古廟，以寢其事。于次鶴口

湖山張孝女

婺源西鄉湖山村，張某，妻子俱喪，祇有一女在室。張老憂愁，欲出家，女慰之曰：「爺勿憂，有女兒在膝前，奉事足供子職。爺在堂，女兒誓不出門。」張然其言，憐其孝，遂不出家。女逢頭赤腳，親操井臼，服事乃父。至百歲終天，女亦年逾古稀矣。鄉人重其純孝，並請旌焉。張榮春題。

犬咬符咒

人被犬咬，即於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咒念罷，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

治難產方

硃書「語忘敬遺」四字，於黃紙上，貼在產婦臥床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又一方，用藏香焚之立產，藏香不可使女人著手，便不應驗。

機星現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二更時，機星現於中天，芒四射，共有二十四道；至三更星滅。安徽鮑花潭督學，按江寧試院中，見此星，查星圖知爲機星。吾親戚戴彝齋茂才，出銘在幕閱卷，目見耳聞，與余述之。余曰：「捻匪猖獗，其是機星乎？」

月中下雪

戴彝齋云：丁卯正月十四夜，在江寧試院中，見星月皎潔，忽大雪寸許，星月依然，亦一奇也。

異物

直隸某縣，有大蘿蔔，一年一枚，大如圓棹面。凡出，則親朋鄰友，必置酒相慶。每年必有，則儘一枚，別縣則無。廣東有火鳥，毛白如雪，蘸油燒之，色黑如炭。警眼復成一白毛，又火布火鼠之火雞不同。此毛余所目擊。又聞陝西某縣鴨蛋皆方，有稜角。河南雞蛋，其黃在中，蓋河南為天地之中也。

女化男

馬啓田明府言：吳家楣解元生一女，名吳紅，字其甥莊某。女頗秀美，能詩文。年十五六，莊某已游泮矣，將訂合。昏而其女忽一夕小腹痛甚，漏五下，始昏昏睡去。及旦驚醒，已化為男矣。遂退婚習舉業，與莊某往來為詩文交。夫婦也而朋友焉。豈非千古奇事哉！後孝廉聘山左某氏女為媳，攜其子走京華，某達官家課讀，余應試都門，曾遇孝廉及其子，朝夕詩文往來，大慰旅懷。丁雪符云。

治疝疾

丁言劉文典，如皋人，在直省候補典史。自言幼有疝疾，每夜墜丸腫大如雞卵，且過焉。一日與某人同齋，臥床相近，飯後無事，偶憩某床上，床頭有說鈴一本，方摺一頁，隨手翻看，是頁正說某處某人幼患疝疾，與其病同。後其母屢禱于神，夢神告之曰：「汝子食田雞之故也。若不食田雞，當佑汝子愈。」其子後不食，果愈。劉亦素食田雞，正患病發，即隨心默禱，永遠不食，當晚即愈。至今三十年不發，此事劉親為余言。

鍾馗

丁雪符云：余在都時，寓倪海槎宅中，其宅多鬼，臥不安，遂商之子居停。倪出一鍾馗，借余鎮之。余懸之帳前，三更聞鳴鳴進門中，忽聞鍾馗軸大响，室中有軋底靴聲，屋中器皿皆動。余大驚呼，忽畫軸大响，風平浪靜矣。次日余索鍾馗于倪，倪曰：「是不可與也。此畫乃余先祖在浙江某任，五日午時，延一有道傳真，在大堂凝神畫此，旁立書侑作呵叱之聲。以黑犬七，紅雄雞冠血七點，且此畫余珍藏家傳之寶也，安能與之？」遂強收而去。余悵然數日。

王節婦

丁云：滇省某鄉有王節婦者，苦節四五十年，心如鐵，鬢如銀矣！有一孤孫六歲，晚坐樹下嬉戲，忽突出一狼，啣去，被人噪逐，始棄而奔。滇省固多狼，常出食小兒，此節婦獨孫，若被食，是無天道也。先君在日，每月給錢米焉，欲向有司言代爲請旌，不果，惜哉！

解砒毒方

用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卽解。又方，冷水調石膏，解毒如神。

解生鴉片毒

服冷水，卽活。服熱茶卽死。

神燈

咸豐八年，東洞庭山忽現神燈，盈千累萬，徧照四山。半夜後，神燈收結一大燈球，懸於胥王廟前，達旦乃滅。後二年，西寇犯吳，東山旋陷。徐逸生云。

險韻

高宗純皇帝萬壽時，御詩自壽，係六麻韻。衆大臣恭和韻時，惟中有一嗟字，皆難設想。一江南布衣某，因此事進謁某閣學曰：「此何難，某已成一聯矣。」曰：「帝典王謨三曰：若騶虞麟趾五于嗟。」莫不叫絕。進御時，上大稱賞，閣學以實對，即召見，賜一知縣，不受，固辭而歸。丁雪符云。

無名考

丁云：豫讓漆身吞炭，妻不識，友識之，友青芹也。赤壁吹洞簫者，四川綿竹道士楊世昌也。有句云：「有客吹洞簫者，楊世昌，桃源漁人，武陵人黃道真也。潯陽妓裴與奴也。石敢當劉知遠時勇士。」

僵屍抱樹

東山徐慎宜，逸生之族叔也。祖塋在五湖亭，爲土匪盜樹，墳丁來報，慎宜往看。時當日暮，到松樹林，忽見一美婦跳躍追人，近看始知是僵屍鬼物。急躲身大樹背，僵屍抱樹不動，遂鼠竄而歸。明日邀人同尋蹤跡，見屍仍然僵立，兩手抱樹，指甲數寸，盡入樹中。擊之不開，遂以刀斧斷其兩手指，堆柴草焚其屍，僵屍從此滅跡。逸生云。

古廟三矮人

昔年蔣劍人茂才來吳門下榻，余寓齋天空海闊之居，與余言道光二十五年，船泊御湖之浜，乘月登岸散步，見古廟數間，闕其無人。忽見壁上三小人，鬚眉畢現，衣履整齊，長不滿一尺，步下苔塔，走出廟門，翫月徘徊。或聚或散，或俯或仰，片刻之間，偕入蘆葦之間，倏忽不見。劍人所述如此。余謂劍人曰：「君所見者仙耶？鬼耶？抑或狐耶？曷不詢其姓氏時代，與談古今興廢治亂之陳迹，而聽其飄入蘆中，杳不知其所之噫！交臂失之矣！」劍人爲之軒渠。

害狐顯報

道光年間，文登于昌進觀察，號湘山，吾壻昌遂，號漢卿之胞兄也。湘山爲裏河廳時，袁浦康福樓，有屋五百間，後進樓房上，素有狐居。一日老狐出外，小狐十餘只，下樓游；一婢女見之，遂以黃豆置狐臀內，一狐一豆，送狐多矣。隔數年，婢出嫁凡生男女，有臀無竅，不能遺矢，無一活者。人言其害狐之故，所以有此報信矣。

鬼聲入夢

孫右卿曰：「有某翁最相得者，聲歿後，時入翁夢，與翁談家常；逾年入夢，說內弟聯科之喜，并說要來吃喜酒。是歲內弟果入泮登科，當開賀之期，來一乞人，要吃喜酒，翁知其聲之幻形也，延之上座，另設一席侍之，舉止一切似平生。後數年，聲入夢告別云：「爲某州城隍，路隔千里，不暇再與翁聚。」唏噓出涕而別。後遂杳然。

鬼語

孫右卿聞友人云：「穎州有某舊家藏書一樓，明日登樓尋書，樓門未開，聞樓中有人談話。細聽之，一人曰：「長毛賊將至，此地當殃及，盍移居乎？」一人曰：「移何處住？」一人曰：「業處好避賊。」主人知爲鬼神示兆，遂徙居焉。不一月，寇果至，蹂躪一空，而書樓獨完，亦一奇也。」

惜穀增壽

洞庭山蔣芝田之妻某氏，平生最惜穀米飯粒；一日病篤，昏迷不醒，見冥差曳去，見閻君，閻君命查年壽善惡，言某氏年限三十二，因其愛惜餘粒，加壽六年，遂放還陽。越六年，果三十八歲而歿，芝田口述如此。

鐵塔頂飛

同治七年正月十四日，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後鐵塔頂飛過江，落在七濠口田裏。旁有黃龍出現，築一廟祀之。吾鄉親吳炳文，富村人，弄木牌到鎮江口，親見鐵塔，失去塔頂。問之土人，得知顛末，與余述之如此。

食生鴉片圖賴頭報

壽興沙民，婦從夫與女，食生鴉片，圖賴人家產。明年婦浣衣河邊，見二蛇纏身而上，索命而死。

人面犬

戊辰三月上浣，滬城四牌樓剪店內，產一羣犬。中有人面犬身者，觀者如堵；主人斃犬埋之，以滅其怪。宋恆銀刻字先生，親眼見之，來與余言。

雷擊貪夫

寶應東鄉農夫，常以糞拌飯餵鴨者，夏夜住牛車蓬內，被雷擊死。佩卿云。

上海廟神羊

上海城隍廟後園最大，放生之羊，不下百數。日日出游城外，渡黃浦，船至浦東，遊倦乃還。老羊毛卷垂地，角長插天，居民游客，無敢害之者。據云：長毛作亂之時，夷兵在城幫守，有一夷勇，盜殺一羊食之，其勇立死，亦一奇也。書之爲私殺放生六畜者戒。

鐵蓮花

同治六年春，香客男女航海，向普陀山進香，被盜船所困，劫香船男女而去。海中頓起鐵蓮花，圍鉤盜船不得行，官兵聞而捕之，羣盜梟首，香客脫難，無一傷者。劉佩卿云。

雷斬判官

寶應城隍廟，有左文武判官。去年夏秋之間，頓起大雷，遍城震動，邑廟香火道人，見武判官頭忽落地，渾身雷火燒焦，殿柱亦損。劉佩卿家，與邑廟鄰近，目見如此。

龍王喚渡

南淮鹽船巨者，可載數千石；一日有白髮老者，來雇船，送至漢陽。船未曾答應，越日有小龍三寸許，來游船艙，倏忽幻成大龍，掉尾挂在船竿頂上，身蟠滿船，船爲之墮水起沉。船戶焚香頓首，求縮全身，唱戲敬神，俄而縮小如故，送至漢陽龍王廟，始悟喚船老者，卽龍神也。可不悚歎？鳳子云。

■ 祁中堂

祁中堂死六日未冷，復蘇，賦詩一首而終。其詩已入奏，此江陰陳子惠言也。詩云：「天子臨軒選異才，八方平靖物無災。上元世業十年後，自有賢豪應運來。」

■ 冰花

揚州一富人，好行善。冬月其父生辰，賀客盈門，有丐者獻冰一塊，中有紅月季一朵，春蘭一枝，厚賞之，并留酒飯。至次日冰化，月季係紙剪成，以鐵絲作枝梗，蘭花則眞者，但少香耳。競相傳觀，其疑仙也。少遲丐又至，曰：「蘭花不能久，月季值土中澆以酒可復活。」姑試之，後遂長大成一叢矣。究不知丐者何如人，惜未留之以問其術。

■ 官署鎮物

睢南管河同知署在睢寧縣之清晏，署中有妖異，廳側一側屋，壁挂草帽一，馬鞭一，不知始自何時。有北人官此者，不之信，試去之，其夜內外燈忽滅，更夫多迷，罔籀典鼓皆無聲。諸友力勸官爲易以新者，仍未靖。且有兵馬聲，自屋上窗外過。如此數日，雞犬不安，因仍用舊帽及鞭懸原處，始寂然。帽也鞭也，曷靈應乃爾也？或始設者有以鎮之也。

瓶蓮結子

湖南陳懷亭孝廉鍾英試令浙江博雅能文事母孝一生奉佛不妄殺不誑語誠怒君子也咸豐間母太夫人病日禱於觀音大士前適得白蓮一柄插淨瓶中將以卜也次日晨起花舒一瓣晚復合明日又舒一瓣晚亦如之將月餘瓣脫而蓮蓬碩矣孝廉倍虔肅爲母乞壽至秋太夫人愈拜佛禱謝摘蓮子以進太夫人食之大健今七十餘精神強健步履輕快此固大士福佑亦孝廉虔誠有感之耳

神繡

聯翰庭大令瑛夫人某氏工刺綉有求之者先以名畫張壁上流覽朝夕摹仿畢肖山水人物花草翎毛無不還其家數蓋神技也曾爲英小峯觀察綉一達摩相鬚髮活現衣紋絲毫不苟所臨爲老蓮本同懸一室觀之皆能作左右視可謂點睛妙手矣

于杭生取債

文登于六甌贊之次子杭生聰慧過人六歲出天花延醫購藥所費不資一日謂六甌曰「尙欠我錢七十餘千文還楚便去」語罷而斃六甌買棺葬費果如其數云

吳晚雲孺人節操紀略

吳晚雲名蕙仙吳下東山名族之女也父諱景鏞字峻天服賈滬城母席氏涵莊公之女晚雲十一讀書十三

學綉，幼愛詩史吟詠，才思過人。道光十四年甲午歲，歸於槎灣周服耕之長子名本勳，字樹奇，號似溪。儒生繼室，公姑老病，奉侍辛勤。公姑棄養，盡禮盡哀。十六年丙申十月夫故，晚雲年二十七歲，嫡出一子名炳，字鴻儒，年一十三歲。夫弟二人經理，其兄病支喪費，賬多重疊，索取凶凶，聲振寢室，令人難受。晚雲一一查明，重疊數款，小籤貼出，註明情節，并書一聯於後，使人知悉。其聯云：「此日昧天良，財重義輕欺寡嫂；他年歸地府，藏羞掩恥見親兄。」夫弟懷恨，大播穢言於外。晚雲聞之憤極，不耳默默。遂於廳屏門上粉言一聯云：「守節撫孤一片苦衷，天地鑒欺兄滅嫂，兩心同惡鬼神知。」故此聯一寫房族齊來攻擊，衆口言羞，語多譏刺。晚雲從容對族人曰：「伊將我如此汗幘，族中許多尊長，但知倚強抑我，不能面斥，匪言可知。物不平即鳴，所以寫出，明明心迹，我亦曉得。凡爲女子，節之一字，至死方全。今我年未三十，豈能自保？現在自問清白，豈甘受此汗言？寫此一聯，心無所愧，適或言行不符，其字不洗自落。如若言行無違，其字長在身後，縱被人洗去，字跡總不能滅。真假借此而明，此時無煩饒舌。」言訖歸房，衆房皆散去。壬寅季春，夫弟回家娶媳，挽托堂中伯叔，轉懇晚雲之父，再三勸諭，託言母疾，接女歸寧，囑伯叔輩卽行洗去。後晚雲回家，乃翁諭云：「對句，父叫洗去。女回家不得再有他說，如有多言，傷父面情，非知理人也。」晚雲歸視，字雖洗去，字跡宛然，私心自慰。其節真可證矣。宜其癸亥遇賊不屈，身受賊刃十七，節動天鑒，良不誣也。同治九年秋，余與晚雲之表妹丈葉君悅三，滬城邑廟茶敘，偶談及此，心佩。晚雲年已六十有一矣，子故孫存，長名玉鈴，次名玉坤，俱已成立。噫！似溪香火綿綿，皆賴晚雲節操之功。若晚雲者，豈不浩浩落落，巾幗中一大丈夫哉！余敬之重之，并採其詩賦而錄之，俾後人讀其詩，欽其節，庶不負其守志撫孤一片苦衷也已。

觀燕

出入珠簾玉有聲，舞風雙剪自輕盈；看他畫棟呢喃處，似與東君訴別情。

病起

強支病骨疊雲箋，弱不勝衣倍可憐；藥有君臣延歲月，錢無子母度流年。詩懷零落渾非昔，甚癖清疎豈似前？伉儷殷勤情最重，爲儂憔悴不成眠。

詠女貞花

清如霜雪淨如銀，不與凡花鬥色新；開向疎園供冷落，輸他九十豔陽春。寶馬香車繞隊行，十家簫管九家笙；繁華易去春光老，李謝桃飛見女貞。孤高不改歲寒心，傲骨何愁風露侵；莫謂開時無伴侶，曲欄深處有知音。

悼亡

天嫉英才迅速催，返魂無術可追回；冥王亦重溫和客，案側留君作侍陪。盟言猶在忍相忘，棄妾空閨情倍傷；腸斷斷腸腸更斷，追隨何路更茫茫。修文無地可追求，知在瓊樓與玉樓；願撫遺孤成立後，白雲深處伴君遊。

詠白菊

爲愛秋來陶令花，天然皎潔色纖瑕；不因露冷移真性，豈畏霜寒換物華？靜侵幽香迷淡月，淨搖疎影傲流霞；孤標千古高賢賞，梅竹同盟非浪誇。

對菊

何處移來種？亭亭迥絕塵。嗟予寒傲骨，敬爾不迎春。籬下宜高士，霜中見淡人。莫愁無賞識，靜裏現天真。

落花賦 以花落一溪春水香爲韻

若夫春裁錦繡，春剪繁華，暖風麗日，芳草紅霞，韶華堪羨，美景堪誇。花牽舞袖，仙衣柳絆，雕鞍寶驂，滿境

如雲；款款蜻蜓入院，一庭似錦；飄飄粉蝶穿花。及夫春光之將暮也，爾迺序近清和，時將浴佛；柳綿拖金，花光映日；書館怡情，佳文盈帙；閨閣何如，妄恩弄筆？雖多惜豔深心，恨少回春妙術。雕欄小立，靜聽鳥語喃喃；畫閣閒凭，細數花英一一。老盡東風，啼殘蜀魄；纔看草徑紅稠，瞥見枝頭綠嫋；豈造化之無情，亦盈虛之有格？烟迷碧樹，誰鄰青帝；辭歸水送飛英，應嘆春皇飄泊。愁聞燕怨鶯啼，紅悽綠慘；忍看雨後風前，香消花落。邇其遶欄聚散，逐水東西；常愁鳥踏，預恐鶯栖。恨蝶蜂兮有恨，感風雨而無稽；流出清渠，誤認桃源仙液；瀉來碧澗，依稀塢市花溪。當時積翠臺邊，傷春作賦；此日埋香塚畔，掃石留題。時有尋芳醉客，拾翠佳人；蘭橈桂楫，紫陌紅塵；目斷桃花渡，心傷楊柳津。風催淺色鋪芳徑，雨壓餘香綴錦茵。金谷園中，程曉曾來避暑；河陽縣裏，潘安著其憐春。則有雅士敲詩，懶翁憑几；曉露初分，午風乍起。雲迴碧幄，一年花事闌焉；雨打晶簾，九十春光去矣。可憐燦若明霞，忍使香隨流水；於是依依飛舞，冉冉飄揚；塵鋪錦繡，水瀉文章；杯酒扳留，恨煞榆錢難買；餞詩送別，笑他花筆無芳。際茲時祖餞離亭，偏多別泪；訂來歲迎春小院，再賞穠香。

匾額現字

杭州學臺衙門，卽宋朝岳武穆帥府，至今頭門上匾額，雖已改寫「學院」二字，每逢學政卸事時，匾額上隱隱現出「岳府」二字。到新任接印之後，遂不現出。平江王頌山云。

麥嶺題名

麥嶺離天竺有六七里之遙，石上刻「過麥嶺，同遊天竺，楊傑張璠蘇軾王瑜」十五字。字跡分明。有弔古者字上描以硃色，至今燦然。王頌山過此有詩云：「古今多少遊客過，此地何曾有迹留。羨煞當年楊傑輩，幾行紅

■ 吳山十二峯

杭州城隍山，火神廟傍，有十二「生肖石」。四面環繞，中有一池，從前逢大旱時，惟此池水不涸；因入汗穢之物，故今滴水不有也。「生肖石」惟蛇向北而遊，龍有四足，似望東而遊；牛如伏臥草中，雞如昂首而鳴；其餘諸石，猜詳不決。杭人言未有盡試者。此即所謂吳山十二峯也。雖數武，對面有石一塊，形如瓢，仆於土中，背朝上，且有炳，光滑異彩，頌山所親見，與余詳述，故筆之於書。

■ 忌看病人日期

頌山言：每月如逢壬寅、甲寅、壬午、庚午、乙卯、己卯、六日，均不宜去看病人。——如犯者，恐自己染病，戒之為妙！

■ 石欄藏寶

杭州紫陽山頭，石壁上刻「第一山」三字甚大，係米芾所書。右邊有石櫃一座，上有篆文，「紫陽洞天」四字，相傳石櫃中有寶物，如得二丈長之茅柴作鑰匙，可開此櫃云。

■ 壽星石

紫陽山中有壽星石一塊，高約丈餘，狀如老壽星，鞠躬而立，真奇石也。王頌山題詩：「此石何年秉地靈？無端化作老翁形！鞠躬獨對斜陽立，閱歷滄桑幾萬齡。」

觀音竹

天竺山中有「觀音竹」者，中有「大士」像，每節一尊，形狀頗肖，似以香燭成者；但此竹萬中難得一竿。頌山客杭時，曾得一枝，削作壓書簡二塊，甚珍重，且作銘刻其上。

祖母救孫

王頌山六歲時，夏月納涼于水閣，豈知臆鈕未會扣牢，誤倚臆上，頓時墜入河中。幸即冒起，舉家聞之，張皇無措。其祖母即跳下抱住，乃命奴僕等將梯懸下，始拾級而上，得保無恙。其祖母跳下時，右臂不料在石上擦傷，色變青紫，經月而愈。噫！頌山之祖母，竟能奮不顧身，救孫出險，不可謂女中之人傑耶？余故記之，俾後知其祖母之賢云。

稻佛

山東築成縣，澤上村于慶湘，業儒未就，稍知地理。秋稼登場，偶拾一稻管觀之，得一粒米，形如佛像，衣履俱全，腦乳突出，寶藏于家已十數載。辛未三月初六日，余來吳門下榻于竹虛刺史，安得廣廈詩畫，餘閒與于十三員之離尹坐談，述及此事，蓋親見者，特爲記之書，聞先人說都中見一「米佛」，惜未記其收藏之家，因并記以俟攷證。

夢丹療病

大水泡于十三昌述之妻林氏，於同治元年夏秋之間，忽染霍亂甚危。夜夢老嫗授丹一丸，云：「服之即愈。」林受丸不敢服，老嫗微笑而去。驚寤後，索丹丸，果在枕畔。開水調之，異香滿室。林服之，疾立愈。授丹者，佛耶，仙耶，抑野狐耶？則余不得而知矣。于十三云。

豐聲殉難

豐聲婺源諸生，能文章，有氣節，然性迂拙。時下少年多鄙之。咸豐末年，設帳於家。一日聞警報，心憤甚曰：「賊如此猖獗，恨不得尺寸柄，以圖剪滅，奈何！」既而勸鄉人團練，曰：「吾輩數百年食毛踐土，不思報效萬一耶？」鄉人不從，將獻策於當道，途遇賊不屈，曰：「雖無官，然亦嘗受朝廷衣衿，豈肯從爾速殺我，勿多言！」賊殺之，聲色加厲，至死色不變如生。

程某

程某，吾鄉人，其名號已忘之。爲人篤實，少讀書，屢試未遇。年六十三，忽病死三日矣，而身體尚溫。其子壽祺，爲名諸生，性甚孝，哭守之，不忍殮。夜半聞呼聲，啓喪視之，則歡若生平。曰：「汝勿憂，余今不死，余見閻君，言余少時嘗燒蜂窠，害命不少，故遭此厄。今稽簿籍，言余嘗勸程世傑建立義倉，功大過小，壽加十年。」從此精力愈健，其子就職山東，解組後，某乃卒，年七十有三。

雨花臺寶石

金陵楊長年，字樸菴，孝廉，亂後遊雨花臺，拾得一石，圓如小盆，色白帶黃，石質透明，外無文彩，隔燈視之，中現

孔子像，傍有篆體孔子一個；左現老子像，右現觀音大士像，儒釋道三教尊顏儼然在目。有緣者視之，則見寶相，無緣者視之，不見寶相。膠西洽湘坪，與楊爲忘年交，親見此石，燈光下屢見三聖尊顏，肅然起敬。辛未六月初十日，余與湘坪閒談於吳門，得安廣廈口述此石之奇如此。

錢販索命

金陵有吳姓之子，年十七八，忽發狂疾，說話變外鄉口音云：「俺前生販小錢爲業，路過某處，遇汝打悶棍而斃，取俺錢若干千文。今汝投生在此，俺尙爲鬼，今尋着汝，斷不甘休。隨俺至陰曹理論去！」昏迷不醒，家人百計排解不開，不數日遂卒。辛未六月初九日，湯在田口述。

江伊人

嘉定江伊人，名涓，隱於市廛，性靜情逸，年逾花甲，神氣如仙。著秋水軒詩鈔若干卷，索余序言，弁諸簡首。工分書篆刻，繪海天吟嘯圖，以自娛。余題滿江紅一闕云：「海碧天青快吟，美良宵風月，且任爾取之無禁，用之無竭。秋蝶翩翩尋舊夢，隙駒迅速驚飄瞥。處菲廬，抱膝事長吟，人中傑，才不盡，頭盈雪，身早隱。中常熟，對屨樓海市，唾壺敲缺。虎嘯龍吟何意態？名韞利鎖都拋撇。幸天涯海角遇斯人，余心悅。」伊人屬余轉求劉融齋先生題圖。融翁曾於小齋遇見伊人一面，謂伊人風儀尙知非常人。故肯題詩二絕句：「曾說兼葭秋水詩，但今洄溯寄相思。縱然音許聞金玉，只有高人共賞之。興似迴風吹紫瀾，詩人具此曠懷雖。始知當日成連曲，不爲塵中漫一彈。」融翁詩詞素不易作，非其人不可得也。若伊人者，真吾友也。天涯得朋，喜可知矣。

勸戒十則

如山蒙垢千秋莫泯。
（處女）

人孰不思諧老，可憐獨守空房。芳池拆散兩鴛鴦，此後雙飛絕望。死者別無餘願，祇求為我增光；智欺勢壓太猖狂，終作冤家孽障。
（孀婦）

僕婦雖然下賤，含羞帶恥心同。入牢無奈強相從，罪惡一般深重。彼自分明配偶，我當嚴整家風；從來義僕幹奇功，都是主恩感動。
（僕婦）

有女皆期得所，守貞待字于歸。只因窮困兩相違，骨肉親情如水。莫認階前之草，休貪席上之杯；百年難保舊門楣，祇恐後嗣不美。
（婢女）

他既為吾鞠子，吾寧因子姦他。終年琴瑟遠違和，祇為家貧難過。况彼良人在室，望他守節心多；自羞自恨痛如何，勸爾早些看破。
（乳媪）

貧窘甘心忍辱，端須仁者保全。還財乘賒肆淫姦，作孽終身不淺。窮富由來無定，家資聚散如烟；阿誰能買子孫賢，只恐後來難免。
（貧婦）

彼既修行出世，豈容覓趣調情。敗他戒行壞他名，不顧佛家清淨；神目赫然如電，地方借隙相乘；官刑冥罰禍非輕，真是墜身陷阱。
（尼姑）

有種青樓妓女，倚門百媚天斜。須知君子愛身家，執玉一般恐怕。彼自落花無主，我終白璧蒙瑕；破傷財物誤生涯，染毒羅疴禍大。
（娼妓）

娶妾祇因嗣續，何須少艾重。重脂紅粉白燭工，總是一場春夢。每見富翁多寵，糟糠冷落閨中；隨時取樂逞淫風，性命攸關實重。
（姬妾）

配合原爲正理，豈容顛倒陰陽？污他清白暗羞降，自己聲名先喪。浪費錢財無算，戕生更自堪傷。請君回首看
兒郎，果報昭昭不爽！
(男色)

